

會社生入美歐紹介

西風

華精誌雜洋西述譯

號月七期三十二

★ 目 要 期 本 ★

美京印象

林疑今

英譯浮生六記

林語堂

弗洛蘭斯遊記

林如斯

電力戰爭

顧啓源

視死如歸

李嘉璧

戰地娼妓

默然

色與人生

萬光郁

歐洲的乞丐

生活的藝術(二)

好丈夫測驗

王宏喜

青年夫婦的隱憂

結婚準備課

羅道愛

節制生育之路

信箱部

鐵與血的生活

胡嵐

跳出家庭樊籠

若葦

英國人的性格

畢樹棠

壯志凌霄

黃嘉音



眾 生 半 月 刊

英 國 馬 彬 和 主 編

第 四 期 目 錄

每冊一角 全年連郵二元二角 西風定戶優待祇收一元

- ★編話★ 編者
- 紅星武士怎樣炸沉『陸奧』艦 飛塵
- 神龍的誕生 楊剛
- 周作人致友人書 周作人
- 其間有我的一滴血在！ 唐桐蔭
- 昆明湖畔 呂實名
- ★漫畫★上海之夏 華君武
- 『人物中心世界史』序 黃嘉德
- 假如西班牙人民再有兩百架飛機 戴敦復譯
- ★逃難什感★方言和鈔票 朱緯
- ★漫畫★江南春光好 李絢
- 校工自述 駱匡棟
- ★書評★林語堂譯『大智孔子』 宋以忠
- 不沈默的悲哀（悼黃自先生） 顧良
- 芸芸語 夢谷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眾生社出版（電話：八五六四五）

廿 七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出 版

本 社 兩 大 預 約

★西風叢書第一種★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

發售預約啓事

現代戲劇大家蕭伯納與著名藝人愛蘭黛麗之情書集，爲近年轟動世界文壇之傑作。譯者就原書選譯一百封最精彩最有趣味之書信，在西風按期連載，萬人傳誦。現由本社刊印單行本。書爲三十二開本，共二百五十餘頁，都十萬餘言，附蕭伯納特爲本書所作之序文及銅圖照片。精裝本每冊定價捌角，平裝本每冊定價陸角，凡西風定戶，及於今年八月十五日以前預約者，優待八折。外埠及國外郵費照加。

★精華中之精華！

西風精華第一冊

發售預約啓事

本書係根據本社同人之意見，各方之輿論，及讀者之批評，由西風創刊號第一至第十六期（民國廿五年九月至廿六年十二月）中，選出最精彩之文章二十六篇，編輯而成。執筆人有林語堂，老舍，沈有乾，宋以忠，蘇茹，黃嘉德，黃嘉音，藍萍心，凌霜等，內容精美充實，極有永久保存之價值。全書共一百三十八面，洋洋八萬餘言，每冊定價貳角伍分，凡西風定戶，及於今年七月底以前預約者，祇收貳角，國內郵費奉送，港澳及國外郵費照加。

上海飛霞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社

西風第二十三期目錄

編者的話……………編者

專 篇

生活的藝術(二)……………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個人的抒情哲學……………(四二二)

美京印象……………林疑今

華盛頓風光……………(四三四)

弗洛蘭斯遊記……………林如斯

藝術之都巡禮……………(四三八)

科學·自然

視死如歸……………李嘉璧

人生的最後關頭……………(四四四)

心理·教育

色的力量……………萬光郁

顏色與人生……………(四四八)

醫界神人……………梁祖義

精神治療的奇蹟……………(四五二)

婦女·家庭

好丈夫測驗……………王宏喜

少女擇夫的兩針……………(四五五)

結婚準備課……………羅道愛

現代青年的新要求……………(四五八)

歐風美雨

鐵與血的生活……………胡嵐

備戰聲中的德人……………(四六三)

英國人的性格……………畢樹棠

紳士式的民族性……………(四六七)

世界最小的國家……………勃仁

短小精悍的獨立國……………(四七三)

日 一 月 七 年 七 廿 國 民

西風第二十三期目錄

蘇聯反動份子之謎……………越鄰

勇於認罪的俄人……………(四七五)

軍備·戰爭

電力戰爭……………顧啓源

新武器大觀……………(四七九)

科學與未來戰爭……………葉羣

謬誤觀念的改正……………(四八四)

社會·暴露

戰地娼妓……………默然

戰爭與花柳病……………(四八五)

歐洲的乞丐……………柳絮

無奇不有的叫化藝術……………(四九〇)

殺人不見血的毒品……………郭聲宏

可怕的新香烟……………(四九五)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照)……………沈復著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林語堂譯

(四九九)

西書精華

壯志凌霄……………黃嘉音

空中戰士的紀錄……………(五〇五)

西風信箱

青年夫婦的隱憂……………谷之華

服務有心節育無路……………(五一七)

節制生育之路……………信箱部

「節制生育」書目……………(五一九)

徵文當選

3

跳出家庭樊籠……………若葦

婆媳間的衝突……………(五二二)

編者的話

美京印象作者林疑今先生前曾譯著西線前線、靜無事、西線歸來、旗聲、中學時代等書。他現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國際關係及近代史，尤陸續爲本刊撰『美國通訊』。

林如斯女士係本刊顧問編輯林語堂先生之長女，弗洛蘭斯遊記一文爲其由美赴法途經意大利時所作日記的一頁。

視死如歸一文根據實際科學智識說明人類在生死境界上的情形，糾正一般人『死是可怖的』的錯誤觀念，使讀者對這個人生嚴重關頭有着更明確的認識。

色的力量由心理方面解釋顏色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頗能給我們一點改良環境的新智識。精神療病術爲現代醫學上一個最重要的發展。醫界神人一文舉出一些實例，使我們知道治病不一定要靠藥品。

好丈夫測驗是現代少女擇夫的南針。結婚準備課告訴我們今日美國大學課程的一個新趨向。現代的青年確是在想法子避免『盲目的戀愛』的。

西風由本期起增闢『歐風美雨』一欄，選載關於西方各國人民生活、思想性格、風俗習尚的文章。本期所發表的四篇文章，各有特點。『鐵與血的生活』描寫德國人民在備戰聲中所

過的儉約生活，讀後令人產生無限的感想。『英國人的性格』原作者 A. Maurois 係現代法國作家。此文以『旁觀者清』的眼光去觀察英國民族的特質，頗多卓見。譯者畢樹棠先生係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主任，常有文章發表於宇宙風半月刊及其他雜誌。世界最小的國家介紹了歐洲利喜騰士坦在世界風雲緊急中的情形；其政府及人民維護國家獨立自由的決心，至可佩服。蘇聯反動份子之謎作者用分析俄國民族性的方法，替我們答覆一個疑問。『歐風美雨』一欄與其他材料一樣，不一定每期都有。編者抱『寧缺勿濫』的宗旨，決不以無精彩的文章填塞篇幅。

戰地娼妓暴露前線兵士的性生活，同時表現花柳病在軍隊中的猖獗情形，頗多吾人聞所未聞的事實。歐洲的乞丐一文描寫外國叫化子的生活方法，可供研究西洋下層社會者的參考。殺人不見血的毒品介紹一種以麻醉藥製成的香烟。這種毒品現在流行於美國青年羣中，遺害之烈，令人咋舌。

『西書精華』壯志凌霄是歐戰時代空中勇士的一部可貴文獻，在此遠東空戰激烈的時候，是一篇很應時的文字。本期『西風信箱』討論節育問題，並介紹一個節育書目，希望讀者注意。

跳出家庭樊籠爲本刊徵文當選之第三篇，表現了夫婦性格不同的悲劇與婆媳間永世的衝突。

生活的藝術 (二)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第一章 醒 覺

第二節 一個擬科學公式

開頭讓我們先來研究那種產生這個生活哲學——這個含着偉大的現實主義，不充分的理想主義，高度的幽默感，和對人生與自然的詩的高度敏感的生活哲學——的中國人的智能構造。

人類好像分成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兩種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是造成人類進步的兩種力量。人性的泥土在理想主義的水裏變成柔軟的，可以隨意搓捏的東西，可是使人性的泥土凝結起來的材料終究還是泥土本身，否則我們也許都會蒸發而成『天使』(Ariel)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種力量，在一切的人類活動裏，個人的，社會的，和民族的，互相牽引着，而真正的進步是由這兩種成分的適當混合而造成的；所謂適當的混合就是使泥土保持着理想的柔軟易塑的狀態，半濕半乾，不會堅硬到不易處置，也不會溶成泥漿。

像英國這種最健全的民族，就是把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依適當的分量混合起來的，像泥土沒有變硬，使藝術家還可以拿來塑造模型，也沒有變得太過稀爛，以致不能保持它的形態。有些國家永遠在發生革命，因為它們的泥土裏吸進了一些還沒有適當同化了的外國思想的液汁，所以泥土不能保持它們的形式。

模糊的，缺乏批評精神的理想主義始終是可笑的，這種理想主義如果太多，對人類是危險的，使人類徒然在追求空幻的理想。如果這種空想的理想主義者在任何社會或民族裏為數過多，革命就會成為時常發生的事情。人類社會便將像一對理想主義的夫妻，對於所住的地方永遠感到厭倦，每三個月總要搬一次家，其簡單的原因便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理想的，而沒有住過的地方就因為沒有住過，似乎永遠覺得好些。很幸運的，人類也由天得到一種幽默感，其功用，據我看來，是在批評人類的夢想，使這些夢想和現實的世界接觸。人類會夢想固然是重要的，可是他能嘲笑他自己的夢想，這一點也許是同樣重要的。這是一種偉大的天賦，而中國人就富於這種特質。

幽默感（我在後面一章裏將作更詳細的討論）和現實感或現實主義似乎有很密切的關係。說笑話者常常殘酷地使理想主義者感到幻滅，雖然如此，他在這裏却完成了一種很重要的任務，就是使理想主義者不至把頭撞在現實的石牆上，而受到一個更猛烈的打擊。同時，他也輕輕地緩和着暴躁的熱心分子的緊張心情，使他可以活得長久些。預先給他知道幻滅之無可避免，也許可以使他在最後的衝擊裏少些痛苦，因為一個幽默家始終像一個負責將壞消息溫和地告訴垂死的病人的人。有時一個幽默家的溫和的警告會救回垂死的

病人的生命。如果理想主義與幻滅在這世界裏必須一同存在的話，那麼，我們與其說那個把人生的殘酷提醒我們的說笑話者是殘忍的，還不如說人生是殘忍的。

我常常想到一些可以表現人類進步和歷史變遷的機構的公式。這些公式彷彿如下：

『現實』減『夢想』等於『禽獸』

『現實』加『夢想』等於『心痛』（普通叫做『理想主義』）

『現實』加『幽默』等於『現實主義』（普通叫做『保守主義』）

『夢想』減『幽默』等於『熱狂』

『夢想』加『幽默』等於『狂想』

『現實』加『夢想』加『幽默』等於『智慧』

所以，智慧，或思想的最高類型，就是在現實的支持下，用良好的幽默感把我們的夢想或理想主義調和起來。

爲嘗試製造一些擬科學的公式起見，我們不妨進一步照下列的方法來分析民族性。我用『擬科學』這種字眼，因爲我不相信一切表現人類活動或人類性格的死板板的機械公式。把人類的活動歸納於一個呆板的公式裏，其本身就缺乏幽默感，因此也就缺乏智慧。我並不是說現在沒有人在弄這一類的公式：這種事情是有人在弄的。所以我們今日才有這麼許多擬科學，當一個心理學家能衡量人類的『智能』（I. Q.）或『性

格』(P.Q.) (註一)時，這世界可真是個可憐的世界，而專家跑出來竊奪有人性的學識了。可是如果我們承認這些公式不過是表現某些意見的簡便圖解方法，如果我們不把科學的神聖名義拖進來做我們貨物的廣告，那倒沒有甚麼害處。下面是我替某些民族的特性所定的公式；這些公式完全是我個人所定，絕對無法可以證實的。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反對它們，改變它們，或加上他自己所定的公式，只要他不宣稱他能用一堆統計的事實和數字去證明他私人的意見。以『現』字代表現實感（或現實主義），『夢』字代表夢想（或理想主義），『幽』字代表幽默感，——再加上一個重要的成分——『敏』字代表敏感性 (sensitivity) (註二) 再以『四』代表『非常高』，『三』代表『高』，『二』代表『普通』，『一』代表『低』。這樣我們就有下列的擬化學公式可以代表下列的民族性了。正如硫酸鹽和硫化物，或一養化炭和二養化炭的行動各不相同一樣，人類和社會也依它們不同的構造，而有各不相同的行動。在我的心目中，觀察人類社會或民族在同樣情形之下做出不同的行動，始終是有趣的事情。我們既然不能摹倣化學的形式，發明『幽默化物』(“humoride”) 和『幽默鹽』(“humorate”) 一類的字眼，也許可以這樣表現：『三份』現實主義，『二份』夢想，『二份』

(註一) 智能測驗自有其相當有限的用處，這一方面我並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有些心理學家認為這些測驗可以獲得數學上的準確結果，或可以為人類性格的始終可靠的衡量。

(註二) 用“sensitivity”這個法語字眼的意思。

「幽默」和一份「敏感性」造成一個英國人。」（註三）

現三 夢二 幽二 敏一 等於英國人

現二 夢三 幽三 敏三 等於法國人

現三 夢三 幽二 敏二 等於美國人

現三 夢四 幽一 敏二 等於德國人

現二 夢四 幽一 敏一 等於俄國人

現二 夢三 幽一 敏一 等於日本人

現四 夢一 幽三 敏三 等於中國人

我不十分知道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印度人，和其他的民族，所以不敢試列他們的公式，同時，我覺得上列的公式本身已經不很可靠，每一個公式都足以引起劇烈的批評。也許這些公式與其說是權威的，不如說是含有刺激性的。當我得到一些新事實或新印象時，我打算把這些公式逐漸修正，以供我自己的應用，它們的價值在今日只限於此——我智識的進步和我愚昧的缺陷的一個紀錄。

（註三）有人也許要根據一些良好的理由，提議加上一個「邏」字，以代表邏輯或合理性，認為這是造成人類進步的重要原素。這個「邏」字會常常和敏感性站在反對的地位，因為敏感性是一種對事物的直接理解。別人儘可以試定這麼一個公式。據我個人的意見，合理性在人類活動上佔着頗低的地位。

這裏也許需要一些觀察。有一點很容易看出來：我認爲在幽默感和敏感性兩方面，中國人和法國人最爲接近，這由法國人著書和吃飯的方式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來，同時法國人比較輕快的性格是由他們更豐富的理想主義造成的，這種理想主義是以愛好抽象觀念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回想他們在文學、藝術、和政治運動上的宣言吧。）以『現四』代表中國人的現實主義，使中國人成爲世界上最現實化的民族；『夢一』則代表他們生活類型或理想的變遷上的一種障礙物。對於中國人的幽默、敏感性和現實主義，我給了高的分數，這也許是因爲我和中國人接觸過密，印象生動而活躍吧。講到中國人的敏感性，我是不必詳加辯解的；整個中國的散文、詩歌、和繪畫就可以說明這一點了。……日本人和德國人在比較缺乏幽默感這方面，是非常相像的（這是一般人的印象），然而我們的確不能以『零』來代表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性，甚至中國人的理想主義也不能以『零』來代表。這完全是程度的問題；『完全缺乏這種或那種質素』一類的言論，不是對各民族有親切認識者所會說的。爲了這個理由，我給日本人和德國人的，不是『幽零』，而是『幽一』。我直覺地覺得我是對的。可是我相信日本人與德國人在現在和過去都遭受政治上的痛苦，其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缺乏更良好的幽默感。一個普魯士的“Geheimrat”（市政樞密顧問官）喜歡人家叫他做“Geheimrat”，而且他多麼喜歡他制服上的鈕子和徽章啊！一種對『邏輯的必要性』（常常是『神聖』的）的堅信，一種直趨目標，而不作迂迴行動的傾向，常常使人火氣太盛，舉止過當。重要之點不在你所信仰的東西，而在你怎樣相信那種東西，怎樣把那種信仰變成行動。我把『夢三』給日本人，是指他們對他們的皇帝和國家的熱烈的忠誠而言，這種熱烈

的忠誠是由於他們性格上幽默的成分很低所造成。因為理想主義在不同的國家裏必須代表不同的東西，正如所謂幽默感實際上包括許多不同的東西一樣。……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今日的美國正在作有趣的競爭，兩種成份都有很高的分數，因此產生了美國人特有的那種儲力。美國人的理想主義是甚麼東西，我還是讓美國人自己去研究出來；可是他們對甚麼東西始終都很熱心。美國人很容易給高貴的思想或高貴的字眼所感動，由這種意義上說來，這個理想主義有一大部分是高貴的；可是有一部分的理想主義却僅是騙人的東西。美國人的幽默感和歐洲大陸民族的幽默感也不相同，可是我的確覺得這種幽默感（愛好有趣的玩意兒，和一種固有的、廣博的常識）是美國民族最大的資產。在未來重要變遷的年代中，他們對於白賈士（James Bryce——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歷史學家——譯者註）所說到的那種廣博的常識，將有很大的需要；我希望這種常識可以使他們渡過危急多難的時期。我給美國人的敏感性以很低的分數，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們能夠忍受非常多的事物。為這一點而爭論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這麼一來，我們便是為一些字眼而爭論了。……

在大體上說來，英國人似乎是最健全的民族；他們的『現三夢二』和法國人的『現二夢三』正形成一個對比。我是絕對贊成『現三夢二』的。這是民族性穩定的表現。據我看來，理想的公式似乎是『現三夢二』。『敏二』因為理想主義或敏感性的成分太多，也不很妙。我以『敏一』代表英國人的敏感性；如果這個分數太低，那麼，除了英國人之外，還要怪誰呢？當英國人隨時隨地要露着那麼陰鬱的樣子時，我怎麼曉得他們能感覺到甚麼東西——歡笑，快樂，憤怒，滿足——呢？

我們對於作家和詩人，也可以應用同樣的公式。現在試舉幾個著名的人物來做例子：

莎士比亞（註四）——現四 夢四 幽三 敏四

德國詩人海涅（Heine）——現三 夢三 幽四 敏三

英國詩人雪萊（Shelley）——現一 夢四 幽一 敏四

美國詩人愛倫坡（Poe）——現三 夢四 幽一 敏四

李白——現一 夢三 幽二 敏四

杜甫——現三 夢三 幽二 敏四

蘇東坡——現三 夢二 幽四 敏三

這不過是我臨時想起來的幾個例子。可是一切詩人顯然都有豐富的敏感性，否則他們便不會成爲詩人。我覺得愛倫坡雖有其奇怪不可思議的，富於想像力的天稟，却是一個很健全的天才。他不是喜歡『推理』嗎？所以我給中國民族性所定的公式是：

現四 夢一 幽三 敏三

開頭我們用一個『敏三』去代表豐富的敏感性，這敏感性產生一種對人生的適當藝術觀念，使中國人

（註四）我猶豫很久，不知道應該給莎士比亞『敏四』或『敏三』。最後他的『十四行詩』使我決定了。學校教師在定學生的分數時，真沒有一個像我定莎士比亞的分數時那麼惶恐不安，那麼戰戰兢兢。

很肯定地覺得塵世是美麗的，因此對人生感到熱烈的愛好。可是敏感性還有更大的含義，它事實上甚至代表一種對哲學的藝術觀念。它使我們知道：中國哲學家的人生觀，根本就是詩人的人生觀，而且哲學在中國是跟詩歌發生連繫的，不像西方的哲學那樣，跟科學發生連繫。這種對歡樂、痛苦，和人生百態的千變萬化的豐富敏感性，就是造成一種輕快的哲學的基礎。這一點在下文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人類對人生悲劇的意識，是由於他對青春消逝的悲劇的靈敏感覺所造成的；而對人生的一種微妙的深情，是由於一種對昨日盛開而今日萎謝的花朵的深情而造成的。起初是那種悲愁和失敗的感覺，隨後則是那老猾的哲學家的醒覺和大笑。

在另一方面，我們用『現四』去代表濃厚的現實主義，這濃厚的現實主義就是指一種接受人生現狀的態度，一種認為『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態度。所以，這種現實主義使藝術家的信念更為堅固，覺得這如朝露的人生是美麗的，同時，它使藝術家和詩人不至於澈底逃避人生。做夢者說：『人生不過是一個夢，』現實主義者答道：『一點不錯。讓我們儘量在這個夢境裏過着美滿的生活吧。』可是一個醒覺者的現實主義是詩人的現實主義，而不是商人的現實主義；老猾的大笑再也不是那種趾高氣揚，歡然走上成功之路的年輕進取者的大笑，而是一個手捋長鬚，低聲緩語的老人的大笑。這麼一種做夢者是酷愛和平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為一個夢而拼命鬥爭的。他是會比較專心於和做夢的同志一同過着合理與美滿的生活的。這麼一來，人生的高度緊張的生活便鬆弛下去了。

可是，這種現實感覺的主要功用却是把人生哲學中一切不必要的東西掃除了去，宛如扼住了人生的頸

項，恐怕幻想的翅膀會把它帶到一個也許是美的，然而虛幻不實的世界去。而且，人生的智慧終究是在掃除那些不必要的東西，把哲學上的問題減少到只有幾個——家庭的享受（夫妻與子女的關係），生活的享受，大自然的享受，和文化的享受——同時停止其他一切不相干的科學訓練和對智識的徒然追求。這麼一來，中國哲學家的人生問題變得非常之少，而且非常之簡單。人生的智慧也指一種不耐煩的態度——一種對形而上的哲學及與人生本身沒有實際關係的智識的不耐煩態度。人生的智慧又指各種的人類活動，無論是智識的獲取或東西的獲取，都須立刻受人生本身的試驗，及其對生活目的的價值的試驗。不但如此，生活的目的不是甚麼形而上的本質，而僅是生活本身。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中國人的哲學因為具有這種現實主義，因為極端不相信邏輯及智能，所以變成一種對人生本身有着直接親熱的感覺的東西，不能歸納到任何一種體系裏去。因為中國人的哲學裏有一種健全的現實意識，一種純然的動物意識，一種明理的精神，把理性本身破壞了，而使生硬呆板的哲學體系無從產生出來。中國有儒道釋三種宗教，每一種宗教本身都是宏大的哲學體系，然而它們全受過健全的常識所沖淡，因而都變成追求幸福人生的共同問題。成熟的中國人對任何一個哲學觀念，信仰，或派別，往往不願一心一意地相信，或太過起勁地加以思考。孔子的一個朋友對他說，他常常三思而後行，孔子談諧地答道，「再思可矣。」一個哲學派別的信徒不過是一個哲學的學生，可是一個人却是生活的學生，或許甚至是生活的大師呢。

這種文化和哲學的最後產物就是：中國人和西洋人成了一個對照，他過着一種比較接近大自然和兒童

時代的生活；在這種生活裏，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活動，智能的生活比較不被重視，肉體的敬重和精神的尊大，深沉的智慧和輕鬆的快活，洞識世故和孩子氣的天真，成了奇怪的混合物。所以，我要說，這種哲學的特徵是：第一，一種在藝術中看見整個人生的天賦才能；第二，一種回到簡樸純真的哲學的有意傾向；第三，一種合理近情的生活的理想。最後的結果是一種對於詩人，農夫，和放浪者的崇拜，這是可怪的。

林語堂比賽

嘉德

林語堂先生之英文新著生活的藝術出版後，風行全球，洛陽紙貴，至今尚列為銷路最佳的書籍之一。出版者紐約 John Day 會為本書在美舉行「林語堂比賽」(Lin Yutang Contest) 以引起讀者的興趣。此項比賽現已結束，結果亦已公佈，得第一獎者為紐約城金士伯君 (Abraham Gineburg) (不是中國人)。

比賽內容大致如下。林氏於該書第一章第二節(參閱本期拙譯)中曾提出一個「擬科學公式」以描寫各國之民族性。此項比賽提出十位現代世界名人，請參加比賽者依林氏公式，估定此十名人之性格。出版者先請林氏將他自己之答案寫出來，密封保存。然後將比賽者之答案與林氏之答案比較，最近似者得第一獎。林氏答案如下：

姓名	現實	夢想	幽默	敏感
美國總統羅斯福	三	三	二	二
德國元首希特勒	三	四	一	一
意國元首墨索里尼	三	二	一	一
蘇聯獨裁者史丹林	三	三	一	一
美國飛行家林白	三	三	二	二
德國大科學家愛因斯坦	二	四	二	四
英國大音樂家史多可斯基	二	三	一	四
美國勞工領袖路易士	三	二	一	一
英國遜位國王溫特莎公爵	一	三	二	三
瑞典電影女明星葛勒泰嘉寶	二	二	一	三
如果「現實」、「夢想」、「幽默」、「敏感」四種特質在林氏的估價中價值相等，那麼愛因斯坦應佔第一位，林白羅斯福與史多可斯基同佔第二位，希特勒與溫特莎公爵佔第三位。	原載上海英文大美晚報與中國評論週報			

只有被壓迫的民族才知道被壓迫的痛苦，所以每次碰到黑人，總覺得大家都是可憐蟲。

美京印象

林疑今

——華盛頓通訊——

記得初到華盛頓是去年一個晚秋，黃昏，街燈淒迷，古樹曳影，行人寥寥，清靜有如上海的西區。二十多天勞頓的旅程，到此始告一小段落，提着小箱子走出火車站時，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情感。華盛頓雖是美國的首都，繁華則遠不如紐約或芝加哥。歐戰以後，美國一躍而為世界強國，歐洲一等外交人材，奔走此城，華盛頓始成為國際政治的要鎮。近年來因美國社會的不景氣，聯邦政權漸趨集中，華盛頓一舉一動皆足以影響全美社會經濟，所以上自銀行家及勞働領袖，下至希望政府救濟的失業者，絡繹滿途。研究美國政治經濟者，更非得到此住一年半載不可。中日開戰以後，美國外交策略步步受各國注意，中日使館人員，明爭暗鬥，自在意料之中。

許多外國人說中國政治不統一，中央號令不及外省，其實美國政治上的不統一，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有誰不相信這話，請他到華盛頓去參觀美國的國會，辯論打架，烏烟瘴氣，所謂民主主義，前途未可樂觀。中國的不統一，問題是在軍閥，軍閥一去，統一即可

實現。美國的不統一却是勞資的對立，農夫成一派，智識階級又成一派。總統做事，處處受人牽制，所以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徹底，並非無因也。最使人覺得頭痛的是婦女團體，東一個，西一個，大概是因為美國婦女閉着無事。她們一開口，就講到戰爭的可怕，怕美國會捲入戰爭的漩渦，其實沒有歐戰，美國那有今日？

美國的國會確是使人失望，但是行政機關辦事的精明敏捷，却遠非中國中央政府所可及。所謂總統府（白宮）者，只是一間小小的洋房，而最重要的國務部也只是一座舊到可憐的灰色的建築物。記得去年美國戰艦『巴奈號』（“Panay”）被炸事件發生時，華盛頓空氣極為緊張，國務部夜夜燈火至天亮，回想到『九一八』時的南京使人發生無限的感慨。美國人歡喜胡鬧，歡喜辯論，但是辦事的認真，使人不能不佩服。中國留學生在此可學者很多，最低限度也

應學會做事講實際，足踏實地，少作理論上的空談。

華盛頓從前是鄉下的小鎮，教育的不發達，本亦難怪。最近因為華盛頓在政治上日趨重要，各學校也略有整頓。最著名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設備比較完備，最近又請到名流如拉斯基（Laski）者來講學。王正廷大使的女兒就在此校讀書。美利堅大學新設研究院不久，專重實際的政治及經濟，性質有如倫敦大學教授多由政府要人兼任。天主教大學有二，其中喬治鎮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系頗有名。此外還有些野雞大學，政府不加統制，情形有如上海。華盛頓諸大學雖遠不及美國東部諸大學，但因為國會圖書館關係，找檔案文書，却極為方便。說到這世界有名的國會圖書館，中文書籍的確不少，主持者為顧頡剛的得意門生韓慕儀氏，精通中國古代史，外人研究漢文，有此成績，實是少有。最近幾年他跟幾

位華北年輕學者如馮家聲、鄧嗣禹、房氏夫婦等合編中國十九世紀名人傳略，大概本年夏天就可完工。此圖書館內部建築極為富麗堂皇，收藏中國『珍本』很多，年前日本某文豪前來參觀，看到中國珍本，大發感慨，說是中國人不爭氣，後來看到圖書館中收羅的日本『珍本』也是不少，才覺自己失言。

說到華盛頓的風景名勝，似乎很多。單說銅像石像，到處皆是，但是太多，反而沒有意思。著名新建築物如林肯紀念堂者，雖不如中山陵，但簡單樸實，另有風味。去冬曾與約翰老同學姚成冒雪遊遍全城名勝，印象平淡，現在還記得的是內戰英雄李將軍的住宅，幾隻古床，幾條火腿。美人近來也在復古，極力保存歷史古蹟，可惜歷史太短，沒有什麼可以保存。

華盛頓名爲美國首都，文化活動當然不能過於落後。白宮時常有名流出入，市政廳時常有名流演講。

記得有一次去聽美國『國際關係』專家勃埃爾氏 (Bein) 演講，聽衆女多於男，講台上坐着幾個不三不四的男女，據說就是主席團。演講後主席團中一女人提出質問，其問題的幼稚無聊，自不必說，但觀衆反拍手稱善，美國所謂『民衆輿論』者，由此可見。又有一次是中日問題的辯論會，華方是哈佛的畢業生，日方則是耶魯學生。可笑的是華方代表並非華人，却是一位高麗人，開口哈佛，閉口哈佛，有損國體。至於博物院、水族館、動物園等，頗有可觀。記得有一次去看名畫展覽，興奮了半天，從前只是在書上雜誌上看到的，現在竟然親眼看到了，心中的歡喜，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華盛頓也有一個『大同公寓』，規模甚小，主持者爲朋友教會公寓中可住二十來人，華人即佔五位。除此之外，國人的集中處一爲國會圖書館，一爲使館。前者多爲學者，後者則多政客。華僑在此也不少，開飯

店、洗衣店、夜總會、賭場等等。其愛國程度則遠非一般中國留學生所可及。華人教堂也有一個，主持者是出身密西根教育系的洪先生，自稱為洪秀全的後代，將門虎子，事實證明。『大同公寓』每星期五晚上，例有『土風舞』的盛舉，有一猶太女人及一黑人教人古舞。每星期日晚則有所謂『禮拜日晚餐』者，晚餐後例有音樂娛客，或是失意政客演講，偶而聽聽，可解旅愁。星期三晚時有意大利僑民集會唱法西斯歌，公寓住客頗覺不滿，時唱國際歌以抗之。公寓住客除華外，多墨西哥人、捷克人及南美被壓迫小民族，反對法西斯蒂，並非無因。

去年十月十日，國人齊集大使館舉行紀念，請到『文藝復興之父』胡適演講，演講內容，現已忘記，只記得屋外一片斜陽，冷風捲髮。據胡適先生談，暫寓『五月花』(Mayflower)旅館。說到這『五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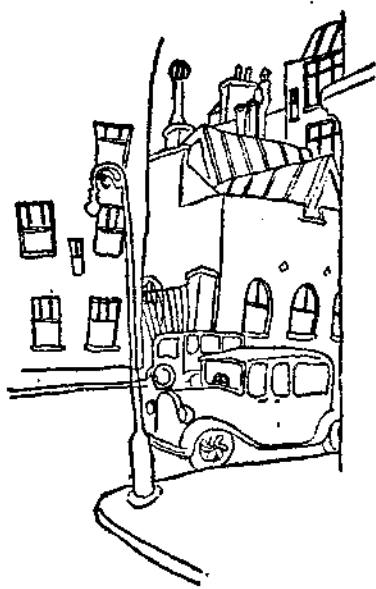
乃是華盛頓最新最好的旅館，富麗堂皇，裝設精巧，夜夜粉氣珠光，朱顏鬢影，不愧為首都的社交中心。我從前讀書的學校有一次在此開會，因被派為招待員，不得不出席，事後始知此旅館禁止黑人入內，悔已不及。只有被壓迫的民族才知道被壓迫的痛苦，所以每次碰到黑人，總覺得大家都是可憐蟲。在紐約初次拜訪佩佛(N. Puffer)教授，他問我懂不懂帝國主義，我只是冷冷地一笑。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紐約

偷書者的經驗

楊彥歧譯

陶萊(Jim Tully)在他的乞丐自傳一書中說：『某次我在一個很太平的城市中，偷到了一本陶斯托伊斯基的罪與罰。這書是有上下兩冊的，可是我不知道。仔細閱讀之下，發現我偷到的祇是上冊，那時我亟於要讀完全書，只好化了許多心血設法把下冊偷到手。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以後偷書時便很注意於冊數了。』



我們看他們狼吞，他們看我們虎啖，大家相視莫逆，心中總是一句『弗洛蘭斯好啊！』

弗洛蘭斯遊記

林如斯

——遊歐通訊——

在意大利旅行之十日內，我們居留在弗洛蘭斯（Florence）整整五天。是城位於意大利半島之中心。在十五六世紀時，弗城是全歐洲文學美術之中心，現在還保存着那風味，人民大半還依手藝為生。最卓著的是但丁（Dante）的舊舍及墳墓都在此城，惜錯過機會沒去看，是為憾事。

我們寄宿於一『家庭旅店』，房間清潔明朗。日間在街道漫遊，並無定向，只是閑中觀察民間生活。五天中的時光，二分是去參觀名勝古蹟，三分只是在城內街道隨意散步。弗洛蘭斯為城不大，街道多半曲折

蜿蜒，但條條皎潔無塵，除了偶然見到的馬糞。真奇怪，全城的房屋無論大小多半洗刷得非常乾淨，玻璃窗都擦得非常之亮，處處顯出整齊氣象。

穿流過城中，有阿挪河（Arno River），河道不很寬，全無商船。有時可見老翁於扁舟上釣魚為戲，有時只是全無人迹，河水涓涓向東流去。此河除了點綴景緻之外無他用。跨河有三條橋，兩條為交通之用，第一條專供旅行者遊覽，橋上兩旁都建有矮小的房屋，一面向河，一面向橋中街，而且街道不見天。後來遊博物院時才知道這條橋上頭就是一道穿廊通隔河兩

岸的兩大博物院。最希奇的是這橋上都是珠寶店，有貴有賤，有賣一角錢至一百元之指圈，然店舖都是那麼矮小，老闆多半住在樓上。晒衣服都用竹竿架出窗外，遠望可見衣袴晾在這些整矮小屋之外，下面即是碧綠的河水。

清早在床上看見晶潔的日光由百葉窗縫射入屋內。外面的空氣是清鮮而不炎熱的。清醒之時躺着，可聽見篤篤的馬蹄聲自窗外而過，或幾聲馬夫的叫喊，過一會又靜下去了。汽車聲只是隱隱聽見。不久可聞得鄰屋打開窗葉之聲，我也起來打開百葉窗。

弗城的居民大多是開小工藝舖的，在城里不見烟囪林立的工廠，只是一家自己主持的小小的店舖，或是皮貨或是磁器之類。小孩子當看門的，父子當主人，伙計、會計及製造者，母女也幫着招呼顧客，及製造各種賣品。這正是中世紀手藝時代的舊風味。弗洛

蘭斯的皮工是最有名的，專供旅客購買。皮貨類多是皮匣子、皮夾子、皮書面、女人手袋及種種小珍品。我們到處走都看見這種皮工店，店窗陳列，美麗奪目，令人捨不得走開，必須進去買幾件才甘心。因為這是幾百年來傳下的手藝，描金做色，精緻古雅。又像手工時代的製品，質料堅實，做工精良，絕非機器製造的劣品所可比。所做的皮匣子最可愛，光滑和潤，令人玩摩不忍釋手。匣子的開關都不用『蝴蝶』或螺絲釘之類，只是全用皮製的，並且開關極便。我們都很中意，各人買了一個或兩個，又用金箔印上各人名字，不另取費。店主又很和氣帶我們去參觀地下的工作室，內有數人都忙着做他們的事。他們見有中國婦兒便互相談笑。皮匣子的製法，大概是先用臘油等洗擦那片牛皮，然後用熱鐵燙壓成匣子，後又用臘等揩擦，使其光滑。以後再印上金字，金線，或花樣。法先用真金箔蘸蛋白質

按在皮面，再用烘熱的雕花鐵模壓上，將餘者揩去，花樣自見。看他們工作很是有興味。這種以工藝爲生的風俗也是中世紀傳下來的。

弗洛蘭斯的磁器也很著名。這磁器不是指杯盤碗碟，是指藝術品，如磁製之聖母瑪利亞像，舞女之身像等。其彩畫顏色，非常逼真。他們常假借聖母之題目來做他們心中理想的美人像。所以聖母的地位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略同，在美術上一樣重要。

又有一件自古傳下來的工業，就是石工。這不是說此城著名的雕刻石像，而是指意大利有名的大理石、雲石所雕製的藝術品。他們將各色寶石雕琢配合，成各種花鳥山水圖樣，意思略與中國古玩中的珠花玉樹盆景相同。中國的寶樹將水晶珊瑚各色寶石雕成枝葉，而在弗洛蘭斯所拼的景是平面的，彷彿一面天成的寶石圖畫。石色有紅，有綠，有翡翠，有鵝黃，有

淡藍，有深藍。其石有的出自俄國，有的出自愛爾蘭。我看見一面尺二的鸚鵡，凡身上所有的顏色式式俱全，真是鮮艷奪目，晶瑩可愛。所做的花樣，有人物，有花鳥，有山水，有馬頭，有獵犬，有田舍等等，都做得極好，可是價錢很貴。後來父親買了一面黑地彩花小鳥宿在枝上，花去了四十『利拉』，約值華幣六七元。更奇而更合於中國收藏家嗜好的，就是幾片天然景緻的雲石，不是人工湊合的。父親買了一片，只二十『利拉』。說了人家不相信，明明是一幅絕妙的海濱圖，僅長八寸，高三寸，而石上圖中，近地是海濱的崖石，層層疊疊，或欹側成洞，或聳立成崖，上面遠處是雲天，可惜兩片雲色太濃，像瑕點，再細看時石上有一顆樹，枝幹是燒紅色而上端綠葉成個傘蓋形。石崖空處是沙灘，灘右看去隱約一個穿入海中的石磯，而在沙灘上又顯出一個船影，還有倒影，好像沙灘積水時所顯出，若隱若現，

渾成個天然的美景。記得以前在西湖畔劉莊見過一面石几，上有天然的水鴨形樣，頭頸俱全，疑爲人工所作，不想又見到這更奇的絕品，所以極爲珍愛。

弗洛蘭斯居民各家自己管自己的店，不管是皮工、菓店、麵包舖或屠夫，各人自己忙碌，可是忙中尋閑，自己任何時間停工，開工，不須趕赴上工的時間。當我們在那裏時，父親要去理髮，可真奇怪，星期一理髮師的假日。父親遍街奔跑而不得找到一家理髮店。

意大利人主要的食物是酒與麵包，故意大利人多半大腹。酒是意國最大的出品，當然很便宜，他們餐餐喝酒。麵包都是一長條的，街上不時看見他們提一根可有二尺長的麵包而行。麵包外香脆而內濕軟，可當飯吃。意大利人還有一種特別的食品是乾酪，氣味惡劣，中國人最不喜歡。一日黃昏，我們訪覽回來，由菜市經過。此時菜市空着，有三數遊客站着閒談。菜市轉

灣有一輪車，數人圍着吃東西。其時昏暗不明，看不見他們在吃甚麼東西，只聽得咀嚼聲。我們跑近去看，但見荷葉上一大塊生牛肚。販牛肚者用利刀切一塊塊給人吃。大概不貴，只見買者擲數枚銅錢於案上。外人常說中國人怪，吃豬腳，牛尾，吃這種生牛肚不更怪嗎？

當我們參觀美術博物院回來，路經一家燒食店。有兩三位英人臂下來個書本圍立着吃。有燒鴿子，燒雞，燒臘腸之類。這是當時在爐上燒，現燒現吃的。在灶上有一枝旋轉的鐵叉，雞鴿都叉在桿上，一燒熟即刻給顧客吃。我們五人共吃兩隻雞，當天午餐吃不下去。又看英國人吃得不能說話，一人手裏拿一隻雞啃着。這才是真正享樂，還要刀叉幹麼？我想那平常受禮節束縛的英人，今日得暢然用手撕雞肉吃，不知其心中快樂爲何如？我們看他們狼吞，他們看我們虎啖，大家相視莫逆，心中總是一句：「弗洛蘭斯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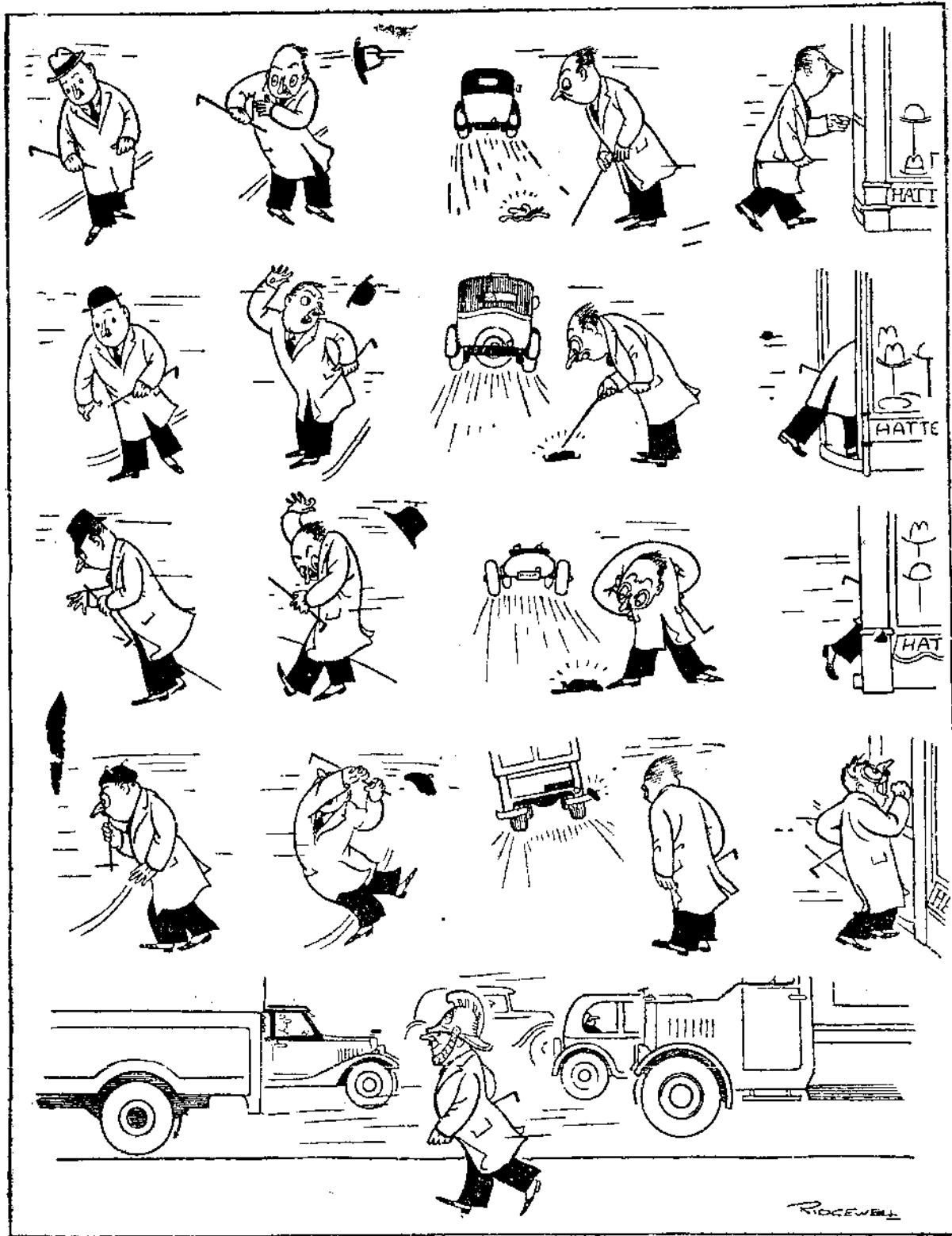
弗城既是藝術中心，當然藝術學生及美術院很多。弗城最大的美術院名字很長，記不清。房屋本來是皇宮，地方非常大，許多藝術專生就是天天到那裏去研究。博物院有七八處，如細細玩覽的話，就是三個月也看不完。我們只是走馬看花，看了幾位石像及十五世紀以上的畫片而已，然已跑得脚酸。原是兩座皇宮，改爲美術院之後，又用長橋過道相連。單橋上的畫片一天就不夠研究。都是油畫，然畫題不出於聖經故事及王族之肖像。十五六世紀的畫總是畫人身和人面而已，不見甚麼山水花草之類。到十八九世紀才看到風景畫，如秋景山色之類。然其畫人情態，非常高明，彷彿眼睛釘着你走。西洋畫又有一樣特處，他們總是把整個畫塗上顏色，不見空白，這也許是因用油畫的緣故。在這美術院內，總是看見美專生在那裏仿描名畫，慢慢一筆一筆的看畫。他們說常要兩三個月才能

完成一幅，大的要五個月。還有一種學生停立一畫片前，在那裏出神，時或在小冊內作筆記。在弗城常可看到長髮蓬蓬的學生和不穿襪的女郎並肩而行。或有老人鬚鬚長白，坐在門前談天，希奇古怪的人都有。

弗洛蘭斯有一禮拜堂是著名畫家米哥安傑羅（Michael Angelo）所計畫的。裏面原不是禮拜堂，而是幾位帝王的墳墓。入門是地窖，有許多拱柱，而房間矮小。上樓有一大堂，三位帝王的大理石棺材設於壁邊。全廳是大理石做的，五彩耀目。堂中全無一物可見，花紋之地板也是寶石砌成的。離地約六七丈始爲天花板。天花板上畫着人類始祖從樂園被逐出，在地受苦，至耶穌降生受難，復活登天的故事。是出於米哥安傑羅的名筆。人身都是肌肉，強實有力。這禮拜堂據飯店主人說，是世界上最美的禮拜堂。其實說他莊嚴華麗可以，說到偉大雄壯，還是須讓法國的禮拜堂。

人定勝天

轉載笨拙





到了這最後關頭，我們誰都會發現，死不過是一種安靜的轉變，一個很和平的永久的蛻化。

視死如歸

李嘉璧

L.H. Perry 原著，譯自一九三八年
五月號 "Reader's Digest"

終究有一天你會死去的。如果你像大多數人一樣，你會對『死』懷着恐懼；你會相信『死』是可怖的，可是你錯了。

人當死去的一刻，並不會有什麼不快，祇是像我在每晚倦了的時候，沉沉欲睡罷了。至少『死』是沒有痛苦的。醫生這樣說。接近死者的人這樣說。臨終的人這樣說。死而復甦的人也這樣說。

這並不一概抹煞人在將死之前所受的痛苦。可是患肺炎者的逐漸窒息，滅頂的人死前的痙攣——

一切致命的疾病或損傷所給人的痛苦——這些並不是『死』的本身，而不過還是『生』的一部分。當肉體還在作生的最後掙扎時，痛苦也許不免。但是人們在最後的一霎那，當生命漸漸消滅時，並沒有什麼苦楚。人們恐懼着『死時的痛苦』，其實不過是杞人之憂。

不信請看英國名醫高特哈爵士所作的實驗，當他在加愛氏醫院服務時，他設法去看每個將死的病人。他得到的結論是：『對於臨終的人，「死」並沒有

甚麼可怖。在這兩個世界之間，不過有一層薄薄的幕，人們不知不覺的就通過它了。」

許多別的世界名醫都對這意見表示同情。前哈佛大學衛生學教授吳塞斯脫博士曾說：「臨死總是很安適的。」癌症到了後期，要算疾病中最痛苦的了；但美國治癌權威好司萊博士曾這樣說：「在死去的時候，病者顯然不感到痛苦，亦毫無精神上的不安。」

人的生命中往往有這樣可慰的事實，我們所不希望到臨的可怕的事，在終於到來的時候，並不像我們預期之可怕。死也是這樣的一件事。當它走近時，它是可親的。

著名學者考勃氏十五年前在波斯頓講學時，忽患惡性出血病，倒臥在旅館裏，醫生告訴他說，他的希望已很微弱了。他現在回想當時的情形說：「最後我知道已走近生與死之界線，祇覺自己漸漸在平和地，

安適地向着黑暗沉下去。這黑暗給我一種難以形容的舒適，它幾乎有一種誘惑力。我知道如果我完全降服於它，我馬上可以得到安息。我那時對於死的降臨恰像許多人對於繼續生活一樣，認它是一件當然的事。

「這黑暗差不多完全把我包圍起來，我忽然覺得有一種新的力量在向我說，『如果我現在就撒手而去，那可太卑怯了。還有許多事要做呢。』於是慢慢地，用力地把我自己拉了起來。我復活了。

「一般人對於死總是懷着極度的恐懼，我是一個會從死境裏免脫的人，可以向他們說，對於死我們用不到恐懼，也用不到悲傷，不必厭惡亦不必怨恨，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死都毫無痛苦，到了這最後關頭，我們誰都會發現，死不過是一種安靜的轉變，一個很和平的永久的蛻化。」

另外有一個學者巴登氏亦曾說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很有學問的中年人在醫院裏患着沉重的肺炎，到了緊急的關頭，醫生和護士都不能斷定他已死去或還活着，他們捏着他的手，好像怕他會滑脫一樣。但是他竟度過這危機，活了下去。

巴登後來問這病人說：「醫生說你差不多已進死域，你當時感覺到怎樣？」

病人回答：「沒有甚麼。那時我對於活或死毫不關心。我只覺得疲倦已極，我想『我可以安睡了。』」

這些都是還活着的人所說的話，那麼不能更生的人，他們怎樣說呢？曾有人詳細分析過一千二百二十九位著名人物的『最後的話』，發現至多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對於死有些恐怖或痛苦的感覺，其餘的人不是表示無動於中，就是表示喜悅。

克拉克博士在他的著作幻象裏對於這問題有

非常可貴的貢獻。他和一個病人約好請他把將來死時的感覺設法報告他。因為臨終者不能說話或運動頭部，所以他們定了好幾種手指的動作來表示回答。最後當病者好像完全已經失去了知覺的時候，克拉克博士不斷地問他：「你痛苦嗎？」病人手指的記號總是『不』。

名生物學家諾貝爾獎金得者卡萊爾博士曾著神秘人類一書。他說許多現在活着的人，都曾在實際上、法律上、生物學上死去過。

卡萊爾博士說死並不是立時的。它分兩個階段：整個的死和局部的死。整個的死發生在心的最後跳動之後，因為那時一切重要器官都停止工作，生命正式宣告終了。但各器官死去的速率不同。胸部祇幾分鐘，腰子一小時以上。

卡萊爾博士稱局部的死做『可復回』的死，因

爲如急救得宜，在重要器官未死之前，生命還可以復回。第二階段才是『不復回』的死。游泳者被救至岸上時已不省人事；開汽車者遭遇不測。等醫師來時脈息和呼吸都已停止，急忙使用深呼吸機。幾分鐘後生命也許回轉了。

然而依據卡博士的意見，這遭難者已經在身體上及精神上死過一次了，恰像沒有人救他一樣。急救而獲復甦的人和終於不起的人祇有一個分別——前者的重要器官還未損壞。

這些險遭滅頂的人怎樣把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呢？他們差不多異口同聲的說，除了開始時的掙扎外以後就毫無痛苦。初步的苦楚漸漸變爲一種昏昏欲睡時的安適。英國著名作家阿倫氏亦曾險遭溺斃，他這樣的寫道：

『因爲我曾體味過死，所以我現在對它漠不關

心。死去和睡去一般毫無痛苦。所令人不安者不過是起初時的掙扎和它將到臨時的痛苦，但即使這些亦不如拔去一只牙齒或斷去一條臂膀之甚，絲毫不值得懦怯的畏縮。』

我們可以用有根據的科學理論來解釋人在死時的態度和感覺。死不過是一種很簡單的生理萎謝現象。心的跳動力漸漸薄弱，血的運送也漸漸遲緩。腦部因此麻痺，人就生沉醉之感。個人的生機像潮汐一樣地退到他所自來的宇宙之海裏；漸漸地，像暗波一樣地流到那遠在波濤起伏洶湧澎湃的海面之下的深深之處。我們安息了，在得到安息的一霎那，我們沉着地平靜地應付這生命之最大的冒險。正是

『放下週圍的帳幔，且去睡鄉。』

*

*

*



人類常常以顏色爲象徵，並且使
顏色和思想與情感發生聯繫。

色的力量

萬光郁

——節譯自 Howard Ketcham 的 "Color Schemers" (原載一九三
七年二月號 "Harper's Bazaar") 與 Faber Birren 的 "Color as a
Force" (原載一九三七年正月號 "Coronet") 兩文——

一個婦人定於某晚請客，她想叫客人們高興，所以特來請我想辦法。我建議說：『你去買三四個一千瓦特的電燈泡，用洋紅的玻璃片把牠們罩着，然後分散放在桌椅的下面，點着這幾隻燈後，把其餘的燈都熄滅，看一看結果怎樣。』宴會後的第二天，她告訴我結果非常之好，柔軟的光線使女人們都年輕了十年，於是男人們格外獻殷勤，所以這次的宴會是非常高興的。我並不覺得奇怪，因為我已試過很多次了，據我的估計，洋紅色的燈光至少等於兩杯雞尾酒。

顏色對於人類的影響很大。洋紅色的光線有舒緩和安定的作用；紫羅藍會使人憂悶；黃色則刺激神經系。芝加哥的一個足球教練爲他的足球隊預備了兩個房子，一個藍色的爲休息之用，一個紅色的爲講戰術之用。這是很合乎顏色心理學的，因爲紅色最使人緊張，能刺激腦和心。

在十八世紀初葉，藍色和紫色的玻璃窗盛行一時，因爲當時的人們以爲這兩種顏色可使人健康。實際上，是這樣：假若用得合適，紫色光線很能催眠，而藍

色則能使神經安靜和恢復精力。而且，在日光下，某些種子須經過八日才能發芽，在藍光下則只須兩日。

人類常常以顏色為象徵，並且使顏色和思想與感情發生聯繫。例如紅色代表勇敢和動作，同時也代表擾亂與殺戮。正黃色表示光榮，快活和繁榮；其他的黃色則表示懦弱，下賤和疾病。紫色代表英雄，偉大，痛苦和神秘。這些聯繫深深的種在我們的意識中，所以使顏色對於我們的精神，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倫敦市中有一座橋，每年在這裏跳河自殺的人為數很多。市政當局為要減少這種不幸的事件，全橋已不再漆黑色，而改漆淺綠色。結果，自殺的數目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這種進步乃是因為綠色能鼓舞失望的人，而黑色正是悲劇和死亡的代表。

將汽車路染色是一種最近的改良。據英國試驗的結果，將水泥路染成深橘黃色，可將刺眼的光線減

少百分之四十以上。在有顏色的路上，失事也比較少，在夜晚更可以看得清楚，前面有沒有行人。再者，在有顏色的路上駛車，可不必注意記號或路標。將水泥路上加顏色，所費有限，況且現在已找到不褪色的方法。

白色反射所有的光線，所以能使網膜的神經，很快的感到疲倦。白色和紫外線的放射是連在一起的，這種光波能使葉蔬生維他命，但有損於眼，並能使人頭痛。為保全讀者的目力起見，書局宜取消白紙黑字的印刷方法，而改用黃紙灰字。黃紙黑字可使人看得最清楚，但對比太強，長時間的看下去是受不了的。黃紙灰字則可減少眼睛的疲勞。同時，學校中可用黑粉筆和黃板。紐約有一間學校已採用這種辦法。

載客郵機中的顏色設計是很重要的。合適的顏色使人感到地方寬裕；某種藍色和綠色有安慰的作用，因此可減少航空病。黃色令人作嘔，所以絕不可用。

商人也應當知道顏色的重要。紅柄和琥珀柄的牙刷，比較他種顏色的賣得更多。寄出去的廣告宜用淺紅、黃或綠紙。白紙的引誘力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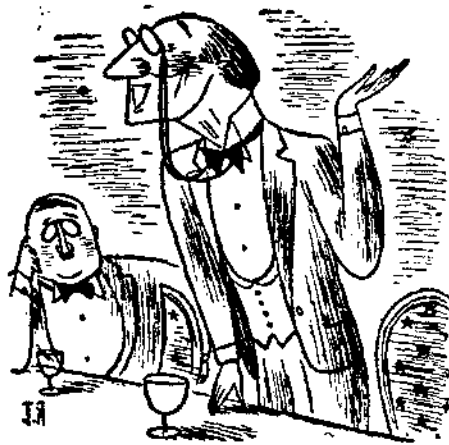
東西含黃和紅的顏色是溫暖的，含藍的是寒冷的。最近，紐約有一個廠主，將女工的飯堂漆成淺藍色。女工都抱怨飯堂太冷，所以她們必須穿着大衣吃飯。廠中工程師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室中溫度是用機器調節的，絕無變動。但女工們繼續的抱怨，所以廠主最後請了一個顏色設計家。他建議牆板宜改用橘黃色，並用橘黃色的椅墊。這麼一來，女工不再抱怨了。

當畢加德第一次到同溫層去探險的時候，金屬球的外面是漆成黑色的。同溫層的溫度不變，常是零點下七十五度。但黑色能吸收日光，所以使球內的溫度，增至零點上一百度。第二次探險所用的球改塗白色，白色能反射日光，所以球內的溫度在冰點左右。在

夏天，人都穿淺色的衣服，不但好看，而且也能使皮膚舒服。假設冬天降雪前後的溫度一樣，但地上蓋滿了雪後，人便覺得暖些，這是因為白色將熱散於空中，若沒有雪，熱氣就被地吸收了去。

白色是近代文明的產物。在近代的工廠，辦公室和家庭中，白色是常見的。假若看得太多，白色是可怕的，飯館因牠而失去了生意，醫院因牠而沒有病人去。但白色使人感到清潔，這是人喜歡用牠的最大原因。

現在醫院的手術室多是藍綠色的。這種光線不刺激醫生的眼，使他下刀更準確。有一間瘋人院用紅色醫治患憂鬱病的人；藍色對於有腦病的人特別有效；畫滿了花紋的牆壁能使神經錯亂者感到舒服。有人試驗將罪犯放在綠光的房內，四周的牆壁都是鏡子，這樣可使犯人從他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罪惡。電影開始有顏色片了，導演可藉顏色以影響觀眾的情感。



精神病療治家可以使盲者重見光明，聾子恢復聽覺，解決一切藥物不能收效的煩雜雜病啦！

醫 界 神 人

梁祖義

——醫學博士 Frederic Damrau 原著·節譯——
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號通俗科學雜誌——

幾個月前，美國加尼福尼亞州一所監獄裏，一個犯了謀殺而被定死罪的婦人，正在等候最後判刑時，她心理突生變化，不願吃鎗彈而死；她漸漸的失去常態，手和足也變了麻木，最後，她暈倒了，足足昏迷了一百一十小時，她才甦醒過來。這件事明顯地現露出一個人的心理，對於整個身體影響的大力量。

假若你有機會翻閱任何一個醫生的症候錄時，你會在他的記錄裏找出許多使你驚訝的事來——

那是用心理學來治病的怪事。

誰都知道，一個人當羞恥的時候，一定會面紅耳赤；當驚恐的時候，臉孔必然蒼白。但是，有部分違反自然的人，自己弄得情感上過分衝動，終日作無謂的憂心，他們是『無病當有病』之徒，像利有介事一般，不時把自己嚇一跳。

癱瘓症，突盲症(Sudden Blindness)，甲狀腺腫病，皮膚怪病，及許多因精神上顛倒煩惱而起的雜

症，這些症候，疾病，非藥物所能奏效。像某甲因他的妻意外死去，而受過度刺激，竟至雙目失明，屢醫無效，當然，他一雙眼根本並沒有疾病，就算用藥也沒有用處。十八個月後，他和他底看護快樂地結婚，同時，他雙眼又告復明啦！在同樣情形之下，許多聰敏聽覺的人，却偏偏找醫生，說他們聽不到聲音，好像和醫生們開玩笑似的。

我們假想這種心理病的起因——人體的腦，好比電話中樞，倘若有條聯心臟和體內某一部分的電語線路斷了，那麼，受影響的部分，一定發生毛病，一定要把牠修理妥當，才可以繼續工作。心理病也和此理差不多，你心上鎮日想像着某部分失靈了，正如斷了線路一般，愈想愈像，結果，你非馬上去找醫生不可。

不久以前，一位手臂不能運用自如的病人，去找醫生，醫生以爲他患骨節炎，於是用麻醉藥迷了他，預

備開刀割治，突然發現病者底關節，和常人一樣的靈活。這時他恍然大悟，知道這位病人只有找高明的心理病療治家才能應付了。

心理療病家便是現在醫學上的神人了，他們治病，並不是死板板的叫人服藥，要知道，每個心理病症，都有牠們獨立問題存在，自然要很小心地把病源調查出來，施用心理學上的巧妙技術，對症下藥，方可以「得心應手」啦！

一位中年婦人很堅決的認定自己吞咽了一根魚骨，梗在喉頭，她更想入非非，以爲那根魚骨一定會把她窒息致死了。一星期後，她竟害怕到作不出聲來，同時紅潤的面孔也變了紫藍色，可是，經一位喉科醫生仔細的替她檢驗，結果也找不到半根骨頭，這時她轉請我去診治，我認爲這個「歇斯底里」質婦人，她的病症簡直烏有，——但她自己却認爲很嚴重呵！我

應該怎麼辦呢？我不得不學魔術家使用『魚目混珠』那套法術了！我事前暗藏一根魚骨在手掌，施手術時似模似樣地把那根魚骨當作從她喉中取出來的。她見到了魚骨，歡喜得狂了一般，她不再覺得窒息了。這次我成功了。

美國波士頓城著名心理病療治專家美阿遜（

Dr. A. Myerson）氏用大同小異的方法，治愈了許多心理病人，其中一個是著名大學教授，他感覺喉頭有病，吞食物時很痛苦，於是他走至美氏的診所，求美氏醫理。美阿遜用兩種方法來療治：先告訴他要用一種頗性烈的麻醉藥把他迷去，待他醒來，便會喝流質食物，絕無痛苦了。那教授信以為真；其實這不過美醫師的一種技巧吧！他用牙科醫生常用的一氧化氮（nitrous oxide）糊亂地混一頓，當教授醒時，遞給他一杯牛奶，竟很順利的喝下去，第一步成功了！三天

後，用前一天一樣的欺騙手段，重演一次，不過略為改變語氣告訴他，這次醒時可吃固體食物了！果然，這次教授醒來，又能吃夾肉麵包，從此他的煩惱消除，為着酬謝美醫師，教授、醫生和助手一起到餐室吃個痛快。

我自己親手醫理的，以這一次最奇特了。

歐戰時，我在狐狸山（Fox Hills）的軍醫院服

務，我醫治一個在一場大砲戰後兩天變成聾子的軍士。我小心把他檢察一番，並聽了他底故事後，斷定他的聽器官依舊完好，不過這又是一個心理病者吧！

我決定用精神療治法去治理他，於是，我寫張條子告訴那軍士，說我們準備用電療來治他的聾病——電療，是不可靠的，我們沒有忠實地告訴他，我們把他作心理病的實驗。

時間到了，醫生、看護和助手羣集手術房，渴望這次醫學上奇蹟的成功。一副笨重而又用粗大絕緣接

駁電流的發動機，準備着工作！一個看護在替病人洗滌頭皮，使之清潔。

開始了！我把電極很正地放在病人頭頂上——這簡直像魔術師在演法術——但這軍士將來的快樂幸福也靠此一舉了，我們底臉孔嚴肅起來，緊張起來。

電機噼啪地發生爆裂聲，電流的營營聲，藍的電花在空中飛躍，房中充滿臭氣（Ozone）的氣味。電力雖然這麼猛烈，但只會令病者的頭上感到微小刺痛吧了！

『現在……』我喊時把電鈕一扭，頓時一股刺痛的電流通過軍士的身上，使他痛得跳了起來，那時，看護婦已把我們操最後勝券的策略準備妥當了，她立刻把一隻電話接話器遞到軍士的耳旁，從電話中傳出一陣女子的聲音——這是那住在芝加哥軍士底愛人的聲音，是我們預先秘密叫她參加我們這次

『醫聲』試驗的。

軍士聽到了他底愛人聲音，不覺脫口大呼：

『我愛我聽到你底話啦！』他再遞不響了。

『羅曼斯』和科學攜手治愈了這一宗聾症。

總有一天，醫學界的人會測量出快樂、悲哀、希望和失望對於肉體上的影響。心身的相互關係是我們的一個大實驗室呵！精神病療治家——醫界的神人——他們可以使盲者重見光明，聾子恢復聽覺，解決一切藥物不能收效的煩難雜病啦！

馬克吐溫的幽默

楊昌傑譯

有一天，馬克吐溫抵達加拿大，到一個旅館中去借宿。館中管理員請他在登記簿上簽名，他看見前一人簽着『X X 男爵及其男僕』（“Baron and valet”）他也就毫不思索的簽了下列幾個字：『馬克吐溫及其行囊』（“Mark Twain and valise”）——原載“Mark Twain Wit & Wisdom”



尋覓如意郎君的途徑。

好丈夫測驗

王宏喜

一九三八年一月號『你的生活』雜誌

女人都希望有機會結婚。女子都希望得到一位如意郎君。妻子都希望婚後生活美滿。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可惜現代女子，雖然侈言自由戀愛，仍多盲目婚姻，以致造成家庭破裂的慘劇。這多數是因為她們在婚前對於未來的夫婿沒有經過審慎考慮之故。

美國格里古利夫人 (Mrs. Lee M. Gregory) 爲了彌補這點缺憾起見，特地定了一些標準，讓女子私下去測驗她們未來的夫婿。

格里古利夫人說：女子要吸引男人，體態，服飾，化裝是都有關係的；可是最重要的，還是智識上的化裝。你要人家對你發生興趣，那你必須對一些事物發生興趣。

以下這些測驗的題目，共五十題。每題的答案凡是『對』的，就算兩分。最多的分數，當然是百分，可是這種十全十美的男人是稀有的。假如你未來夫婿的分數是八十分，那已經算是很好了，你得趕快一把

「拉」住他，免得給其他幸運的少女拖去。就使他的分數祇有六十，那也不壞。

(甲) 他的事業與野心

- (一) 他有一個好的職業。
- (二) 他在職業上亟想上進。
- (三) 他的上級職員喜歡他。
- (四) 在他底下工作的人也喜歡他。
- (五) 他會替別人着想。
- (六) 他在商業與個人的交往上態度都是公正的。

- (七) 他善於交結新朋友。
- (八) 他讀書閱報，竭力想改進自己。
- (九) 他注意與能幫助他向前進取的有價值的人交往。

- (十) 他善於利用事業與社交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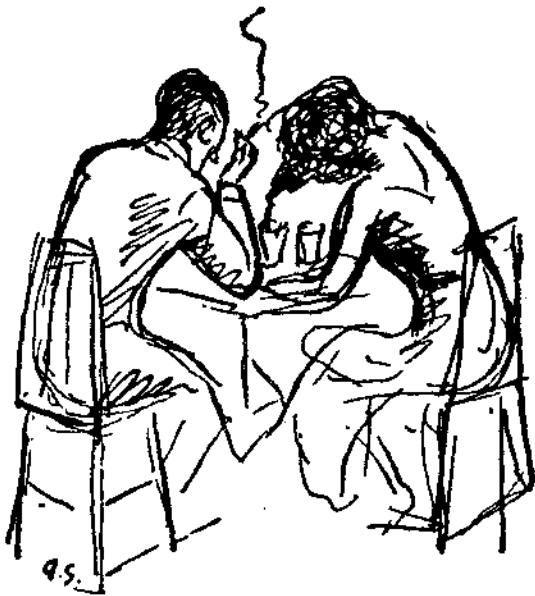
(乙) 他的外貌與個性

- (一) 他好看。
- (二) 他清潔，注意自己的外表。
- (三) 他性情慈愛柔和。
- (四) 他有禮。
- (五) 他的話從來不叫你受窘。
- (六) 他沒有你所不喜歡的習慣。
- (七) 事情不利時，他會忍耐，脾氣平和。
- (八) 他受別個女人的歡迎——可是並不過分受歡迎。
- (九) 他不小題大做，不吹毛求疵。
- (十) 他相當喜歡穿着整齊。

(丙) 對家庭的態度

- (一) 他稱許家人。
- (二) 他既不受母親寵壞，也不受母親控制。

- (三) 他喜歡你的母親。
- (四) 他喜歡你的家人。
- (五) 他與家人都合得來。
- (六) 假如你要繼續你的職業，他也不以為意。
- (七) 他喜歡小孩。
- (八) 他把家事交給你管。
- (九) 他幫助而不破壞家庭。
- (十) 他盡他的家庭義務。
- (丁) 他的習慣
- (一) 他不飲酒過度。
- (二) 他不賭博。
- (三) 他不懷恨或憂鬱。
- (四) 當他事業失敗時，他從來不怪別人。
- (五) 他遵守時刻。
- (六) 他從來不以亂花錢來引起別人注意。
- (七) 他從來不批評你的朋友。
- (八) 他不堅持說女子得躲在家裏。
- (九) 他從來不告訴你說他以前的女朋友多好。
- (十) 他尊重你的自由。
- (戊) 雜類
- (一) 他無故不在外面度夜。
- (二) 他要請朋友來吃飯，必得預先與你商量。
- (三) 除非你們兩人一起出去，他晚間喜歡家居。
- (四) 他不干涉你的經濟。
- (五) 他喜歡你穿得整整齊齊。
- (六) 他從來不在別個女人面前神氣活現。
- (七) 他總注意到你的新衣服，稱許你的新衣服。
- (八) 他忽有事出城，從來不忘記打電話通知你。
- (九) 假使可能的話，他出城去玩時總請你同行。
- (十) 他喜歡正當的娛樂。



新時代的青年相信：如果他們能多得一點性的
智識，他們便會較知道怎樣去避開婚姻的陷阱。

結婚準備課

羅道愛

——Ferome Beatty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號“Reader's Digest”·原載“The American Magazine”——

「結婚準備」是今日學校中流行最速的學科。在美國六百七十二間大學裏，有這課程的竟達二百間以上；十二年前不過十二間而已。大約一半的課程都是很坦白，很完備的，內容由家庭經濟預算至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性智識，無所不有。

學校差不多都是爲了適應學生的要求，才開設這種課程的。新時代的青年相信：如果他們能多得一

點性的智識，他們便較會知道怎樣去避開婚姻的陷阱。爲了他們的父母對於性的問題緘口不言，而他們又討厭彼此用低聲細語糊亂猜度，於是他們很率直地要求得些科學化的指導了。

反對這些課程的人大都是家長們。他們要他們的兒女像二十五年前那些所謂受良好教養的男女一樣，在那個時候，報紙上『告戀愛者』那一欄常常

會很嚴肅地忠告讀者們說，良好的女子在未和愛人訂婚以前，絕對不可和他接吻。許多做母親的也許會呆若木雞，如果她們的兒女忽然問道：『母親，在你未和父親訂婚之前，你有和別的男子幹過「擁抱接吻」的事情嗎？你的戀愛是否很順利的呢？』

青年和他們的雙親討論求愛及結婚的事情，很少像和他們的師長討論時的坦白；有些青年會在他的試卷裏很自由的發表他們的意見，於是乎教授『結婚準備』的男女教員便由此得知今日青年對兩性問題的觀念。從那些教員的談話及學生的試卷裏，我收集到下列的結論：

今日的青年無疑地比他們的父母較有度着幸福的婚姻生活的準備。

今日『相好』(Petting)請參閱西風二十一期二五八面『相好』一文)較盛行，未知是今日的

青年較不道德，還是今日的女子較為坦白地承認她們所幹的事情。許多女子相信如果想風頭健起來，非和男子『相好』不行。

關於『相好』的問題，那些講社交衛生的教授和專家覺得很迷惑。他們既不願承認『相好』在相當的限制下似乎沒有什麼損害。但他們又不得不承認『相好』是無法阻止的。

盲人騎瞎馬，暗中摸索，實在不能增進道德和幸福的婚姻。教授們確信坦白的教育對青年大有幫助。我現在把一個女子的試卷引證出來，這試卷是用寫信給朋友的方式寫出來的：

『選擇男人的時候，要用你的情感，也要用你的理智。對「相好」的事情要當心，「相好」是青年間常有的事。我很明白這一點。可是不要單求身體上的快感。假如你和威廉週旋所得的快樂，祇是他「神聖

的接吻，」那麼你還不如和湯姆親善吧。

『不要完全委身於一個男子。訂婚可遲慢些。要注意和你交遊的男子。審察他們的品性，看看他是否容易生妒，是否太吝嗇，或是否太親近他的家庭。觀察他的思想。』

『要做一個富於吸引力的女子，可是不必濃裝艷服。你不但要用性來吸引男子，也要用你的腦經——假如你有腦經的話——來吸引男子。男子隨便在什麼地方也可以找到女人，可是近情的，有理智的，善於週旋的伴侶是不容易碰到的。』

『在你未訂婚或結婚以前，不要把一切全給了男子。』

『男子向你求愛的時候，不要笑他。多數的男人無論如何是自尊自大的。依適當的時機，以有趣，尊嚴，或談諧的態度來對付男子——不單要博他的歡心

而已。他是你世界上最需要的東西，你要使他曉得這一點，可是你不要使他以為他是世界的一切。』

這個女子的教師很自得的對我說：『這女子的父母如果在夜半醒來時仍不見他們的女兒從電影院回來，他們還是可以很安心地繼續睡下去的。』

然而，她的雙親如果再拿她的試卷讀下去，或者會整夜睡不着也說不定。她提出結婚前要檢驗身體，要坦白地和高明的醫生討論兩性的問題，要研究避孕的方法。她根據自己的意見，敘述那一種蜜月最快樂，男女早期性適應的心理，和雙方互相滿足的需要。她也講到妊娠，未來的父親要怎樣照料未來的母親。他又引用專家的話，談及養育小孩的原則。

『年老的人聽了這些話也許會嚇了一跳，可是她將來的婚姻生活一定會很幸福的。』那教授這樣批評說。

現代的學生不獨每星期拿兩三個鐘頭的時間來討論性的問題，他們也討論他們特別想知道的事情。他們的教師認為他們的好奇心是健全的。關於其他結婚的問題——金錢，家事的處理，賓客的接待，嬰孩的養育，以及怎樣和親戚應酬——也是師生間很普通的討論材料。

照我看來，『結婚準備』課程的功效，最重要的證據便是那些讀過這課程而現在已經結婚的學生的經驗之談。有些丈夫寫道：『大學結婚課程給我們健全和正確的性智識，這智識使我們能得到幸福的婚姻。』一個做妻子的寫道：『我的丈夫什麼也不懂，如果我沒有介紹一些必讀書給他看，我相信我們的婚後生活一定不會很甜蜜的。』有一個女人因為堅持要受身體的檢驗，於是得免和一染了花柳病的男子結婚。還有個女人發覺她是不能生孩子的，於是她

在結婚之前施了，手術成績十分美滿。

十五年前的教授如果講『蜜月的技術』一類的題目，一定會被當局逐出大學。但現在許多教員相信，在五年後每間有名的大學一定都會開設『結婚準備』的課程。

美國史提芬女子大學(Stephens College)開設了『結婚準備』的一個課程，兩年之後，由同學投票發表意見。結果全體同學一致稱之為最有價值的課程。有些提議要改良的便是要求教師更坦白些。例如一個女子寫道：『我以為有三個重大的問題——金錢，個人的適應，和性的智識——要特別注重。女子對於金錢收支的智識太缺乏了；有許多女子不知道個人的適應是多麼需要的；而且有許多女子沒有性的智識，或得着錯誤的性智識。』

*

*

*

不聽話的狗

轉載笨拙



英國人的手杖漂流到法國海濱



德國想以驚人的努力造成『自給自足』結果反而造成了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低落。

鐵與血的生活

胡 嵐

— V. McKenzie 原著。譯自一九三八年

四月號『Reader's Digest』——

任何現代的德國公民，假使他生性並不儉約，也將被法律所壓迫而不得不如此。在德國，隨便什麼東西都不能浪費，零售商用以包裹貨物的紙張，都可能的縮小起來，並且連捆紮的繩子也沒有；牙膏管上標着這幾個字：『勿將空管拋棄！』女人所用的吊襪帶上已不許再用橡皮了，甚至連小孩作為玩具用的氣球現在也被禁止了。

政府的法令鼓勵着每個家庭的主婦收集以下七種廢物：破布、銅、鎳、錫、鉛、鉛等金屬的廢物，鋼鐵的碎片、廢紙、兔皮、玻璃瓶和骨頭；好讓那些領有收集廢物

執照的商人挨戶搜集。一個德國的主婦要想籌備一餐比較精巧的晚飯，也須花費不少的心思。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的女主人對我說：『這是我等了三星期才買到的一點冰淇淋。早在三星期以前，我就對店主人說，我要款待一個外國客人，希望他能例外地給我留下一點來。』我問她說：『你們購買牛奶和肉類需要卡片嗎？』女主人回答道：『不，但每一個店主都備有「顧客的購買單」，記載着你去年所購買的物量；而他又用這做為準則，限制你購取你「正常」所需的物品的百分之八十。這種「購物單」很容易使人追想

起一九一八年大戰後的情形來！

奶油和別種脂肪類的食品僅能從經常購物的店內購得；一個家庭往往因為搬家到柏林城內的另一區，差不多有幾個星期都為着買一點奶油而踏遍了整個的柏林城，直到完成了法定的購買手續以後，才算解決了這種麻煩。每個德國人限定每星期只能購買半磅奶油（其中常滲以他物）和半磅乳酪。即使是乳酪，市上也常用一種從木類中提煉出來的脂肪來代替。最初，那種木油原是做滑潤機械用的，但經衛生局利用它來實驗囚徒以後，當局乃宣佈為食品。

此外，肉類也得從同一的店裏去購買，而上市較遲的人就要受到分量上的限制，甚至於一點都買不到。前天，我的女主人想購買一點牛肉，但店裏却只剩下羊肉，那價錢又很昂貴：八十仙錢一磅；同時，連十五個瘦小的胡蘿蔔竟也要化了二十仙錢才買得到。有

一次我恭維我的女主人說：『你們做的糕餅，比我在德國任何地方所吃的都要好！』她回答說：『這我並不驚奇，因為德國人現在所吃的麥粉已不再是純粹的麥粉了。依照法律的規定，麥粉裏面必須滲以山芋粉，玉蜀黍粉等——並且我懷疑裏面還常常夾着木屑呢！——請你不要問我從何獲得這種純粹的麥粉，我僅在很例外的情形下才敢破壞法律。』

『恐怕你竟認不出我們的衣料吧！』我的男人——一個建築師——說，『哪，你看這條裤子。』

我想那大概是一種時髦的法蘭絨做成的。

『這裤子是用木質製造的，裏面連一絲羊毛都沒有。看起來還不算什麼壞，可是它還沒有淋過雨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假如不當心給雨淋濕了，它至少會縮小百分之二十！』

實際上，羊毛的織物在德國是買不到的了。雖然

也有幾個專門店舖出售那種進口貨，但它們的價格對於一般德國人民實在太昂貴；怪不得女人的衣衫多半是用木質織成的！但當宴會時女賓問起這事來，我也只得誠懇地恭維她，說我很喜歡她的服裝，並說我特別高興能夠再看到短式的女裙又時新起來了！

『哼！時新！』她的丈夫說：『爲着節省衣料，連衣服的長短和縐襞都給法律所限制了。』

同時，爲着造成一個舉國的節約風氣，男子的襯衫也一律削短了兩寸。

政府因欲慫恿德國的主婦多多購用馬肉作爲食肉，遂公開地宣傳說：『按過去的文明習慣，古條頓族認爲馬肉是一種特殊的美味。』在過去的一年間，差不多有十二萬五千匹馬爲供做食肉而被屠殺的，這似乎已荒謬不堪了，但當局確曾進一步而禁止魔術家們用蛋、牛奶或其他的食物登台表演，可見當局

統制食物的程度。在這種瘋狂的節約統制之下，政府公佈了一條規例：『每一公民應負責使死亡者下葬時的服用極力節省起來。』

德國的理髮匠，每年大約可收集到三百噸的頭髮，因爲只要是三分之一英寸長的頭髮，都可以利用來製造地氈或鋪天花板。不但如此，德國的科學家還希望將馬栗（一種植物）變成油和脂肪。

戈林曾警告礦業經理：假如他們不竭力從含量較少的礦石中提取鎳、銅和煤，政府將沒收他們的工廠——即使這種提煉的方法暫時是很不經濟的。

對於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問題，國社黨的強大宣傳機關往往言過其詞地宣傳德國是處於『被封鎖的國家』和『被圍困的堡壘』的地位；國內如有因感到當局的重壓而鳴不平或發生激烈反抗的公民，警察當局定會來『拜訪』他們——

德國公民的私生活以及公衆事業，處處要受到當局的干涉，他們也只有刻苦地忍耐着。

無論如何，德國在主要原料的『自給自足』方面的努力，已造成了各種不同的結果。

至於他們在人造橡皮與人造羊毛織物方面的成功，雖然是值得吾人稀罕的，但更值得注意的一點却是：他們如要希望人造橡皮的質料如天然橡皮一樣的優良，須得耗費了五六倍多的成本才能辦到。

德國用以支付進口貨物代價的法幣（一種僅能通用於德國的馬克）造成了許多離奇的交易：例如美孚油行在一次交易中，就收到四千萬個口琴以繳付它的出產品米高梅影片公司有一次被迫購買許多德國的河馬，用以抵消一部份德國的欠款，後來該公司再把這些河馬轉賣給美國的馬戲班，美國巴特公司也有一次將價值四萬三千美金的機器賣給

德國，但收回來的並不是現金，却是二十萬隻金絲雀。

縱使德國公民的交易手段這樣的巧妙，進口貨仍舊受到劇烈的限制。最近幾個月的市面，是變得如此不景氣，以至百虜明地方的進口商祇能將棉花半包半包地發售給顧客們——可是在以往，他們總經常地履行了定購幾百包棉花的定貨單的義務。一個富有經驗的官員說，要使德國全數的工廠照常供給原料，至少還需要二千萬美金的現款。

德國想以驚人的努力造成『自給自足』結果反而造成了一般人民生活水準的低落。自國社黨當政以來，生活必需費至少抬高了百分之二十，並且同時還造成了原料、食品與財政竭蹶的嚴重現象。

自然，假如有一種出產品——不管是原料或製造品——在德國不能獲得，而又正是德國軍事當局所迫切需要的，當局却會使盡方法用現金去購取！



英國人性格的根基是回憶、本能和傳統的一道河流。

英國人的性格

畢樹棠

——法國 Andre Maurois 原著，譯自一九三七年

七月份 “Magazine Digest” ——

自有英國歷史以來，英國人是一個幸福的民族。這種持久的幸福和永久的成功應當產生了持久的效果，而且形成了他們的性格的特質，此乃自然之事也。

幸福向一個民族裏浸入自恃和集團的自尊，使他們自己覺着是出衆的。克孫爵士 (Lord Curzon) 說，在上帝佑民之後，英國就是爲人類幸福的最大勢力，這和幾百年前彌爾敦所說的是同一義。

英國一切都是好的，外國一切都是壞的，這種自信心有時演出些很奇怪的表現。例如我看過一個袖珍本子，是給英國人在歐洲大陸上旅行用的，說在英國以外，車子所走的靠邊是錯

的。因爲各國之間只有英國還以靠左邊走爲交通的規則，這個袖珍本子的作者便毫不猶豫的宣佈靠右邊走是錯的。

雖然是直爽，這種窄心眼兒有時候也很可愛，很有用。當我在英國，正是金鎊落價的時候。一個朋友問我道：『大陸上的金融是怎麼回事，爲甚麼漲得這樣快？』當我說出這不是大陸上的金融在漲，而是金鎊在落，那朋友露出一種好像苦痛的驚訝表情道：『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金鎊不能落的，金鎊總是金鎊。』

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裏，英法聯合前線上的情景看來很是慘暗。英國的軍官和兵士也承認，但是他們總是說：『我們要勝利了。我們過去戰無不勝，這一次我們沒有不勝的理由。』無

論那個民族，對國運有這樣的信仰總是一種寶貴的力量，

英國人的性格的第二個顯著的特點便是集團的自尊，由此生出個人的謙遜。自尊他們的過去，他們的傳統和制度，因此英國人不為任何危害世界和平的空虛的複雜所煩惱。講到個人，英國人是極端的謙遜。你問他是否打網球，他必回答：『呵是的，我也打一點兒。』但是他也許他就是台維斯杯的得勝者。

英國人對於專門職業有一種懼心。他們要把他們的職業當做玩票似的。哈廷頓爵士 (Lord Hartington) 在維多利亞時代名人傳裏被斯特來奇 (Lyton Strachey) 描寫得正是英國人心目中所欽慕的一個政治家。他們喜歡他，因為在外表上他恰恰和一個政治家的樣子相反，因為他討厭虛張和誇大的話語，又因為他們相信無論在甚麼時機上，他永遠沒想要顯出明朗、精明，或是感情激動。英國人不喜歡狂噪和虛飾的事，為這同樣的理由，他不喜歡自露風頭，而且對於辯論的效力有一種先天的懼怕。實在，我常聽見說，在國會裏的議員凡是太會說話的，和常常藉助於辭令之力的，便有失去衆望的危險。當張伯倫 (Joe Chamberlain) 作完他的第一次演說時，有一

位老議員到他面前說道：『很好，張伯倫先生，很好。但是我相信國會將喜歡你加以猶豫……有時候……』

說不定這個就是鮑爾溫先生成功的秘訣。他知道稍加猶豫有一種鎮定的效力，能使事情安然渡過，否則，就不得過去。

這訓戒是，在英國一個人應該避免作出太善辭令和太嚴重的演說。當我到英國去參加英國文人祝賀威爾斯 (H. G. Wells) 七十壽辰的盛宴時，我對於這個真理又得着一個證據。他們會請我代表法國作家致辭，我便預備了一段演詞，講的是威爾斯的作品和影響。但是當主席蕭伯納先生站起來時，我才知道我弄了一個可怕的錯誤。蕭伯納先生沒把這事情看得嚴重。整整一刻鐘的工夫，他不斷拿威爾斯取笑，使聽衆哄堂不已。英國人並不是輕視嚴重和知識主義，絕對不是。在今日的文學和科學界裏，英國人是在領袖之列。但在日常生活裏，他們喜歡跟着本能走，而不太喜歡跟着知識走，這也就是他們的幸福與成功的牢不可破的傳統的結果之一。他們說，凡在過去已經是最好的事，為甚麼自尋煩惱再去找新的呢？就按着我們的先賢已經作成的樣子去作，不就滿好麼？包弗爾 (Balfour)

常說作一件已經作過的笨事，強似作一件從未作過的聰明事。

在一九〇一年愛德華七世繼他母親登位的時候，內閣請示沙里司堡（Salisbury）首相，如何草登位辭。他想，惟一的作法就是照維多利亞皇后當初的登位辭重述一遍。閣員們說，此一時，彼一時，情形不同。但是他以為登位辭沒有更改之必要。真的，為甚麼要更改？為甚麼要合邏輯？英國人是不喜歡邏輯的。他們似乎以屈從為樂。英國人十九喜歡我們所謂『無義意』（Nonsense）。沒有一個國度裏，獸子和奇想的人像在英國那樣受人尊重。試看迭更斯對他那些奇想的人的癖好，可以知矣。有一次，我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裏工作的時候，偶然聽見一位半老的女士和一個館員談話。『先生，』她說，『從前我借書，總是簽我的處女名。但是昨天夜裏我夢見了奈爾遜爵士。他要求我做他的妻子，我允許他了。請你告訴我，我應該繼續簽我自己的名字呢，還是應該簽「奈爾遜夫人」呢？』那館員頭也沒抬，便很莊重的答道：『因為那只是一個精神上的結婚，馬丹，你可以照舊簽你的名字。』假使一個法國圖書館員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他一定會打電話給警察廳或是瘋人院。

英國人的幸福和成功的又一結果，便是不存惡意和報復之念。信任似乎是出於天然的。當你踏到英國土地的時候，你就證實了這個話，他們把你的行李交給你，並不要收條，只要你承認那是你的東西。

我已說過，英國人是不存惡意和報復之念的。但是這些特點還是消極的美德。我們可再進一步，說英國人是很慈心的，這種善心在友誼中便進到圓通和周到的地步。自然，這種極端的周到也許是一種冷漠的結果。英國人是怕煩擾的。他喜歡他的故居，他的家庭，他喜歡住在鄉間，可以就地享受游獵，散步。有時隨便打打球。他的妻子也是，喜歡她的家園和花兒。英國人非常愛好自然和禽獸。英國是禽獸得最好待遇的一個國家。

這些便是英國人的幾個特點，也便是幸福的結果。他們其餘的那些特點，是事實造成的。

英國人不喜歡計劃，或預想的決定與判斷。這個全待臨機應變。在一九一四年，緊在歐戰爆發之前，法國政府因有被攻擊之虞，一再的訪問格雷爵士（Sir E. Grey）關於英國的態度。他始終如一的答覆說，不知道；他必須和內閣商議。於是巴黎方

面就主張他和內閣商議，但是格雷爵士又拒絕了，理由是英國內閣不能討論一種假設的事。法國人只討論一些假設。我們相信，討論一件已成事實沒有多少用處。但英國人却對你說，假使你踢足球，就是說假使你是踢足球的好手，你用不着擔心，只要在相當的時候，給他一個『相當的反應』。這是英國人做事的脾氣，政治也包括在內：他們所練的就是些『相當的反應』。

因為這種心理的作用，『球隊精神』在英國是很顯著的，第一便是忠實於領袖。在主義上，一個英國政黨對領袖是忠實的，因為若不忠實，協力就不可能了。因此，在英國沒有多少嫉妬的餘地，他們的教主政治的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人民之如此尊重貴族政治，因為牠給人民効勞也。在另一方面，英國人極其關心他的自由之特權，和他的批評政府的權力。他批評起來，也很激烈，但永遠不會危害到國家的穩固，因為是活動在一個相當的限度之內，這限度是為一種天生的紀律所安排定的。

因為一半是撒克遜族一半是諾爾曼族的影響，英國人變成一個極遵守法律的民族。因此他們在政治上討厭徇私的事，徇私在別處是一個普通的習慣。英國人尊重法律，同時以為禽

獸也能尊重法律。我在倫敦泰晤士報上讀過一封牧師寫的信，說一隻松鼠和兩隻喜鵲作上樹頂的比賽。那松鼠爬上去了，喜鵲却一個樹枝一個樹枝的往上跳。牧師高興的說，竟沒有一隻喜鵲肯取巧用牠的本能飛上去，『那真正是合法的比賽』。

運動是英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在聖莫瑞茲 (St. Moritz) 看見一個英國主教從早到晚的滑冰。他至少有七十歲。他的妻子是一個老太婆，終日坐在那裏，瞧着他。後來，我們都熟識了，我便對她說，我想知道這樣練習是否對她丈夫太吃力了。『我想是吃力的，』那老太婆答道，『但是他這樣作，是想在他死以前成爲一個滑冰明星。』

我還記得，當何爾爵士 (Sir Samuel Hoare) 辭職走出外交部之後，馬上就去加入一個冬季的運動。法國人民看見這種情形，是怎樣的驚奇啊。依我們想，在這樣一個際遇上，多少總必有點遺憾和傷心。當白里安 (Briand) 和喬治 (Lloyd George) 動手打高爾夫球的時候，正是白里安的末日，然而，假使外交大臣不打高爾夫的話，英國輿論便會大驚小怪了。

*

*

*

英國人是信仰宗教的。自然，有些英國人是要做不可知主義者，但是就算在他們的不可知主義中，他們也是信仰宗教的。

甚至英國的知識分子，如赫胥黎（Huxley）和勞倫斯（Lawrence）以為他們自己是解脫了一切宗教的影響，而實際上也是信仰宗教的，因為他們用一種神秘主義以辯護他們的學說，而且尊之為宗教的精義。英國人是一個恭敬的動物，所以他是一個信仰宗教的動物。這是他的力量的元素之一。

剛在歐戰以後，英國起了一種反清教的運動，一般年青公開的橫論一切的事，而以科學做護符。但是一般英國人大半不喜歡這種態度。赫胥黎（Julian Huxley）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也是倫敦動物園的監督（曾說過一個女遊客的故事。她問那看守河馬的人道，這獸是雄性的還是雌性的。『馬丹，』那看守人很嚴厲的答道，『這問題對另一隻河馬應該有點興趣。』這便是清教主義對弗洛得主義（Freudism）的答覆。

還有些精神上的衝突，使英國人不斷的感受困惑。例如，個人的理想主義和國家的現實主義的衝突。在國際大事上，英國人是誠心的願意達到理想主義，慷慨、不自私，而且扶持弱小國

家。但是帝國的意向又往往不是如此的。從南非戰役上，我們就看出來了。在這種時機上，英國人的心是被他們的衝突感覺所分裂了，於是歐洲大陸的民族便不公正的罵英國是假仁假義。這種判斷是淺薄的。假使一個人要真正的了解英國人，一定要同時了解他們的民意和他們政府的政策。

為處理這些衝突起見，英國人曾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策略，第一便是幽默。在宗教和運動方面，英國人是嚴重的，出了這兩個範圍以外，他不喜歡作出嚴重的樣子。他反以幽默出之。

英國人的第二種救濟的藥方，便是在傳統和習俗裏尋求隱匿。所謂衝突，對那慣於一味服從傳統的人是減少痛苦的，這大概是不错的。

第三種策略，就是讓步。英國人是常常準備着讓步的。當全國都希望愛德華八世登英國王位的時候，瓷器製造者收到定購『加冕餐具』上製愛得華八世造像的生意。及至情形變了，他們造出的餐具又是喬治六世和伊里沙白后的雙像。但是同時，瓷器製造者却大登廣告，將前後兩種餐具成套發售，每套加價六辨士。

緘默是英國人自衛的又一種方法。自然，緘默是和弗洛得的原理相對的。然而，有些實例是一個人少說點話，就少受些痛苦。英國人喜歡把好多事情置之不說。

把我們對於英國人的性格的諸種印象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他們是據有大量的記憶、風俗和習慣的遺傳的一種民族，而且深信他們祖先所立下的遺規依然是最好的，實在是惟一的。他們是誠心願意生活在他們的傳統的庇護之中，盡量的長久，盡量的閒適的一種民族。但是假使這種安靜和持久成爲不可能的，他們便立刻適應於變更的描寫情況，而且努力奮鬥。

藉音樂的表象以描寫複雜的英國人的性格，也許較爲容易。我想起萊因金（Reinhold）曲的序樂來。這全樂隊所唱的是這偉大河流的有力的永恆的歌。而時時有一度旋律藉着梵亞令琴爲潤色，從一道低聲裏昇起來，立刻又沈下而淹沒了。這差不多是英國人性格的一幅畫圖：牠的根基是回憶、本能、和傳統的一道河流。有時，他們的智力湧到河面以上，結果却是美麗的和偉大的。但是全樂隊却不收起樂旨。那河流是繼續的載着英國人往前進的。

西風徵文啓事

西風爲實踐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特別定了下面幾個題目，希望讀者不吝踴躍賜稿：

- (一) 瘋人的故事（注重心理病態及原因的描寫）
- (二) 私生子自述（暴露社會的無情與殘酷）
- (三) 我的家庭問題（大小的衝突、幸福及痛苦）
- (四) 我所見之低能兒（遺傳、環境、現狀、處置）
- (五) 我的懺悔

以上各題，可以自定一種方式，根據事實，隨意發揮。每篇字數不得超過三千。文筆不必怎樣美麗，能夠實而不華，娓娓動人已足。此次徵文，定九月底截止收稿。本社於收到合格的稿件時，當擇尤在本刊發表。錄取文字，一律致奉薄酬。不用稿件除附貼足郵費的信封者外，概不退還。來稿請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月刊編輯部』

也許就是因為她的絕對無國防，才是她的最有力的保障呢。

世界最小的國家

勃 仁

自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吞併奧國之後，奧國周圍的各國，都岌岌自危，兢兢然擴充軍備以自衛。在瑞士和奧國交界的利喜騰士坦（Liechtenstein）小王國，雖連一個兵也沒有，却不怕武力的威脅，而用一種懷然不可侵犯的態度，向全世界宣告，決心要維持其領土的完整，和人民的自由。

自從她的東鄰——奧國——淪亡之後，利國國會即召集緊急會議，討論維持國家的獨立和遵守國際條約的義務。議案由全體十五票，一致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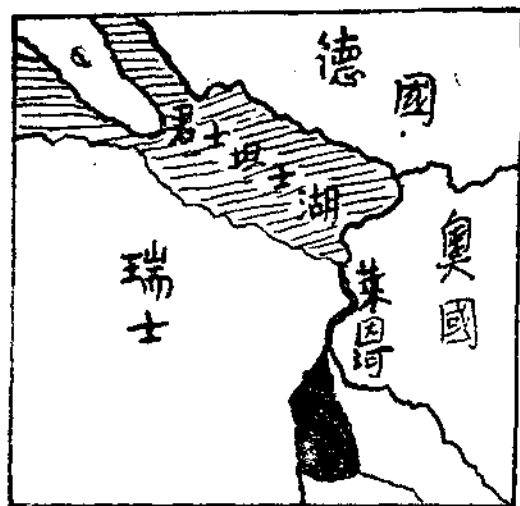
首相胡浦博士，立刻把此項決議案呈報國王富郎西斯一世。旋即將其公布，首都的居民都很興奮。

據海通社三月三十一日電，利國國王富郎西斯

一世，鑒於本人已達八十五歲高齡，不勝政務之繁，欲禪位於其弟亞羅哇親王，乃弟堅辭。現已決定傳位其姪約瑟夫親王。約瑟夫為亞羅哇親王之子，現年三十二歲，青春正富，尙未結婚。

利國雖是一個蕞爾小邦，國內的政治，居然也分自由與愛國聯合兩黨。頃因國際時局嚴重，決意將內閣改組為舉國一致的內閣，以資應變。但是一般觀察家以為：無論如何，利國的獨立，必須依賴瑞士和納粹化的奧國去維持，才能夠存在。自一八六七年以來，利國是歐洲唯一無軍備的國家，因為每年國庫的預算，僅約十萬金鎊，如何能夠加入世界的軍備競爭呢。

利國是坐落在瑞士的東境，君士坦士湖的南首，



塗黑處即利喜騰士坦國

舉權。國會有議員十五名，其中十二名是由選舉產生的，三名是國王指派的。在一八六八年以前，有常備軍九十一名，是年以後，便廢止了。利國向來和奧國是有密切關係的，從郵政和幣制的兩種協定，每年所收奧國解來的款子，最少有四萬『克勞音』（每『克勞音』約值英金五仙令。）

利國是由瓦都士郡和什廷堡領地組成的。這兩

萊茵河的西岸。面積約計六十五方哩；人口一萬零二百十三人。首都名瓦都士，有居民一千七百十五人。國中男子，凡年滿二十四歲的，都有選

個地方，先後換了許多主人，到了一六一三年，才落入何恆忍伯爵之手。但是後來，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的緣故，又先後於一六九九年和一七一三年，將郡邑和領地，售與利喜騰士坦家族。自十二世紀以來，該族在奧國的施德利亞省，就擁有城堡二座。一七一八年後，才將郡邑和領地改為王國。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九年是獨立的。到了一八一五年加入日耳曼聯邦。一八六六年才恢復獨立，以迄今日。

歐戰以後，該邦的對外，是由瑞士代表。瑞士的法律和錢幣，在利國都發生效力。郵電關稅，也由瑞士代為管理。出產品有穀物，葡萄，果類，木材，牲畜等。

這一次的宣言，可認為是一種裝腔作勢，因為她的每年收入，實在無力再去購買槍炮。就是有了敵人只須一小隊的兵，就可以使她屈膝。也許就是因為她的絕對無國防，才是她的最有力的保障呢。



俄國人是勇於認罪的。讀過許多俄國文學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們能坦白地洩露各種生活上的醜惡。

蘇聯反動份子之謎

越 鄰

——譯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號“Parade”——

近二年中，蘇聯發生了六次驚人的政治軍事大反動案。世人都覺得這裏有個奇異的問題：爲什麼這許多反動案中的角色——都是受最高教育的知識份子——在審訊中並不想方法爲自己辯護，却反而招認有危害蘇聯政府的舉動呢？

我們第一個猜測是：那些反動要犯暗中已得政府的默許，假使供認便得早日釋放。這個猜測不能成立，因爲所有供認的罪犯在廿四小時後便被槍決了。有人說：這些被槍決的罪犯上了政府的當。但政

府這種手段只能用一回，何以後來幾次審訊中，嫌疑犯仍舊肯招供呢？

第二個猜測是：也許蘇聯軍事法庭用酷刑或催眠術的方法來審取口供。這個猜測也不能有立足點。在公開審訊的法庭中有各國刑事專家觀審，他們所看見的被審者毫無神經失常的樣子，也沒有受過酷刑的痕跡。施用酷刑只有三種結果：（一）並不能使受刑者屈服，在此情形之下，便無口供可得。（二）使受刑者暫時屈服，但招供者隨後必會翻供。（三）

使受刑者完全屈服，得到了所要的口供。

受過酷刑的犯人，表面上一望可知。這裏我引用

一段赤努芬 (V. Tchernovin) 在 'I Speak for the Silent' 一書中所描寫的俄國罪犯受酷刑的情形。

『你想像可以忍受這種酷刑嗎？在秘密審訊中，他們恫嚇要切去你的臂膀，你不招，他們就切。

『你再想像約有四十餘人的一批男女囚犯，全是疲憊不堪，幾天沒得吃喝，給白蝨所困擾，幾夜沒得睡眠，手足也浮腫了。我們被導至一間大屋，裏面陳設着三四張桌子，每桌有一審訊者。審訊者下了命令叫囚犯跑，我們便得繞屋而跑，經過每一審訊桌時，審訊者用着世上最粗暴的聲氣對我們咆哮地怒斥。接着，我們被導至另一間大屋，更有無數的審訊桌和審訊員……不要命的跑……再被領入無數間同樣情形的屋子，有幾個審訊員已經怒吼得聲嘶力竭，他們只

能握着拳頭，睜出眼珠，拿木棍或手槍威脅我們。

『犯人像着了魔似的跑，跑，直到暈倒在地上。他便給法警猛搖，提着肩頭吊起來，用木棍猛擊他的腿部；假使他還能走，便被逼着再跑，實在不能走了，便再給帶回「蝨房」中幽禁。明天，這樣的慘刑重復降臨到囚犯身上！』但據專家的意見，蘇聯軍事法庭上的反動犯並不像會受酷刑。

再講催眠術吧，催眠學專家以為取得這種詳盡的口供是超乎催眠學的能力之外的。催眠學的門外漢也可以這樣反問：催眠術既然可以在多次審訊中獲取許多體質性質各不相同的囚犯們的口供，那末催眠術在某幾次審訊中，為什麼又失效了呢？如果催眠術是全能的話，史丹林恐要請催眠家去做審判長了。所以酷刑或催眠術的猜測又不能成立了。

第三個猜測是施用化學藥品來使犯人招供。

我們知道確有多種化學藥品，如杏仁鈉鹽『史各樣納明』，可以使腦神經受相當的麻醉，使犯人失去理解力和管束力，而把自己的故事作坦白的陳述。美國霍爾思博士曾就這兩種藥品加以多年的實驗，他曾獲有相當滿意的效果，他認為這兩種藥可以麻醉理解神經，但絕不影響聽覺神經與記憶神經。

在蘇聯的軍事法庭上，這第三個猜測是又不能成立的。因為各反動犯並未顯出有局部神經麻醉的現象，他們並非僅就詢語加以回答，他們常作滔滔不絕的陳述，從這個問題引到旁的問題上去，並且在某幾點上他們對法官予以條理清晰的駁詰。這在理智神經受有麻醉的狀態中是不可能的。

蘇俄監獄中確也有用化學藥品的事，我再引一段一個蘇聯化學家在紐約美國人雜誌上所說的話：『我是一個化學家，所以仔細檢視獄中給我的

吃東西。我吃了湯或肉之後，不覺得有什麼異樣，我的理解力，記憶力都很正常。但在喝茶之後，我覺得體力衰疲，記憶力大減，理解力喪失。以後，我不敢再喝茶。』可見受了化學藥品的作用之後，一個犯人決不會在法庭上滔滔陳詞了。

要解釋這個謎——蘇聯的反動犯為什麼甘願招供——最好把蘇聯的監獄情形，審判方法和俄國人的習性詳細研究一下。

搜捕這些反動分子，差不多全在夜間。待他們在午夜熟睡之後，警探排闥直入，不給他們說甚麼話，只是把他們帶到特設的祕密監獄中。他們各被隔離起來，在黑暗中他只聽見老鼠叫的吱吱聲，隔不多時，老鼠羣在他臉上，身旁穿來穿去。

一夜，二夜或數星期，他們被禁在黑暗的耗子國裏。終於他們被個別送往正式監獄中去，在那裏，他可

以出一口氣，他悶得慌，老早就想開口了。

俄國人說話有特別的脾氣，他們能長期自緘其口，但一開口則若決江河，非挖空肚子不可。他見到了和自己有同命運的囚伴時就講起來了；講得那麼多，他不怕別人聽去他的祕密，因為他止不住自己的口。那個時候，他自己還不知道究竟爲什麼給抓了來。

在每個囚室中有特派的間諜在內。各個間諜把他們從各犯人處所聽來的話綜合起來，很夠了，一件大案決然有相當的眉目了。

在審判長胸有成竹後便開始個別研詢。他把犯人吊上來，在許多個問題中他突然插進一段間諜所報告的話，這樣，那個犯人以為他的同伴早已招供了。

犯人逐一經過研詢，審判當局便覺更有把握。如果果有堅不肯招的人，審判官已有見證可以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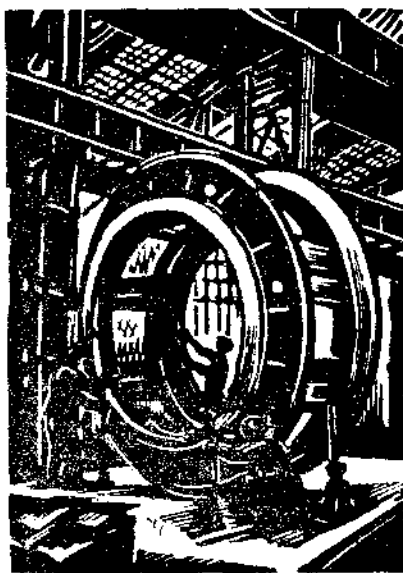
同犯的供詞。這時，犯人對於審判官的問題簡直不知怎樣回答好，因為若要掩飾、否認、辯護，必然會留下漏洞。他除了直截了當的供認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在審判過程中，認祕密個別審訊爲合法的國家對於審訊大陰謀案，他們以爲取得罪犯的供詞並不困難。但必須用公開審訊的國家則對此常感棘手。

在短短的公開審訊中，犯人可以從容撒謊；但在長時間的個別研詢之下，要對法官的有圈套的問題說謊却是難事。還是招了，早些聽宣判，免得日夜憂慮。

俄國人是勇於認罪的。讀過許多俄國文學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們能坦白洩露各種生活上的醜惡。契各夫、杜嘉夫斯基所描寫的都是最真實的俄國生活。

現在你懂了吧，蘇聯的軍事法庭怎樣審取那些反動份子的口供，而這些口供也都是很確實的。



『電的應用，將使戰術發生極大的變化，正如近古發明火藥以後的情形一般……』

電力戰爭

顧啓源

——Armand Piertral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巴黎“Les Annales”——

最近有一本『電力戰爭』的著作問世，作者在

動爆炸的那回事。

序文裏面說：『電的應用，將使戰術發生極大的變化，正如近古發明火藥以後的情形一般……』在這書中，作者研討一種神秘的電光，便是報紙上所時常提起的。據報上說，這電光照在敵人的彈藥上面，能使其自動爆炸。

確是如此嗎？

我們立刻可以說，這種電光還沒有發現呢。作者嘗將許多實驗，加以研究，結果證明：絕對沒有真能自

例如現在有人發明一種『水中浮雷』作保衛海口之用。能遠遠的利用電波或水底電線，使之爆發。其法是在沿海的瞭望台上，裝置一架照相機，鏡頭正對着『浮雷』，使其倒影映射於毛玻璃上，自己的船隻能夠通行無阻；但當敵艦駛行近岸，影子清楚地映在玻璃上的時候，守望者立將電流接通，『浮雷』便爆發了。這樣的爆炸，當然是毫無自動性的。

我們再看英國發明家馬丟士(Grindell-Mat-

thews) 的實驗。(當地報紙曾經哄動一時。)馬士曾把電光照射一架飛機的模型,使其着火下墜;不過他在這小飛機上,預先裝有炸藥。什麼炸藥呢?報紙上沒有說明。可是我們知道,有許多不固定的化合物,一經光線射到上面,便會分解;凡是有些化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氫和氧混合物的性質。此種混合物,須放在黑暗之處,一遇到亮光,便會突然燃燒起來。所以這位英國發明家所用的炸藥,大概就是這類東西吧。

然而有一個方法,真能引起自動的爆炸:乃是軍艦上偶然發生的事故,這才指示了發明家一條成功之路。近四十年以來,燃放大砲時,已不再採用導火藥,而以電流代之。但軍艦上有了短波無線電機以後,證明砲管正和天綫相似,吸收電波,同時在管內發生相當強烈的電感,有時竟能使砲管內的火藥爆炸。這倒確是自動爆炸的濫觴。倘從這方面研究下去,頗有成

功的希望;可是直到如今,種種試驗,尚無滿意的結果。如果電的應用,在這方面還沒有什麼成績,可是在別處,已經得到很有趣的結果了。如陸地魚雷便是:這件武器,髣髴水中的魚雷,有一具用電力發動的穿土機器,能在地面下層穿行五十公尺,該機後面拖有電線,藉此通引電流,如此便能深入敵軍陣地,作為地雷及轟毀敵方地雷之用。此種魚雷也有用無線電控制的,就是德國所發明的那一種。

此外還有一種電光,也很膾炙人口,據說能使發動機內的磁場消失磁性。這倒是很確實的事情,並且地球上有一處地方,此種現象已變成自然的事實。這地方便是西伯利亞的亞堪格士克(Arkhangelsk)公路。一切汽車,行駛到一條路上的某一段中,便不能動彈了。附近的村人,便將牲畜租給乘客,把車輛拖出區域以外。經科學家實地觀察的結果,斷定在那處土

層下面，蘊藏着很大的磁礦。有人就想利用這種現象。一九三四年秋季，在德國曾經試驗過幾次；嗣後無線電發明者馬可尼氏，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當着墨索里尼也作過試驗。但是單靠光線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須有發光的機械，才能使飛機的馬達失却效用。

我記得有一位老太太，證明天主的存在時這樣說：『那些科學家自以為了不得……可是天的晴雨，不是還要天主作主嗎？』她這話現在已站不住了，因為人類已會造雨。即使在最乾燥的空氣中間，還含着大量水蒸氣，能用人工使其凝結成雨。目前造雨有兩種方法：一是化學的方法，是用人造冷氣，凝結水氣。例如用炭氣雪散佈在空氣中。這樣的實驗，曾在德國瓦丹伯（Wurtemberg）地方試行過，空氣中一共撒了二千公斤炭氣雪。還有一種用電的方法，係在蘇俄試驗的，是利用飛機散播蓄有陰電的沙粒，使空氣觸電，

便造成了四十五分鐘的大雨。法國有幾位工程師也發明了一個製雨方法，能在巴黎遭受空襲時，製造幾百噸大雨，把整個巴黎市籠罩在烟霧之中。預料總有一天，必定有人能利用大雨，以阻止敵人的襲擊。

有人還想用電來製造可怕的武器。即就機關槍來說，每分鐘發出的子彈數量愈多，火力愈大，愈是利害。譬如捷克式的 M. 19 型機關槍，每分鐘可六百發，目前要算最精良的了；可是還有人把二架三架乃至五架機關槍連在一起，好像德國雷姆梅達伯石（Reimmetall-Borsig）兵工廠所製造的機關槍，便有五支槍管裝在轟炸機上，每分鐘可以發射三千顆子彈。在最精良的機關槍中，其火藥的力量，非但用以迸射子彈，還有激動連發機械的作用。宛似打字一般，手指非但彈動字鍵，同時還將捲筒推移。有人製造一種很輕快的打字機，其中的機件，都是由電推動，手指

不過在鍵上稍微輕按吧了。根據此項原理，所以有人便想製造一種重機關槍，其中機件，純由電力發動。這種機關槍的長處，是能得到非常準確的射擊，因為普通的機關槍，每當發射子彈的時候，必有振動，如此則目標難免移斜；若用電力機關槍發射子彈，其輕快正和吹髮器中吹出的熱風一樣。

現在有人想把激發子彈的火藥代以離心力。假使諾曼第號 (Normandie) 郵船的機輪上，脫下一片鐵來，飛在空中，其離心速度能每秒鐘達二百八十公尺，但是手槍子彈的速度祇有二百五十公尺。倘若機輪每分鐘旋轉五十萬圈的話，那飛出的鐵片，就可有一千公尺的秒速，所以利用轉輪來發射子彈，僅一舉手之勞，並非難事。

第一座離心力機關槍，是一九一八年美國人巴特 (W. Lombard) 所造的。這有趣的玩具，原則

上每分鐘能射三三〇〇〇發，初速每秒七百公尺。日本人也製造了能每分鐘射出九千發的，實際上已很夠了。一九三七年英國軍隊大演習時，有過這種離心力的機關槍，發射有光的子彈，以便參解者明瞭子彈的彈道，從槍口直到靶子。機槍手也無庸再瞄準發射，祇托住槍身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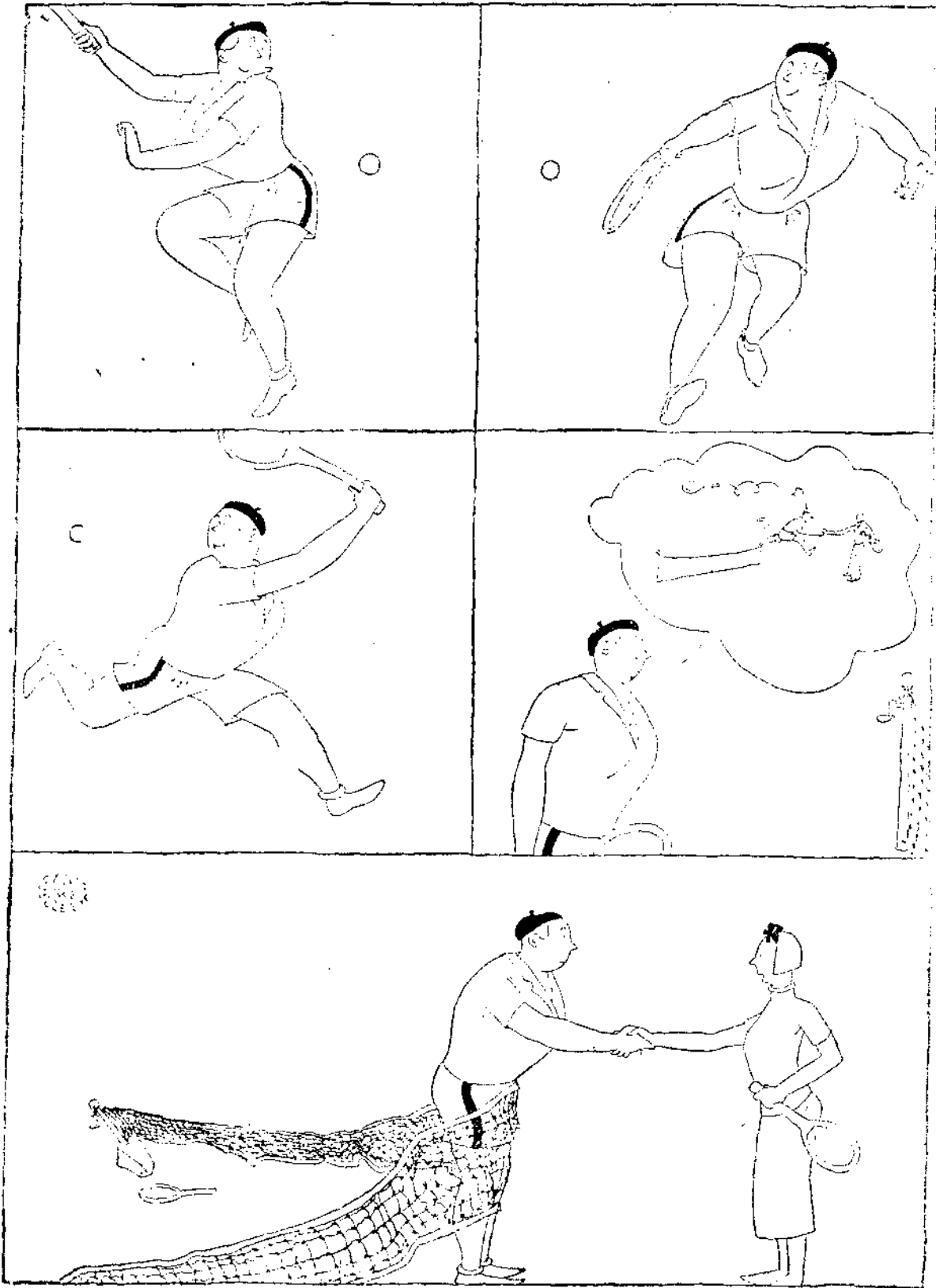
等着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將變本加厲地自相殘殺了！

西風代辦部代辦

商務印書館
及開明書店
全部出版品

當場出醜

轉載生活



★ 爭戰來未與學科 ★

• 羣 葉 •

路透社倫敦電訊——現在有一種極普遍的觀念，就是以為科學的發明，將使未來的戰爭增加許多新的恐怖。可是哈爾登教授 (Professor J. B. S. Haldane) 在他一篇

『科學與未來戰爭』演說中，已將此點加以指斥，他說這些都近於誇張，不可盡信。

哈氏所討論的『惡魔』中，有現在尚未發明的更劇烈的炸藥，現在尚未用過的更易致死的毒氣，無線電力或原子動力的炸彈 (radioactive or atomic bombs) 以及可以屠殺全人類的病菌。

哈氏說，我不相信人類能够發明一種效力更大的新炸藥。至於像威爾士在未來

世界一書中所說的那樣，用人工無線電力的炸藥去炸毀全世界，我不相信在一兩百年內會實現。

談到毒瓦斯，他說，具有揮發性的有毒的化合物，也許尚有數種我們現在尚不知道的，但我不相信更有何物會比芥子瓦斯還要厲害。

關於病菌戰爭，他說，我此刻尚疑惑不決，用病菌攻擊敵

人其效力究竟是否能及得上烈性的炸藥。用飛機去播散肺炎菌是可能的，但是，實際做起來，談何容易。

將來戰爭中用利生物為武器，他却以為頗有可能。他說，在未來的戰爭中，敵人或許要用飛機到此地來，播散害蟲，像吃芋芳的甲蟲之類，但是這不過徒使他自己一部份人耗時費事，反不能去做別的有用的事。

普通一般人總這樣想，以為在未來戰爭中，像倫敦這樣一個都市，是可以『一掃乾淨的』，但是哈氏却不相信這話。

他說，敵人若不惜孤注一擲，用他一大部份的空軍來襲擊倫敦，結果或可殺害五萬人，但是在二一九一八年中，倫敦城內因患流行感冒症死的，也有這麼許多人。

大家將毒瓦斯的效力看得太大，因此推測時總懷着一種謬誤可笑的觀念。譬如十噸毒瓦斯可以使幾方里內的空氣中佈滿毒氣，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但是這些毒瓦斯必須播散得得法才行。一噸彈子可以殺盡英國的軍隊，這話也是對的，但是這些彈子必須都擊得準才行。若說敵人的空軍能够將炸彈都擲到他要擲到的地方，恐怕是不會有的事吧。

哈爾登在回答一個問題時，曾談到轟炸瑪德里的燒夷彈，他說它們刻力之微，實在使他驚異。



戰爭一日不止，這種可怕的下流性愛行為也一日無法禁絕，花柳病也一日無法撲滅。

戰地娼妓

默然

——摘譯自 H. C. Engelbrecht 原著 "Revolt Against War" 一書 (紐約 Dodd, Mead & Co. 書店出版) ——

密勒 (Webb Miller) 在一篇關於意阿戰爭的文章裏寫

道，「二十萬沒有女伴的男子，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意軍當局爲解決這問題起見，便開設了一間妓院，內有娼妓二十六人。依軍中的條規，此間妓院每日限上午由兵士光顧，每次每人納費十「里拉」(意幣名——譯者註)下午由下士光顧，納費二十「里拉」，夜晚由軍官光顧，納費三十「里拉」。

關於這段軍事歷史，唯一可異之點是軍官和士卒同做一

些娼妓的顧客。除此之外，一切情形是和過去任何戰爭中的軍隊一樣的。當西班牙阿爾伐公爵 (Duke of Alva) 於十六世紀帶領大軍打進荷蘭時，隨軍娼妓人數和軍隊人數比較起來，竟達五分之一。當聯軍在一九一八年開進德國時，他們會命令當

地市政當局徵集大批的婦女，以應「餓煞」的軍隊的需要。

軍事上這個奇特的現象，第一次是在十字軍遠征的時候顯露出來的。當那些虔誠的武士爲奪回聖地而征伐異教徒時，他們竟有三萬隨軍娼妓同行，名義上是在軍中做傳令雜務及洗滌工作的。

在法國腓力奧格士達王 (Philip-Augustus) 的軍隊中，娼妓爲數極多，結果法王派了一些人員，專向這些娼妓收稅，其目的半是賺錢，半是要她們向政府登記，以維秩序。

可是在十五十六世紀間，現代軍隊中最可怕的天罰——花柳病——出現了。雖然有人說，歐洲的花柳病是哥倫布的船員由美國帶過去的，可是我們要曉得，在一四九五年，花柳病在

查里八世的軍隊中已經成爲軍事上的重要問題，其勢力已經蔓延全歐了。在『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

的史實中，娼妓的數目已經打破已往的紀錄。瓦倫士丹（Wallenstein）的軍隊中有一萬五千娼妓；瑞典王阿杜夫士（Gustavus Adolphus）禁止軍隊中有娼妓，雖則他許兵士的妻子隨軍作戰。在這次戰爭中，『放蕩的女人』委實太多了，當局只好破天荒指派了一個『娼妓司令』（Commander of the Prostitutes），專門辦理關於戰地娼妓的一切事務。

可是從此以後，一切軍隊中最困難的問題便是如何撲滅花柳病。因患花柳病而不宜於軍役的兵士爲數極多。因此，在一五八〇年，比利時的亞爾培王（Albert the Pious）初次下了一道命令，規定軍中的娼妓必須身體強健，毫無疾病。可是當時的醫學還很幼稚，所以這種水準是無法達到的。

第二步是使軍隊中的女人全數與軍隊脫離關係，另外開設一些妓院，以供兵士的需要。軍事當局對這些娼妓管理頗嚴，按時檢驗她們；光顧妓院的兵士也須按時受身體檢驗。在一七九一年法國大革命的期間，軍事當局下令刑罰患病的娼妓，同

時法國和普魯士的軍隊都按時受身體檢驗。過了不久，娼妓也須受醫生的嚴格管理。

在十九世紀期間，因爲各國盛行強迫軍事服役，軍隊的組織規模日益擴大，花柳病的問題變得越加嚴重。柏林當局在一八四六年企圖把所有的軍用妓院全部封閉，結果花柳病患者反而大爲增加；後來經軍事長官的不斷要求，當局不得已於一八五一年又讓軍用妓院重新恢復起來。法國當局於一八九〇年在阿眠（Amiens）地方施行同樣政策，結果也是一樣失敗，於是領有執照的妓院又於一八九五年開設起來了。

各國對這個問題的處置辦法，頗有不同。有些國家實行所謂法國制度，娼妓不受刑法的懲罰，可是警察局有管理她們的全權。妓院均須領取執照，娼妓亦須向當局註冊，而且每星期或每十日須受醫生檢驗一次。英美的制度剛巧相反。妓院領取執照，妓女註冊或受身體檢驗等辦法均不存在。娼妓的職業算是犯罪行爲，須受法律的懲治，開設妓院也是懸爲禁例的。這種法律上的禁止辦法當然不能掃除娼妓職業。

花柳病既然能够支配軍事當局對於娼妓問題的處置辦

法，那麼這種傳染病在各國軍隊中的流行情形也許值得提一提。下列係歐戰前歐美幾個國家軍隊中花柳病的猖獗情形的統計：

國名	每千人中患花柳病者	每千人中患花柳病者
德國……	二五·五(一八九五年)	一九·八(一九〇五—〇六)
法國……	四一·九(一八九五年)	二八·六(一九〇六年)
奧國……	六一·〇(一八九五年)	五四·二(一九〇七年)
俄國……		六二·七(一九〇六年)
意大利……	八四·九(一八九五年)	八七·七(一九〇六年)
英國……	一七三·八(一八九五年)	六八·四(一九〇七年)
美國……		一六七·八(一九〇七年)

這個統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歐戰期間軍隊中花柳病的情形。在歐戰的開頭幾月間，戰場常常改變，軍隊流動無定，所以娼妓在軍隊中所發生的問題還看得不大清楚。可是當對方軍隊實行陣地戰和消耗戰的時候，戰場的陣線在幾年中無甚變更，於是，娼妓問題便日益嚴重了。

娼妓沒有甚麼機會可以跑到前線去活動，可是軍隊中的

娼妓依然不少，有的藏在荒廢的堡壘裏，有的躲在已經損壞的房屋裏，有的甚至以軍用車或運貨車為臨時住處。

聯軍妓院中的娼妓多數是法國女人；德軍後方妓院中的娼妓大抵是德國女人，法國女人和佛蘭特士女人。開頭這些娼妓多數是以賣淫為職業的，可是她們不能過着長期的賣淫生活。她們的人數並不很多，而兵士却在數百萬以上。在歐戰的初期，根據軍中正確的統計，有些娼妓一天接客四十三人至四十五人，有的甚至一天接客達五十七人之多！這種生活過了幾星期之後，這些女人已經精疲力竭，健康全失，不得不退伍休養，讓其他的娼妓去替代她們了。

在軍中服役的女人有許多是娼妓的候補者。這些女人在軍中的職務大抵是書記，辦事員，女僕，和車夫。在德國軍隊中，這種女人共有十萬餘人，其中有三萬人同時兼做娼妓，她們的主顧大都是軍官。

當戰事繼續下去的時候，其他的女人也捲入了娼妓職業的漩渦。她們的丈夫不是加入軍隊去作戰，便是（在比國最多）被軍隊拉到異地去做工。在那個嚴重的時代，她們覺得很難維

持自己及子女的生活。唯一賺錢的方法是做娼妓。所以有許多已有孩子的女人爲謀生起見，只好出賣肉體給兵士們。她們也出賣她們的女兒，十二歲到十四歲的少女，同時叫她們的十歲兒子到街上去做生意。

關於這種事情，有一個名叫海奈爾（H. O. Henel）的兵士在他的戰地生活回憶錄裏說：有一次，他在波蘭加里西亞（Galicia）某鎮上，碰見一個莊重的孩子。這孩子低聲對他說：『軍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尋找女人。軍官一定要有女人——美麗的女人。我可以替你找到一個，跟着我走——十三歲的少女——一個可愛的少女——我的姊姊！』

這種放蕩的行爲在軍隊中自然造成一種嚴重的現象。據專家的統計，法國軍隊中患花柳病者約有一百六十萬人。奧國軍隊中患花柳病者在一九一六年約有七十萬至八十萬人；有一個軍醫看見這種情形，痛心疾首，提議把這些患花柳病的兵士遺棄在前線的戰壕裏，以警戒其他的軍人。英國海陸軍患花柳病者在歐戰停止時計有三十萬人。其他各國軍隊中患花柳病者也差不多一樣多。在軍事當局的眼中，這些統計是極爲可

怕的，因爲患花柳病的兵士不但減少或甚至失掉作戰能力，而且是傳染疾病的根源。怎麼辦才好呢？

有許多軍醫主張完全禁絕娼妓，使兵士沒有被傳染的危險。可是這個政策頗受反對，因爲軍事當局覺得這種步驟『違反軍隊的傳統』。於是當局變通辦法，讓娼妓繼續活動，不過命令她們按期受檢驗。可是這種辦法沒有甚麼效力，因爲法國醫生對檢驗的工作大都不很認真。有一個美國醫生說：『我在博多（Bordeaux）看見醫生在六十分鐘內檢驗了五十九個娼妓……在瑟堡（Cherbourg）看見醫生在十三分鐘內檢驗了十五個娼妓；在巴黎看見四十個娼妓在五十分鐘內受過檢驗。在博多，醫生用同一個子宮鏡去檢驗全數的娼妓，連把這用具洗滌一下也不會……想到代表法國政府的醫生頒發營業執照給那些病勢沉重的女人，真令人不寒而慄。』

第二步，當局向兵士們宣傳，對他們說：『每個兵士有爲祖國保持身體健康的神聖責任，在戰爭的時候，這種責任尤其不可放鬆。』可是這種辦法也是毫無效力的。老實說，一般人覺得有許多兵士認爲患花柳病是脫離作戰生活的最容易的方法。

後來，當局又實行另一種辦法，就是患花柳病的兵士不准領取薪給，假期取消，甚至被軍事法庭判刑入獄。這倒有點效力，可是因此也有許多患花柳病的兵士諱疾忌醫，不敢報告，到病勢沉重的時候才被發覺。

德國軍事當局却施行一種辦法，按期檢驗各軍事根據地的兵士和女人。兵士常常須受檢驗，可是軍官普通可以免此手續。兵士在離開妓院之後，也須馬上去找軍醫。至於娼妓方面，當局在法比各地也張貼公告，命令十四歲至六十歲的女人受醫生的檢驗。可是因為規模過大，醫生不够分配，所以成績有限。

關於妓院的管理和身體檢驗等制度，德國和法國頗為一致，而英國却完全不同。所以在英國志願軍隊到公娼盛行的法國之後，花柳病的情形是越發嚴重了。這些兵士有錢可花，同時曉得他們頗有在數星期內戰死的可能。他們不願保持處男的童貞而死，於是戰地花柳病院大有人滿之患了。

英國軍事當局後來採用法國的辦法，讓法國人去主持一切，如有人提出反對的議論，則把責任歸諸法國當局。過了不久，國會中果然有人提出抗議，說英國軍事當局在『法國馬賽等

地發出執照，任人開設妓院。』這些抗議一直沒有引起甚麼切實的反響，到兩年後，英人發見回國兵士中患花柳病者極多，深恐花柳病在國內蔓延起來，才組織一個『花柳病預防會。』

然而，在大體上說來，英國軍隊中沒有甚麼檢驗花柳病的辦法。醫生須待患者自動報告，才會知道，而患者非到病勢沉重的時候，是不願把病情公開的。同時，英人對花柳病傳染的危險，很少作有系統的宣傳。當局開設了一些診所，可是不來求治的也不受懲罰。結果，英國軍隊中患花柳病者較他國為多。德國軍隊一千人中只有十五人患花柳病；至於英國軍隊，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一千人中患花柳病者就有三十六人。一九一九年正月增加到四十人，到一九一九年四月，已有七十七人患花柳病了。大戰終止的時候，花柳病的蔓延並沒有終止。兵士們回家了；如果他們的病沒有完全斷根，他們會把病菌傳染給人家。一九一九年由歐洲前線回國的軍隊，都變成散佈花柳病菌的重要中心。

由上面的敘述看來，戰爭一日不止，這種可怕的下流性愛舉動也一日無法禁絕，花柳病也一日無法撲滅。



藝術丐，乞丐學校，乞丐錢，乞丐日報。

歐洲的乞丐

柳絮

——選譯自西文書報多種——

乞丐是社會的廢物，是民族的垃圾。但是無論古今中外，乞丐這種寶貝却是無時無地沒有的。生長在中國的人，從小就看見到許多乞丐，許多人一定要時常想知道一些國外乞丐的生活真相，以及他們的乞乞藝術。筆者向來很喜歡研究一般乞丐的生活動態的，看看多年來所搜集的東西洋各國的乞丐生活的材料和調查所得的珍聞也很不少，茲特先將歐洲之部整理出來，以饗西風讀者，作為研究各國下層生活的參考。

(一) 英吉利

素稱『老大帝國』的英倫對乞丐限制很嚴。但那些街頭流浪兒，總也想得出種種『裝門面的方法』，多少做出些勞

心或是勞力的工作，藉以換取路人的施捨。決不像一般乞丐的依賴成性，伸手向人乞討那樣討厭。他們活動的方式，可以倫敦的乞丐為代表，試為分類如下：

馬路上
的紳士

英國的乞丐花樣百出，化裝的本領着實不壞。我們在倫敦街頭，可以看到許多藝術家的，大學教授式的，武士氣的，教徒化的，以及許多奇形怪狀的乞丐。他們儘管賣弄氣力，雖然沒有取得代價，也不會口出惡言。簡直都保存着英國人的紳士氣概。此輩總以年紀大的男女佔多數。男丐頭上多戴方帽，身穿大袖的長袍，手翻一本厚厚的書。嘴裏好像不斷地在讀些什麼似的。簡直在冒充大學教授呢。女

的多穿教徒的長衣，手裏捧本聖經，喃喃地在誦經。目的都在引起路人的注意，給與施捨。

街頭的

音樂班

在街頭，可以看到一種乞丐，嘴裏含着口琴，手裏拿着木棍，好像音樂班中的導師似的，向着上下東西地劃來劃去，左邊是個手風琴家在拼命的拉，身體死勁地搖擺。右面是一個喇叭師，背後是一個洋琴師，就這樣大吹大插地合奏着，藉以博取路人的施捨。

傍晚的

歌唱隊

此輩大都一男一女，或是男女數人。奏着不中聽的梵啞鈴，男女隊員都拉緊喉嚨高唱着。此輩時常在夕陽西下時到住宅區去叫唱，使公寓的寓公寓婆厭其喧吵，趕緊給資遣散。他們乞錢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賣火柴

的老丐

還有一種年老無賴的男女乞丐，他們別無技能，只好以售賣火柴，作為乞討的標記。他們手中捧着小木盤，排列幾十盒火柴，一聲不響地呆呆地立着，讓過路人發些仁心，給他們一兩個便士。

擦靴者

和畫師

還有一種擦靴人，他們在路旁到處放着攤頭，競爭着替路人擦靴博取微利。此輩以跛

子為多，因為他們做不來什麼笨重工作。還有一種街頭畫師，他們用各種顏色粉筆在鋪道上畫了圖畫後，靜悄悄地坐在一旁，等候着有路人駐足觀看時，乘便給付幾個『欣賞』的代價而已。

(二) 西班牙

偉大的

乞丐校

西班牙現在已經變成淒慘的戰場了。在從前，西班牙乞丐之多是舉世聞名的。在西班牙的大西洋濱，和比斯奇灣的沿岸各地，有着不少秘密開設的乞丐學校。一九三三年政府會破獲一個大規模的乞丐學校，校長是擁有六個大農牧場的大地主。學生在五百人左右。而歷屆的畢業生已達八百人左右。該校的制度是半工半讀的。一半的時間替校長工作，一半的時間由教授授以課程。如化粧學，心理學，經濟學，諂媚學，音樂及樂器實習等。非用功兩三年是不够資格的。據說那大地主所以作此勾當，目的並不在牟利，不過只想藉此吸收不付工資僅供膳宿的工人而已。

滿街的

乞丐羣

在西班牙的街道上，隨處都可以看到乞丐。在到禮拜堂的路上，成列的乞丐站滿着，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羞恥，旅行者往往給他們包圍着。當旅客付錢

給汽車夫時，從四方伸出來乞丐的手都想染指，他們喊着說：『老爺，施捨一點吧！』這樣的麻煩了一陣。

(三) 意大利

法西斯的乞丐

法西斯蒂治下的意大利，那裏的乞丐也和外面聚集着，手裏拿着一個罐頭殼，嘴裏大聲的呼喊着。隨處都可以看見他們，比西班牙的乞丐更髒。墨索里尼對於這種不名譽的乞丐雖想竭力撲滅，但效果總是有限。事實上，意大利已把乞食當作做買賣一樣，父子相傳的遺留着的丐羣真是不少。

(四) 德與奧

國社黨的乞丐

德奧本來是兩個國度，現在奧國已併於德國了。筆者故為編入一欄之內。在國社黨治下的德國，對乞丐是很努力在撲滅着，曾替失業者設置了收容所，因而乞丐比較的一天天少了。可是因為德國生活程度很高，乞丐的存在是無可避免的。而每個乞丐起碼都有一件衣服好穿，那怕是一件污穢的衣服。有一個乞食者曾在一星期中得到九雙鞋子。因為路人看見他的鞋子太破，都情願佈施他呢。

維也納的乞丐羣

維也納人口有一百八十萬，但乞丐竟達三萬之多，這比例數目可說是世界最高的記錄。警察對這多乞丐，簡直不聞不問。而且此輩都滿立街頭，阻礙交通，尤其足使外方旅客，發生惡感。後來警局才開始限制，在一九三〇年遭受違法逮捕的，共有五百餘人，一九三一年竟增加到三千人。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六千人。外國人到維也納遊玩的，在咖啡館中每三分鐘內，便有兜售貨物的乞丐向他們纏擾不休。至於沿街求乞的人，每三人為一組，兩邊走道上各站着一個，又有一個乞丐站在街中，簡直是採用網羅式的戰術，使路人不得漏網。乞丐又往往僱用孩童，從事於乞業，這些受僱的孩童，在乞丐聯合會統制之下，讓他們單獨外出，並無成人作伴。等到夜晚童丐回來，僱主必定盡搜其所有而去。只略給薄資讓他們回家去。這和中國乞丐的壓迫童丐，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

名貴的乞丐報

歐戰以前，維也納近郊有一家酒店設立一個『乞丐俱樂部』，成立時只有會員三十多人，到一九一四年，會員突增到一千七百多人。他們每日發行一種『乞丐日報』，是用打字機繕寫出來而油印的。裏面完全

刊載乞丐的福利消息，乞丐的趣味讀物，乞丐的生活狀況，以及乞丐羣中的徵求和出讓的廣告。每份報的價格約半便士，銷數達四千份以上。當時不但乞丐愛讀，紳士階級也不少因好奇而定閱的。後來因為種種關係改為鉛印的季刊。這個俱樂部的確帶過不少有利社會的事業，可惜在歐戰中自行解散了。當時有一位匈牙利的貴族，把『乞丐日報』自創刊至停刊號全部搜集起來，一九二〇年在巴黎以八千法郎拍賣售出，其名貴可知。

(五) 匈牙利

乞丐錢的效用

匈牙利政府爲了要處置乞丐，在前年曾命造幣廠鑄造三千萬的『乞丐錢』，賣給全國的烟紙店，藉以解決乞丐問題。據說乞丐得到這種特製錢之後，雖然可以換取食宿，可是同時還須工作才可得到食宿的代價。這種『乞丐錢』分爲四種，爲『一非勒』、『兩非勒』、『五非勒』、『十非勒』。每『一非勒』值十分之一辨士。

(六) 法蘭西

巴黎的藝術丐

巴黎是世界藝術的名都，因此本地的乞丐，也都帶點藝術的氣息。在街頭，時常可以聽

到一種笛子的吹奏，夾着大銅鼓，亞令的聲音。這是街頭藝術丐羣的賣唱。他們的服飾，有的和普通乞丐一樣，一條結實的絲絨褲子，開放了門戶，使腳趾能够呼吸新鮮空氣的皮鞋，雖然有的比較穿得整齊些。警察對於乞丐是要干涉的。因此他們不能時常倚立在街頭，只好流動地且走且唱。時常在住宅區的中庭合唱着。樓窗上的住戶便撒下錢來。巴黎人頗爲這種音樂所陶醉，而且都願盡佈施的義務。

大道畫

師素描

還有一種長於作畫的藝術乞丐，他們以馬路爲畫紙，又有『大道畫師』之稱。可是警察是不容許這種偉大作品的產生的。認爲有礙觀瞻時，便加以干涉驅逐。夏天，是他們最安樂的黃金時代，賣唱賣畫，到處可博些薄利，到了嚴冬，他們便變成了最可憐的漂泊者，時常凍死在色思河上。

(七) 蘇俄

白俄淪

落國外

俄羅斯自共產黨執政以來，國內失業問題日漸減輕，乞丐自然也日漸減少。而且現在已在政府取締之列了。可是同時却使歐洲各名都平添了不少

乞丐。原來因為赤俄得勢之後，數百萬的白俄都逃亡到國外去，此輩多半淪為乞丐。這可說是蘇俄之幸，可是同時也替斯拉夫民族丟盡了臉孔呢。

童丐充

可是成人之乞丐雖然減少，而童丐却無形

塞街頭

中增加了不少。原來蘇俄自施行性的解放

律以來，結婚離婚都可以不算一回事。因為成人們對於他們偶然所生出來的孩童，都不把他們教養之責放在心上。以致此輩童丐流散街頭，無衣無食，情形十分可憐。已成為蘇俄社會上最嚴重的問題。莫斯科的警察曾在三星期之中，捕得童丐一千二百餘人，其中的一部份，已探悉其父母的住址，警局立即對其父母加以警告。此類受警局斥責的案件，一年中已達一萬三百多起。親子間感情的淡薄疏遠，致造成這種嚴重的童丐問題，可說是蘇俄獨有的怪現象。

(八) 捷克

叫化子的學校

捷克是歐洲新興的國家，在該國東南境的摩拉維亞 (Moravia) 地方，被警察發現

一個叫化子的學校，該校有各種規定的課程，如教授丐徒如何

化裝成爲叫化子的模樣，如何冒充殘廢的人，如何說話可以打動路人的心腸等，樣樣都有充份的傳授。該校起初僅有男生十四人，教師二人。各乞徒將每日求乞所得的半數充作學費。至今已有一百五十餘人。因此該校聲譽四播，遠近聞名。四方各國有志於叫化事業者都不遠千里而來。可惜已經給該國政府給予一個不幽默的查封了。

名人雋語

楊惠譯

老年人『相信』每一件事；中年人『懷疑』每一件事；青年人『曉得』每一件事。——Oscar Wilde

啊，如果你祇知道和平，那是一個深可贊許的悲哀。

——Mme. Guion

失敗並不爲罪，志向的低下才是罪。——J. R. Lowell

災難是往真理的第一條路。——Byron

黃金時代正在我們面前，並不在將來。——St. Simon

工作並不一定帶來快樂，但是快樂總是跟了工作而

來。——Disraeli

我痛恨不愉快的微笑；我愛大笑。——William Blake



『瑪利紫安納』一種製成捲烟式樣的麻醉藥，其毒猶如蛇蝎。

殺人不見血的毒物

郭聲宏

——H. F. Anslinger 原著·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號

“The American Magazine”——

不久以前，芝加哥有個少女從窗口跌到行人道

其效力所致。

上，跌得粉身碎骨而死。人們都說這是自殺，但實際上

『瑪利紫安納』香烟是『尼哥丁』中間一種

是謀殺兇手是『尼哥丁』在美國叫做『瑪利紫安

很神祕的質素。當一個人吃起來時，他自己不知將成

納』(Marijuana)，歷史上稱之為『喝血』(hashish)

哲學家，縱飲者，瘋狂的無知者，或是暗殺者。

是一種製成捲烟式樣的麻醉藥，於美國是新近發現

上面說的少女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她偶然聽

的，其毒猶如蛇蝎。

青年人最易犯的謀殺，自殺，搶劫，瘋狂的案子，有

能給予吸者一種意想不到的反應，而事後又毫無害

許多是由此物所造成的。這種麻醉香烟於許多團體

處。於是在一個夜間吃烟會裏，她和她幾個朋友實地

中幾乎流行無阻，這禍根大部份是由於當局者輕視

試吃了。

試吃的結果是很奇怪的：有幾個捧腹大笑，有幾個音樂才能平庸的人都變成音樂家，鋼琴彈個不停。還有幾個把平日不易解決的大問題一旦解決到頭頭是道。這少女則縱情歡樂，通宵跳舞，全不感到疲倦。

隨後她又參加了好幾次其他的吃烟會。一天，這少女正因功課落後，心中悶悶不樂時，這類的集會又舉行了。正在吞雲吐霧時，剛才想不出的問題迎刃而解了。她絕不遲疑地走到窗口，向外縱身一躍，便跌死了。這樣瘋瘋狂狂的『瑪利紫安納』香烟就解決了一個人的困難，牠絕不警告人們：這效力對於人類腦筋究竟有何害處。

去年保鐵摩亞(Baltimore)地方有個吃『瑪利紫安納』香烟的青年，因侵犯一個十歲少女而被絞殺。芝加哥有兩個患同樣嗜好的青年暗殺一個警察。佛樂尼台(Florida)地方的警察發現一個青年

正在他自己家裏實行大屠殺。他用斧頭斫死他的父親，母親，兩個兄弟，一個姊妹。他完全不知道他已闖下滔天大禍。他平日是個神智清醒，簡直是很鎮靜的青年，自從吃了『瑪利紫安納』香烟後，便發了狂。在最近謀殺或下流犯罪的案中，至少有二十幾件是因吃『瑪利紫安納』香烟所造成的。

沃海沃(Ohio)有七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因為吃了『瑪利紫安納』香烟，連續三十八次攔劫路人。其中有一個說，他們吃的香烟是向學校門首的小販買來的，他又說到好些婦女預備簡陋的房間，在那裏有不少青年男女在吃這種香烟啦。

這青年記不起他所犯的罪，他只說：『當你吃得神魂顛倒時，要想不向邪路走是很難的。一經橫下心腸，什麼事我都不知道。有時於下手後足尙未離房門一步，我已明白自己在鬧亂子了。』

我們對於這種殘害青年的『瑪利紫安納』香烟，真覺得非常痛心。這種香烟對於智識淺薄的青年，是種劇烈刺戟劑。現在此類事件已經發生不少。有個

阿鐵蘭泰(Atlanta)地方的孩子，從他父親保險箱裏偷出現金珠寶一共值數千元。他正當中學學齡，行爲一向認爲誠實可靠，可是他的父親漸漸覺得他的兒子變了常態，一連幾次態度輕浮，縱情大笑，談話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後來竟偷起金錢珠寶來。他的父親到了此時才竭力探究原委，結果給他探出一個賣『瑪利紫安納』香烟的小販，常在學校附近做生意。

洛杉磯(Los Angeles)有個十七歲的青年殺死一個警察，死者還是這青年的老友啦。又有一個十五歲少女曾逃出家庭，後來在尼士依特城(Detroit)某烟窟裏和其他五個青年一起被警察救出。芝加哥有一個女人於她女兒吃『瑪利紫安納』香烟致死

後，對警吏說，至少還有五十個她女兒的朋友也吃過這烟。美國許多城市關於同樣情形的報告正源源而來。在紐奧蘭(New Orleans)四百三十七個不同年齡的犯人中，一百二十五人是吃過『瑪利紫安納』香烟的，三十七個謀殺犯中有十七人吸這香烟。

古代希臘人都知道『瑪利紫安納』這種東西。大詩人荷馬曾寫道：人們吃了這香烟會忘却自己的家庭並變成豬羶。一〇九〇年波斯有種軍事宗教暗殺團，專幹殺人不眨眼的把戲，團員都使用『喝血』。這在阿刺伯叫做『喝血精』(Bashbasbin)，這一種麻醉藥吃了會使摩洛斯和馬來人熱血奔騰，勇於廝殺。

『瑪利紫安納』香烟雖於古代已有，其猖獗的情形在美國却是近來才有的。這種烟是由墨西哥進口的，在美國蔓延之速着實驚人。一九三一年，美國尼

哥丁局關於『瑪利紫安納』香烟的文件還是很少，而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數量突增，到了今日，關於這香烟的文件已積案盈箱，據這些文件的報告，一般高級學校學生都做了那些削子手小販的犧牲品！

最先吃『瑪利紫安納』香烟的是一般南方音樂師，隨着他們的熱情和音樂之潮，這麻醉藥的香烟也到北方去了。因為這種音樂需要傑出技能，須精於臨奏竄改曲子，在墨西哥邊境和南海口一帶，城市的人都知道這香烟對於音樂感覺性有極希奇的增強效力。吃這香烟的音樂師覺得他的音樂拍子來得很慢，因此他能夠從容不迫的竄改插曲，事實上他是用極高的速度在彈奏的。

一般青年都以爲這香烟吃了會使人辦任何平常做不到的事，這簡直是想入非非。一個少女會和毫

不相識的孩子私奔，她還極相信這種行爲完全合理，不會引起不幸的結果。叫吃醉這香烟的人在地上爬行學狗吠，他也會欣然從命，毫不想到這種行爲是荒謬絕倫的。不管怎樣瘋狂的事，在他們看來都是無所不可的。

據各方面的報告，截至目前爲止，『瑪利紫安納』香烟的販賣權還未完全落於匪黨之手，爲的來源過多，這一般老傢伙要想操縱來路實在很難，我們希望在他們目的達到之前，這種恐怖早已掃除淨盡了。

『瑪利紫安納』野生於美國西部，種子碩大耐寒，屬印度大麻藥科，葉類鋸齒劍形，結成巧小紫纒的花，不管田地，花園，空地，都種得活。一九三六年單以紐約一州，已除去二百噸正在生長的種子。魯易士安納州(Louisiana)附近除掉五十萬株，其他各州也都在竭力撲滅。

浮生六記 卷四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FOUR:

THE JOYS OF TRAVEL

There was a village, called the Benevolence Village, thirty *li* from the city, where they had a festival of flowers and fruit-trees every twelve years, during which a flower show was held.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there at the time and gladly undertook the journey to the place. There being no sedan-chairs or horses for hire, I taught the people to make some bamboos into carrying poles, and tie a chair on them, which served as a makeshift. There was only another colleague going along with me, one Hsü Ch'eh't'ing, and all the people who saw us carried on the conveyance were greatly amused. When we reached the place, we saw there was a temple, but did not know what god they worshipped. There was a wide open space in front of the temple where they had erected a provisional theatrical stage, with painted beams and square pillars, which looked very imposing at a distance, but at close range were found to consist of painted paper wrapped around the poles and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四

——浪游記快——

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會，十二年一舉，每舉各出盆花爲賽。余在績溪適逢其會，欣然欲往，苦無轎馬，乃教以斷竹爲扛，縛椅爲轎，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見者無不訝笑。至其地，有廟，不知供何神。廟前曠處高搭戲臺，畫梁方柱，極其巍煥，近視則紙紮彩畫，抹以油漆者。鑼

varnished over with paint. Suddenly gongs were struck and there were four men carrying a pair of candles as big as broken pillars, and eight persons carrying a pig the size of a young calf. This pig, it was pointed out to me, had been raised and kept by the village in common for twelve years expressly for this occasion to be used as an offering to the god. Ch'eh't'ing laughed and said, "This pig's life is long, isn't it? but the god's teeth are also sharp, aren't they? I don't think I could enjoy such a huge pig, if I were a god." "However, it shows the religious devotion of the villagers," said I.

We entered the temple and saw the court and corridors were filled up with potted flowers and trees. These had not been artificially trained, but were chosen for their rugged and strange lines in their natural state, being mostly pine-trees from the Yellow Mountains, I believe. Then the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began and the place was crowded full with people and we went away to avoid the noise and commotion. In less than two years, however, I left the place owing to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ith my colleagues, and returned home.

During my stay at Chich'i, I saw how unspeakably dirty politics was and how low men could stoop in official life, which made me decide to change my profession from scholar to business man. I had a paternal uncle by marriage by the name of Yüan Wanchiu, who was a wine brewer by profession, living at the Fairy Pond of P'anch'i. I then went into this business with Shih Hsinching as partner. Yüan's wines were

聲忽至，四人擡對燭大如斷柱，八人擡一豬大若牯牛，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策廷笑曰，『豬固壽長，神亦齒利；我若爲神，烏能享此。』余曰，『亦足見其愚誠也。』

入廟，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並不剪枝拗節，盡以蒼老古怪爲佳，大半皆黃山松。既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湧而至，余與策廷遂避去。未兩載，余與同事不合，拂衣歸里。

余自績溪之遊，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因易儒爲賈。余有姑丈袁萬九，在盤谿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余與施心畊附資合夥。袁酒

sold chiefly overseas, and after a year there came the rebellion of Lin Shuangwen in Formosa, traffic on the sea was interrupted, and we lost money. I was then compelled to return to my profession as a salaried man, in which capacity I stayed four years in Kiangpei [northern Kiangsu], during which period I did not enjoy any travel worth recording.

Afterwards we were staying at the Hsiaoshuanglou, living like fairies on earth. The husband of my female cousin, Hsü Hsiufeng, then happened to return from Eastern Kwangtung. Seeing that I was out of a job, he said to me, "I don't see how you can get along forever living by your pen and making your breakfast out of morning dew. Why don't you come along with me to Lingnan? I am sure you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there." Yün also approved and said to me, "I think you should go while our parents are still strong and you are still in your prime. It is better to make some money once for all than to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like this."

I then got together some capital with the help of my friends for this venture, and Yün also personally attended to the purchase of embroidered goods, Soochow wine and wine-treated crabs, things that were not produced in Kwangtung. With the permission of my parents, I started on the tenth of October with Hsiufeng, going by way of Tungpa and coming upon the Yangtze at Wuhu. This being my first trip up the Yangtze, it gave me quite a thrill. Every night when the boat lay at anchor, I would

本海販。不一載，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海道阻隔，貨積本折。不得已，仍爲『馮婦』。館江北四年，一無快遊可記。

迨居蕭爽樓，正作烟火神仙。有表妹倩徐秀峯自粵東歸，見余閒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爨，筆耕而炊，終非久計。盍偕我作嶺南遊？當不僅獲蠅頭利也。』芸亦勸余曰，『乘此老親尙健，子尙壯年，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權，不如一勞而永逸。』

余乃商諸交遊者，集資作本。芸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稟知堂上，于小春十日，借秀峯由東壩出蕪湖口。長江初歷，大暢襟懷。每晚，舟

have a little drink on the bow of the boat. Once I saw a fisherman carrying a little net hardly three feet wide; the meshes were about four inches wide and its four corners were tied with strips of iron, which were apparently used as sinkers. "Although Mencius told us that a fishing net should not be too fine," I said, chuckling, "I don't see how they are going to catch any fish with such big meshes and a tiny net." Hsiufeng explained that this kind was made specially for catching *pien* fish. I noticed the net was tied to a long rope and let down into the water every now and then, as if trying to see if there was any fish around. After a while, the fisherman gave a sudden pull and there was a big *pien* fish right enough caught in it. "It is true that one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I remarked with a sigh.

One day I saw a solitary hilly island rising abruptl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and learned from Hsiufeng that this was the famous "Little Orphan." There were temples and towers hidden among the frost-covered wood, but unfortunately we were prevented from visiting the place, as our boat was passing by very fast with the wind. When arriving at the famous Tower of Prince T'en, I realized that the geographical reference to this Tower contained in the sketch by Wang Tzū-an was entirely erroneous, just as the location of Chunching Tower of Soochow was changed to the Main Wharf of Hsümen Gate.

We then embarked at the Tower on a "sampan" with upturned bow and stern, and

泊後，必小酌船頭。見捕魚者罾幕不滿三尺，孔大約有四寸，鐵箍四角似取易沈。余笑曰，『聖人之教，雖曰「罾不用數」，而如此之大孔小罾，焉能有獲？』秀峯曰，『此專爲網鰓魚設也。』見其繫以長綆，忽起忽落，似探魚之有無。未幾，急挽出水，已有鰓魚枷罾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己之見，未可測其奧妙！』

一日，見江心中一峯突起，四無依倚。秀峯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閣參差，乘風徑過，惜未一遊。至滕王閣，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于胥門之大馬頭，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

卽于閣下換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贛

sailed up past Kungkuan as far as Nanan, where we left the boat. The day of my arrival there happened to be my thirtieth birthday and Hsiufeng prepared a dinner of noodles in my honour. Next day we passed the Tayü Pass. On the top of the Pass there was a pavilion with a signboard reading: "I look up and the sun seems near," referring to the height of the place. The peak here was split in twain by a perpendicular cleavage in the cliffs which rose up like walls, leaving a path in the centre like a stone alleyway.⁷ There were two stone inscription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ass, one bearing the words, "Retreat heroically before a rushing torrent" and the other containing the wise counsel: "Be satisfied with your luck this time." There was a temple on top in honour of a certain General Mei, I do not know of what dynasty.⁸ I do not know what people mean by speaking of "plum flowers on the Pass," because I did not see a single plum-tree there; perhaps it was called the "*Mei* (plum) Peak" after General Mei. December was there and the pots of plum flowers which I had brought along as gifts to friends had already blossomed and the flowers had fallen off and the leaves turned yellow.

Coming ou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ss. I saw an entirely different type of scenery. On the left, there was a hill with beautiful rocks, whose name I have forgotten, and I was informed by my sedan-chair bearers that there was a "Fairy's Bed" on it, which I had to forego the pleasure of visiting, as I was in a hurry to proceed on my way. (*To be Continued*)

⁷ This is the pass on the frontier between Kwangsi and Kwangtung.

⁸ This was General Mei Chüan who w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colonizers of Kwangtu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關至南安登陸，值余三十誕辰，秀峯備麵爲壽。越日過大庾嶺，山巔一亭，匾曰『舉頭日近』，言其高也。山頭分爲二。兩邊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兩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頂有梅將軍祠，未考爲何朝人。所謂嶺上梅花，並無一樹，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余所帶送禮盆梅，至此將交臘月，已花落而葉黃矣。

過嶺出口，山川風物，便覺頓殊。嶺西一山石竅玲瓏，已忘其名，與夫曰，『中有仙人牀榻，』忽忽竟過，以未得遊爲悵。（待續）

丈夫的重負

轉載笨拙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壯志凌霄

黃嘉音

Heaven High—Hell Deep

——Norman Archibald 原著。一九三五年紐約 Albert & Charles Boni, Inc. 出版。——

著者是在歐戰的時候投入協約國空軍的一位美國青年，在法國受訓練後，出沒前線多次，結果被德軍所俘，在德國各俘虜集中住了兩個月。此書所描寫的就是他個人冒險的經歷。尼珂拉斯 (Beverly Nicholas) 在介紹這一本書的時候說：『多數的和平主義者，也許會恨這一本書。可是我却要以澈底的和平主義者的資格來向這一本書致敬，因為這一本誠懇的書，是一個常態的人對戰爭的反應的紀錄。所有為和平而奮鬥的人，都應該讀這一本書。這本書可以叫他們曉得他們的工作之艱巨。』本書也是近年來美國銷行最廣的一本。——嘉音註。

*

*

*

上前線去

『亞奇！趕快！』我回奧利(O'ly)的飛行場，蓋捲成一團了。
時，普酒迎接着我說：『把你的東西理好！我們要』『真的嗎？』我問道。
上前線去了！』他已經把衣服塞進行囊中，把鋪『確實的趕快，我來幫你忙。』

因為謠言太盛，我趕到司令部去一看，佈告板上的方頭黑字寫着：『普潛與亞奇莫特——立即向第一驅逐機隊報到。』

是真的！我快活得心花怒放，跑回去開始整理行裝。我因為太興奮了，反而弄得手忙腳亂起來。普潛深恐延誤時間，便把我多下來的東西裝進他的行囊中去。在十五分鐘中，我們就離開奧利了。

那天下午，我們在巴黎一家旅館中，細讀我們所接的命令。『想想看！第一驅逐機隊。』那隊裏有些歐戰中的空軍健將，我們真是快活得非言語所能形容。

在巴黎，沒有一樣東西叫我們發生興趣，也沒有一樣東西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坐在房間裏談着，談着，談着。我們談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我們和另外兩位——伍達特和魯克——搭火車到古朗美埃（Coulommiers）去。我們四個人坐在一起。四個人穿着相同的制服，有着相同的目標與相同的思想……第一驅逐機隊……驅逐機飛行員……前線！

約莫下午四時半，我們抵達古朗美埃，是一個平靜的鄉村。有一輛大汽車來接我們。二十分鐘後，我們到司令部報到。

沒說上幾句話，我們很快地就被派定到分隊去了。普潛和魯克是第二十七分隊；伍達特和我在第九十五分隊。兩分隊的距離，也不過是一箭之遙，可是我却滿心希望普潛和我會被派在同一分隊裏。我們在飛行訓練的時候，是一直在一起的，這叫我們從偶然的相識，變成難得而神聖的友誼了。這種友誼，祇有戰爭時的人類才會有的。

普潛看着我，握住我的手，勉強地笑了一笑。

『亞奇現點顏色給德國鬼子看……你會的。』接着，他拍了拍我的背說：『祝你好運氣——』

『祝你好運氣，普潛，』我勉強說了出來。『不久會。』

見分
隊長

伍達特和我走到第九十五分隊的膳堂裏去，見了我們的分隊長彼得遜，他介紹我們與其他的飛行員相識。在晚餐的時候，那種輕快的談話，叫我們覺得奇怪。沒有一句談到飛行或戰爭的。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在吃早餐的時候，那法國女廚子告訴我們說，其餘的人已經到飛行場上去了。我們趕快穿過一條曲折的小徑，向不到半英里外的第九十五分隊機庫走去。

這是和暖明媚的一天。五架美麗的小斯貝特機，排成一行，發動機嗡嗡不已。有幾個飛行員爲免得制服被油穢弄髒起見，都穿了薄棉布的套衣，還有另外幾個祇戴頭盔，遮眼鏡和手套。他們準備要起飛了。

有一位飛行員說：『發動機不大好。請你起飛的時候飛得慢一點，好嗎，叫我免得落後脫陣，同時讓飛機馴熟起來。』

領隊的生氣了，回答道：『假使有什麼不對，別來好了。』

第九十五分隊是不許有所藉口的。假如飛行員覺得他的飛機不大好，他就不該飛行。假如他有甚麼原因不想去飛行，那也可以不必飛。這是最後一句話。不必有解釋也不希望有解釋。事實上整個空軍從頭到底都是志願的。

領隊的發了一個號令，五架斯貝特機一架跟一架美妙地飛上空中去了。飛去做一天的工作。飛到前線去。我滿心期望跟他們在一起！

沒有人特別注意伍達特和我。我們走到工程處的帳幕去，遇見了彼得遜隊長和盧沙爾。我們行了軍禮。彼得遜隊長連忙告訴我們說，這兒軍官是不行禮的。可是他是立過好幾次功勳

的飛將軍，我們都敬愛他，所以我們總是向他行禮。

盧沙爾和羅斯福是和我们同時在伊蘇頓 (Issoudun) 受訓練的，一同被派到第九十五分隊裏。

我們問道：『羅斯福在那兒呢？』

『從七月十四日起，他就失蹤了。』盧沙爾沉靜地說。

『羅斯福已經去了嗎？這麼快！還記得他接到命令的時候，他呆呆地站着，興奮與快活得了不得，這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人家本來要留他在伊蘇頓做教練，可是他堅持要上前線去。唔，他總算到這裏來了……可是，多快啊——他死得多快啊。』

補充！當我們被派到這裏來補充的時候，我們還快活得要命！補充——是的，我們穿上死人所穿的皮靴了。

工程處帳幕裏的佈告板上，貼着許多有趣味的告示。有一張德國飛行員的名單，註明他們的飛機的顏色，他們打過幾次勝仗，他們作戰的方法。這張表格還說出德國飛行員是奮不顧身還是謹慎的，是採取攻勢還是守勢，是單獨作戰還是有他機陪護作戰。我們曉得這種零碎的智識是很重要的。

我一面鵝候該隊歸來，一面察看斯貝特機。機身是堅固的，

有着兩百二十馬力的發動機。兩邊裝着兩架維格爾機槍，槍彈是向推進器的葉間發射出去的。機身的白圈中漆着一隻脚向上踢的騾子，這是第九十五分隊的標誌。機庫外的柱上，繫着一頭小驢子，是第九十五分隊的福神。

發動機嗡嗡的叫聲。遠處有一架飛機出現了，旋飛一週，着陸了，兩個機匠把飛機推到機庫裏去。這是一個從前線歸來的飛行員啊！他們可曾與敵機作戰？我緊張而熱切地看着他。他漫不經意地爬了出來，脫去遮眼鏡，若無其事地向工程處的帳幕走去。其餘的飛機也回來了，每個飛行員都像赴茶會才回來那樣快意。我多妒羨去作偵察飛行的人啊。

參加
空戰

第三天早晨，運來了一架嶄新的斯貝特機。機翼上發亮着，多美麗的飛機啊！我輕輕地摸着機翼，看看機座。

『亞奇莫特，那是你的飛機，』背後有一個聲音說。

我掉轉頭來一看，原來是隊長彼得遜，可是在我沒把心中的快樂說出之前，他已經走開去了。

我終於是第一驅逐機隊的戰鬥飛行員了！下午二時，我看

見佈告板上有我和四個別人的名字，叫我們到前方去作偵察飛行，我真是快樂極了。我分到了一個頭盔，一副遮眼鏡，一雙手套，和一件套衣，我把飛機檢視一過，把油添好，裝上槍彈，我準備好了。

『你是左面第一個，』領隊的說，『我們要在那毗連的飛行場上空一千呎處會合。』

沒有勸告或提議的話。也沒有訓令。空戰的智識是祇能在空戰中習得的。

在一萬五千呎的高空，領隊的低下來與我們平飛了，我們組成陣形緊緊跟在後面。馬恩河（River Marne）伸展在脚下，彷彿是一條絲帶。戰後的蒂爾利城（Chateau Thierry）是完全廢爛了。漂浮在我們左方的，是一些臘腸形的大汽球，這是同盟國的汽球陣線，正在偵察着敵軍的行動。除了發動機的吼聲以外，又有高射砲的爆炸聲了，我急忙向右面一看，有一堆堆的黑烟掛在空中。突然間，在我們脚下，一千呎的前面，一大片白積雲上襯着敵機的黑影。領隊的擺動機翼，叫我們注意，我們就跟着他，向敵機的方向滑翔過去。

黃 嘉 音 壯 志 凌 霄

我們的領隊者開鎗了。我右方斯貝特機的槍上，也射出一道道的黑烟。這是對我的暗示了，於是我也瞄準，拉緊兩個發彈機，發烟的追蹤彈就朝德國飛機方面疾飛而去了。他們立刻散開陣形分開了，像黑色的水蛇一樣，在空氣造成的海中蜿蜒着。我們高飛，在他們頭上旋飛着。他們扭扭着，轉動着，極力想要飛到我們的高度。可是因為他們有七架飛機，我們祇有三架，所以我們的領隊者並不想與他們平飛，一直飛在比他們高得多的上空。

脚下有一架黑色的飛機，機首直接向我，直衝上來。老天爺！難道德國人的飛機會這樣直爬上來嗎？我們眼睛直盯着他，他突然作下潛飛行掉下去了。我們再度盤旋，再度作下潛飛行，這一次，我把兩管槍向敵機亂打了一陣。他們都穿過一層雲低飛下去，其中有一架，疾轉跌下，立刻看不見了。

飛過陣地

我們飛過陣地，沿馬恩河曲折地飛着，有更多的高射砲熱烈迎擊我們了。安全地飛過了前線以後，我把頭盔和遮眼鏡脫掉。清新的空氣流過我的頭髮，吹燭我的熱臉。我從來沒感到更舒適，更靈活，更有

生氣。我靠在座位上，享受歸程之樂。

飛行員第一次的飛過陣地，往往影響到他終生對於飛行的態度，尤其是他受高射砲射擊的經驗。當高射砲彈的爆炸聲緊密地響着時，那砲彈是在二百至五百呎外的。可是當爆炸聲震耳而響時，那是警告你說，砲彈是在百呎以內了。假如高射砲彈在你的脚下爆炸，把空氣炸成了一個空洞，那麼飛機就像瓶塞似地簸動了起來，失去控制力量地跌了下去，跌到空氣濃密的地方。

有些飛行員，無意中聽到了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此就一直怕高射砲了。有的因為彈片擊穿他們的機翼，或是飛機因突然的爆炸而震跌，就此得了彈震症，被送回後方去。這種事件發生的時候就發生，不發生的時候就不發生。幸運者取得自信。不幸者失去自信。我算是幸運的，因為在我初次飛到前線去的時候，我聽到了高射砲彈緊密的響聲。砲彈在遠處爆炸，使我不至於遭受驚嚇，因此我也不怕高射砲了。這並不是勇敢。這祇是一種初次的印象而已。

那天晚上我寫信給我的姊姊說：『別擔憂高射砲，那不過

是玩笑而已。』

空戰現在已經成爲我們的日常工作了。我們不去想它，也不去討論它。隊裏的人曉得發生過甚麼事情，別人都有他們個人的經驗，所以也不去問。飛行完畢，我們也就把它忘了。

可是當伍達特和我獨自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很自由地談論着，在晚上，我們像耳語的學童一樣，彼此說明我們的反應。

『在這裏性命真是繫於一髮。』我曉得他是指數小時前死掉的納維因斯說的。飛到機場外時，納維因斯的發動機突然停止了。他還是企圖作平時的降落，就讓飛機自動地滑翔下去，可是因爲速度突然降低，於是跌死了。

我們都以爲他既然駕駛着發生障礙的飛機，那他該在場外降落。最重要的還是敏捷的決斷力。我們曉得不論是不是在作戰，飛行員的性命完全靠着一瞬間的思想與行動的調協。

我們討論着前線上空的危險。死亡正在那兒等着我們。我們得去冒萬死之險。不曉得別人覺得怎樣。

別個飛行員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是不容易明白的。我們是不是特別一點呢？還是他們在遵守一種我們一無所知的飛

行禮貌呢？我們終於決定不向分隊中的舊隊員表示我們的情感了。我們也要採取這種漫不經意的態度。

敵機活躍

在七月裏美軍大進攻的時候，第一驅逐機隊遇到了技術最精的敵人了。最著名的「雷支

杜芬馬戲班（Richtofen's Circus）也在我們的敵人當中。這些飛行員都是德國最有經驗的大飛行家。這時得過八十次勝利的雷支杜芬男爵，是已經逝世了。該隊由另外一位德國的飛將軍猶德（Udet）指揮。我們由他們五顏六色的飛機，認識這些敵將。這些飛機，有些漆着鮮豔的黃色，猩紅色或是黑色和白色，表示他們的重要。

滿天空都是德國飛機在活躍着。一隊隊地，八架，十架，十五架，有時候二十架，獨成陣形，還有成英里長的偵察汽球。每次遭遇敵機，總是陷於劇烈的苦戰中。成噸的彈片在空中爆炸着。我們奮勇地激戰着。天空成爲一個地獄似的世界了。

空中勇士

被派到第九十五分隊來的阿浮利，於七月廿五日作第一次的偵察飛行。那是天空明朗的一天，他正和另外四個人在飛行着，突然有一隊

德國飛機向他們背後衝過來。其中有一架選定阿浮利做目標，把子彈直向阿浮利的飛機掃射着。那德國人看看沒有甚麼效果，便飛到阿浮利飛機的頭上去。把發動機停住了，等着機會。阿浮利想得快。他一眼看見德國飛機在頭上，他也把發動機停了起來，一直飛在敵機的下面。這時兩架飛機飛行速度極低，都擺動了起來，逐漸下降了。兩位飛行健將，把飛機停在空中，都在等着對方先下手。走錯一步等於死亡。

那位德國飛行員一時是沒有辦法，可是還一心一意要把目標擊落，於是就先下手。他把發動機開得很快，突然向下面衝過去，想要襲擊阿浮利飛機的尾部。可是阿浮利想得太快了。他把飛機縱昇而上，把機頭尖對着那德國人的飛機，同時開槍掃射。於是那架德國飛機旋轉着掉下去了，墮燬於下面的樹林中。

阿浮利的發動機發生障礙了，他也得下去。他的飛機停在鄰近的場上，看見大家把那未曾受傷的德國飛行家俘獲，押上停在附近的汽車。那俘虜的皮靴是刷得很亮的；制服做得很好，乾淨得點灰不染，制服上有許多勳章。

一位法國軍官請阿浮利和他們同乘汽車。那德國飛行員

筆挺地坐着。他那抑制着的忿怒正在和難制的驕慢激戰着，他表示憤慨的側影在癡癡着。

『我是孟珂夫隊長！』他這話說得好像全宇宙得戰慄似的。『是那一位法國的飛將軍把我打下來的？』

偉大的孟珂夫擊下過三十四架聯軍的飛機，怪不得他以為祇有飛將軍能『把他打下來』了。

那法國軍官微笑了。

『把你打下來的並不是一位飛將軍。不是法國人。不過是一位初次出陣的美國青年。他這時候正坐在你身旁。』

孟珂夫一時不覺表現了驚異與憤恨。他很快地朝阿浮利看了一眼，就一直朝前面望着。他不會慶賀『這把他打下來的大飛行員』，祇是把頭抬得高高地，保守着沉默。

人們把阿浮利的勝利用電話報告分隊了，後來當天阿浮利回去的時候，大家都熱烈地稱讚他，用許多問題問他。『你為甚麼沒把他的勳章拿來做紀念品呢？』

『他的勳章嗎？』阿浮利說。『我當然不去拿他的勳章；那是他的寶貝呢。』

偵察
飛行

定期的偵察飛行是每天兩次。每次從一小時半至兩小時。要能安全地飛過前線，各種感官必須十分靈敏。眼光敏銳可以救你一條命。幾乎

看不清楚的小黑點，假如不躲開，是很危險的。要保證回來時候的安全，你得把地形記住；你得避開高射砲；你得不斷地搜索天空的各方。第六感必須異常清醒，因為隨時可以有一架飛行迅速的飛機，沿日光衝下來作出其不意的奇襲。陣形保持得很齊整。因為假如與機陣分開了一會兒，就有被襲擊的危險。

每次的飛行都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新的感觸；新的驚異。一個飛行員要等到各方面的情形都遇到了好幾次，才能成爲飛行健將。我們的問題是先看見敵人，並想得比他快。神經這樣地緊張，就使祇有一小時，也就使人很疲乏了，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往往疲罷不堪。

回到飛行場來的時候，機匠熱切而焦急地等着。他們覺得與他們的飛行員很親近，他們技術既精，也很忠心，因為他們曉得飛機壞了，等於死亡。他們很勤奮地工作着。一夜過了一夜，每次我們已經回來很久了，他們還在那兒換線和檢點機件，把整

架飛機都修理得很完整，以便第二天偵察飛行的時候再用。他們把彈洞補好，並漆上鐵十字架，還計算他們的飛行員差幾分幾吋就一命嗚呼。他們忠心地誇耀我們的飛行技術，並彼此爭辯我們的成就。

生離
死別

我們到這裏來以後，我就沒再看見普潛。我有一天就到第二十七分隊去看他，談了許多話，他還是那種爽直的氣派。

第二天早晨。八月一日。九點鐘。我們在一萬八千呎的高空作偵察飛行。我記得普潛說他是飛在高空與低空之間的，於是就一直朝下面看，看有沒有美國飛機。一架也沒有看見。

那天下午我們又要作另外一次的飛行了。我飯後在機場中散步着。在作偵察飛行之前，隊長彼得遜把我們召集在一起。『今天請你們各自留心，』他簡單地說。『有不少德國飛機在上面。』

他從來不會警告我們。他甚至向來不會承認前線有甚麼危險。他的態度總是引起我們的自信，總是和我們一樣積極的。『隊長，有甚麼特別的事故嗎？』

「事故」他銳聲說。「今天早晨第二十七分隊七架飛機起飛，……結果祇回來兩架。」

一陣裏有五架被擊落！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第一驅逐機隊向所未有的大敗。第二十七分隊嗎？我的天！普潛正在那一隊裏。我跑到第二十七分隊去。「噢，原來是你，亞奇莫特。樂意看見你。」

那飛行員的手是冰冷的。臉上充滿着恐怖的表情，我並不認識他。

「聽說今天早晨你們隊裏五架……」

「是的。我就在那隊裏。真怕人。一羣德國飛機，恐怕有十二架吧，來攻擊我們。出於我們的不意……陣形散亂了……各人打各人的仗……」

「普潛呢？」

「他們把他打下了。有兩架追擊他。照那樣子看，恐怕他立刻就跌死了。」

「唔，我還是走吧。」我說。「再見……祝你好運氣。」

「謝謝……也祝你好運。」

我們的感覺如何，我們兩人都曉得。

一——二——三——四……我數着到膳堂去的石階。我的膝蓋挺硬了。普潛已經死了……無法挽回了……

「亞奇，我們正在找你。來玩一會兒撲克牌好嗎？」

「撲克牌……是……好極了……」

終於孤獨了。媽的，戰爭真是沒意義的事。是的，愛國。可是嬰孩並不選擇他們的國家，而大人却為他們所認識的祖國而戰。拿德國人來說吧。

戰爭
戰爭
戰爭

他們愛他們的國家。戰爭，屠殺，悲傷，愛——隨便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一些老騙字抓抓鬍子，決定要打仗了。可是他們可曾參戰？他們並不！可是他們却把普潛殺死了。我要繼續下去……我得繼續下去。假如我不打死他們，他們便要打死我。這場把戲就是這樣的。為你的國家而戰，殺——殺——殺——假如這樣下去，世界上就沒有人了。月亮已經被雲所遮沒了。安息吧，普潛——安息——月亮再也不會打擾你了。

青年
女郎

在空戰這種把戲中，死神是無所不在的；祇是不預告其來臨的時候而已。死亡很快地襲擊

着，一點也不先予警告。當一位同志死了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去拿來討論。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來耗費在悲哀上。鎮靜的神經與自信是我們唯一的救主。遲疑是自殺的舉動。

由我們所特有的簡略語氣中，我們聽說或說出誰失蹤了或被打下來。我們總是說：『某某上尉今晨被擊下了，』或是說：『某某上尉西歸了。』沒有說到詳細的情形，沒有其他的話；我們彼此都明白。

在晚餐的時候，我們談旁的事，談到另外一個快樂世界的事，離開戰爭很遠。可怖的新聞似乎已經被遺忘了，我們為堅定彼此的心意起見，我們都裝出心地很輕快似的。

有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的女販賣員，我們時常到她店裏去買香烟和朱古力糖的，她時常到我們的膳堂來就餐。她聽見我們談到已故的同志的話，我想她一定以為我們是勇敢而殘忍的。為表示與我們親近起見，她也學我們所裝出的漠然的態度。

八月十日，克利上尉和我同在五架飛機的偵察隊裏。這次偵察飛行的結果，祇有四架飛機回來，我們曉得克利已經在馬恩附近跌死了。克利在第九十五分隊中，是最受人敬愛的，他的

死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天晚上我們沒說話。我們在薄暮中站着，不耐煩地等着宣佈就餐，我們希望早點坐在桌旁，在那磞聲丁東的空氣中，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假裝的快樂。

那青年會的販賣女郎跑了上來。她乾脆而隨便地說：『唔，克利上尉今天被擊下來了。』

她的話像閃電的突然襲擊！大家都像冰那樣地恬靜！她站在我們當中，可是却很孤獨，沒人理睬她，沒人回答她，沒人注意她。她胆敢穿着釘鞋來踐踏我們的烈士的聖地。是的，這是我們自己的說法，可是從外人的口中說出，却像雙鋒的劍一樣鋒利。她等着回答；祇等着每一句話。好幾個飛行員都走開了；其餘的也沒人理她。

在晚餐的時候，沒人說過一句話。

那女郎的眼睛在每個臉上搜索着，想要找出一點寬恕或了解的記號。她曉得她錯了。她曉得克利的死對於我們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可是已經太遲了。她用刀又玩弄着茶，她那搜索着的眼睛默然在叫救命。她想要把東西吞下去，可是却哽住了，她站了起來，半哭着從膳堂中跑了出去。我心中充滿着憐惜之意，

趕出去找她，看見她在一叢懸在門上的花旁啜泣着。她抽咽着說：『我永遠不能寬恕自己。噢，我現在曉得了——我永遠不能再回來了。』

我很笨拙地想要安慰她，對她說這事情不久就會忘了的，可是她還是抽咽着，走到蒼茫的暮色中去，終於不見了。她沒再與我們同餐過。從那次以後，我沒再看見過她。

死裏逃生

有一次在聖美希爾 (Saint Mihiel) 區域的飛行，到現在我還以為是一件神秘的事。我不記得離開飛行場。我不曉得是在作那一種飛行，是甚麼命令，或是要到甚麼地方去。我也記不清我的飛機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墜毀的。那天的事故嚇壞了我，使我把一切與此次不幸事件有關的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甚至使我把前幾天的事情也都忘了。

我祇記得敲着一家的門，把一個穿着羊毛長襪褲和白襯衫的法國老頭子叫醒了；後來由一位法國兵士，把我載在機器腳踏車的側車上送回我們分隊裏。

當我回去的時候，我的床不見了，我的被單和飛行服裝都

不翼而飛了。我的箱子被打開過了，而且被搶一空。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我個人的東西一點也看不見。

我呆呆地站着。

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團團轉着，我滿臉漲紅，我生氣了，我喊道，『我的床呢？誰開了我的箱子？誰把我的衣服拿去？告訴你們，拿回來！……立刻就拿回來。』我和瘋子一樣，衝來衝去要索回我的東西。

我的幾條被單分放在幾架床上，我拉了過來，把它們丟成一堆放在地板上。飛行員們一個個把我的各種衣服送過來，我的私產一樣樣地歸還了。我臉帶怒容地接受這些東西，大家都沒說甚麼話，把東西放在原來的地方，於是混亂變成齊整了。

『現在請你靜一會兒好不好？』這個聲音是從背後來的。『對不起，亞奇！我們都對不起。喏，我們以為你死了，唔，你曉得我們是多麼悲痛的。我們以為你準定永遠不會回來了，於是我們便把你的東西分了。』

我像瘋子似的，我這樣地暴跳如雷，真是難為情。當然，他們把我的東西分了——總是這樣的——那有甚麼關係呢？假如

我死了，我總願意他們把我的東西都拿去用的。多一條被單是一種奢侈品，至於我的飛行服裝，誰比他們更有權利可以拿去呢？我預備睡覺，決心把整個事情都忘掉。

『可是讓我告訴你們，』我告訴他們說。『假如有兩架飛機失蹤了，而我的飛機也在其中，請你們放心，我會回來的。』

第二天早晨，九月八日，星期日，是一個天氣

做了
俘虜

明朗的日子，我很早就起身，先到工程處的帳幕，然後到機庫裏去。

我告訴機匠說，『八點半我們要作偵察飛行。』

我們按時起飛了。飛到華脫朗維爾（Watronville）西北前線附近的六千呎高空的時候，我的發動機雖然還照常順利地轉動着，可是轉動的次數已經比應有的少，於是我的飛機逐漸落後，趕不上陣了。可是我深信等發動機多轉一會兒，我就趕得上了，所以我也就悠悠然慢慢地駛着。我終於孤單了。

拍拍！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充滿空中，一陣陣的黑烟包圍着我的飛機，幾乎可以用手碰到。這時本能告訴我應該作下潛飛行，可是轉念一想，我是在前線的低空飛行的，而且發動機又

有毛病，也許有被迫在敵人的領土中降落的危險。絕對不能作下潛飛行。拍拍！拍拍！我從來沒遇見過這樣猛烈的高射砲火。

頭上有一片浮雲，多巧妙的避難所啊！我使機首向上，想要高飛到雲裏去，可是不知是雲太遠呢，還是飛機飛得太慢，終於沒飛到。

霹靂！一個雷響似的爆炸聲。我的飛機向上一拋。霹靂！機首一塊鉛片脫落了，發動機停住了。嗙！又有一顆砲彈爆炸，我的飛機向右一撞，翻身下墜了。我一眼看見右機翼上已經被擊成一個大洞，曉得飛機是免不了要墜毀的。

落地的時候，飛機是全燬了。可是我不知如何，還是沒受傷地活着，然而我飛行的日子也就此完結了。我成爲德軍的俘虜。

一勞永逸之計

最近有許多本外埠讀者，因爲種種關係，不能按期購得西風，匯款寄信前來補購。本社因爲各期多已售完，無法補出，甚爲抱歉。讀者倘要省却以後補購的麻煩，唯有作一勞永逸之計，就是長期訂閱西風。

西風信箱

青年夫婦的隱憂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西風的老讀者。自牠誕生期起迄最近期止，我都是完整無缺地保藏着。牠們跟我跑上了上萬里的路，經過不少艱難的周折，遊歷了許多地方，屢次跟我冒險從戰區中跑出來，匆匆地連行囊都及帶走，可是，我却未曾把西風遺棄一本。

我是一個流浪的職業人，因為職務上的關係，往往是『月未一圓，地竟數易。』我整天的爲了『公事』忙，但無論如何，我是要劃出時間來讀西風的，甚至有時犯了『有誤要公』的罪。

我有許多同事，以前完全是祇拿薪水的職業人，除職業以外，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嗜好；他們沒有自己的事業，整日工作一完，便如一般小官員小職員一樣，以飲酒賭博消磨閒暇。可是，自我帶來了西風以後，情形就大變而特變。

我帶來的西風，最初只引起少數人的注意——不，還沒有到注意的程度——他們隨便亂翻一會，後來，漸漸的一篇一篇的去讀了。至最後，幾乎全部的同事大家爭先恐後的互相搶着要讀。這樣，便糟了，我的西風便遭殃了。所有的西風，沒有一本不是一塌糊塗，捲角的，污濁不堪的，破爛的。然而，我並不因此而怨恨他們，我反而很高興；因為我已得到了不少的同志。

自從西風添裝了西風信箱，我們感到更高興更愉快。每次一待西風到手，首先便翻到最後面，打開信箱，大家圍着找信來讀。我們大家都一樣的，對西風信箱，感到特別的興趣，也對牠抱着特大的企望。

我們都感覺牠是我們最親切且忠實的朋友。牠能給我們以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難題的解答，牠能幫助我們的行為和思想走入正當的途徑。我們感到很幸運。

現在，我有一個困難的問題，要求教於先生。不，這問題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和我的妻子兩個人的。也許大多數的青年，現在正和我處於同一境地。

我還差二歲才是而立之年，結婚已五載，不多也不少，生下了三個兒女，還有一個現正在妻的懷裏。我是一個小小的職業人，以每月定價六十元，經七扣八折，實價只四十餘元，賣給了一個公共機關。我的妻和我的感情非常好，從來未曾反臉一次。我們彼此都很能互相了解，而且也能互相諒解。她本來身體很健康，每月也有收入。但是自生產了這許多小兒以後，實在沒辦法離開家庭去『賺錢』了，而且她的身體虛弱得真可憐，那裏還可以工作。

先生，問題來了。你看，以我這區區的收入，怎能糊我六口之家？因此，爲了養育這許多子女的困難，夫妻間的感情雖然萬幸仍如往日，可是，各人的心中，真如被沈重的巨石緊壓着那樣痛苦，各有着莫大的隱憂。

我的妻雖然從來不對我談到經濟上，以及養育兒女的問題，獨自忍受着，默默地盡着母親的責任；在我面前，她也從未現出憂苦的表情；然而，我知道她內心的痛苦。她已不像往昔的活潑，她瘦弱不堪，面色蒼白。她那沈默寡言的態度，她那遲鈍慎重的舉止，已够表示她的憂慮了。我爲此，真不知流過多少暗淚，

我爲此，真不知起了多少莫明的念頭——殘酷惡毒的念頭，想毀滅他們，再了結自己。因爲我不忍看無辜的人如此受苦受難。然而，我是一個懦弱，無勇氣的人——也許正相反——可是這種想念，終於未曾實行。

我是未上三十的健康的人，現在已有了四個子女的重負，以後的生活，要是還像過去，那末，我的負擔，不知將增加多少。我怕想，一想起，唯有一條路——走消極方面去。

在以前，未結婚及有了兩個子女的時候，我和妻是多麼有勇氣，多麼熱血的青年啊。我們有理想，有事業，我們立誓願將我們整個一生，貢獻給我們的理想和事業。可是現在，先生！已有了四個兒女的我們，真不敢再想到過去的志願了。

先生！請你教我們怎樣生活下去，難道就作『家』的俘虜嗎？

我和妻，至今，尚不是很頹唐很絕望的人。雖然有了四個兒女的重負，但我們的勇氣和熱情，尚未完全爲此而消失，尚願奮身爲理想爲事業而努力。已有的四個兒女，不久便要送一個可以過得去的地方去撫養，然後我們再奮然工作。

但是，想起了我們還年青，感情也很不錯，以後的生活，不是再會像過去一樣，又是陸續一個個地降世。這叫我們發生恐慌了，叫我們覺得苦痛了。

先生，現在只有來請求你替我們解決這難題了。

我和妻決定不要再生產了，在這十年內。但是，先生，我們對於兩性及醫藥上的知識，的確是太貧乏了。我們實在不曉得節制生育和避孕的各種方法和知識。因此，請求先生盡量告訴我們關於節育和避孕的可靠而且安全的方法。我們聽說有所謂自然避孕法，所謂安全期和化學藥劑的避孕，以及器械的避孕。關於這種種方面，請不厭煩地詳細告訴我們，并請介紹有價值的書籍。

先生，我們過去作了社會的罪人，辜負了社會的供養，而未為社會盡力，僅是作了生產的機器。對於子女也不能親自養育，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我們不能養育子女，並不是爲了個人的享樂，而是覺得爲了理想和事業，是有比養育子女更重大且有意義的工作。因此，我們決計忍心與子女離散。這點社會總該原諒我們的。

西風的老讀者谷之華敬上

節 制 生 育 之 路

之華先生：

真的，中國不知有多少對的青年夫婦，正抱着與你們相同的隱憂。更可憐的是，中國不知有多少對無知的青年夫婦，不懂得他們有這種隱憂！

關於節制生育的智識，中國實在是太需要，同時也是太缺乏了。因爲這不但是個人與家庭的問題，同時更是有關乎整個社會與國族前途的問題，所以我們對之不該疏忽，也不能隨便。

你們爲了要實現理想和從事於事業，毅然想要離開四個至親的兒女；我們雖然不曉得你們的所謂理想與事業是指的甚麼，也不曉得你們準備把兒女送到甚麼『可以過得去的地方』去，可是我們總覺得你們的決心是可佩服的，是難得的。我們希望你們的打算，是最好的打算。

關於節育和避孕方面，我們不敢亂說。據我們看，爲社會與人羣的幸福起見，有四種人最好能够節制生育，而且應該實行節制生育。第一，是那種遺傳不佳的；比方精神不健全或有其他

有遺傳性疾病的，人爲社會的福利起見，絕對不應該生小孩。第二，是那種身體不健全的人；這種人爲顧全自己的健康與壽命，同時避免爲社會生產病弱的小孩起見，也應該實行節制生育。第三，是經濟不充裕的人；這種人爲顧全自己與家人的生活，減輕經濟負擔與減少生活壓迫的痛苦起見，最好能依個人的經濟能力而實行節育。第四，是不懂得教養小孩，或是不願意養育小孩的人；要這種人節育，祇有靠他們的自知之明了。

節制生育可以分三方面來講：在消極的方面，當然是節慾。所謂節慾者就是普通的所謂昇華。把個人的全部精力，運用到事業上，創作上去。可是這在普通已結婚的青年男女，幾乎是絕對不可能的。在積極的方面，是消滅生殖機能。消滅生殖機能法，通常是用於有遺傳性的病人身上的，對於普通身心健全的一般人，也是不適用的。至於中間的一途，就是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避孕法。

魏善海在《性生活的控制》（請參閱西風廿二期四一六面所介紹之『性教育書目』）中有一段話說：『節制生育是甚麼呢？大半已結婚的人所採用節制生育的方法是限制性交的

次數，或是選定不會懷孕的時期性交，或是洩精時中止性交等等。不過現今所謂節制生育，大半是指採用某種避孕劑，使性交之後，不致有懷孕的可能。』（青年協會出版于熙儉譯本第五十四面）所以普通人們的所謂節制生育，多是指避孕法而言。

有許多人對於節制生育的問題本身，表示懷疑，以爲這是違反自然的舉動，應該禁止。我們承認節制生育的方法，還有些缺點，目前還沒有達到登峯造極的境地。至於正當與否，魏善海在《性生活的控制》第六章『節制生育問題』中說得很好，我們希望注意這個重要問題的人，不論贊成者或反對者，都會把那一段觀點正確的話拿來參考一下。

避孕法是一個頗爲專門的問題，在這小小的篇幅中，我們最多祇能表示一點意見，然後再介紹幾本書讓你和對於這個問題有研究興趣的讀者去參考。

據我們看，避孕是不自然的；可是反過來講，避孕也不妨說是人類控制自然的一個步驟。因此，避孕在已結婚而有節育必要的男女行之，是十分正當的。

前面已經說過，避孕是一個頗爲專門的問題；而避孕法又

是五花八門，各有各的優點與缺點的。此外，各人因為生理情形不同的關係，有的適用此法避孕，有的適用彼法避孕。所以，凡是有必要而且有意避孕的夫婦，我們希望他們在實行避孕法之前，最好能預先去請教一位靠得住的醫生，請他切實指導。

關於節制生育方面的書，中國是少得可憐的。我們現在特選出一部份比較實用的，讓大衆參考：

西風信箱編輯部選：節制生育書目

書名	著譯者	出版者	定價
避妊法	王逸慧著 劉宗濂	作者	一元
節育主義	山額夫人著 陳海澄譯	商務	四角
賢明的父母	史篤潑夫人著 水寧人譯	北新	二角
節制生育問題	程浩著	亞東	四角五分
通俗生育限制法	大川浩著 沈石頭譯	昌明	六角

產兒調節之理論與實際	繆端生聲	新亞	二角五分
節育的理論與方法	嚴與寬著	大東	四角

以上所舉的幾本，祇是同人臨時所選出的，我們希望讀者也會把他們所曉得的好書告訴我們。

讀者如果購書不便的話，可以請西風代辦部服務，請參閱五二六面該部章程。

西風信箱編輯部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 一、西風信箱歡迎西風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概須繕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凡在本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五、在本刊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六、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七、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徵文當選

3

跳 出 家 庭 樊 籠

若 葦

——我的家庭問題

——「家」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似乎在字典中永遠是應該和溫暖，甜蜜，熱鬧，安定，舒適……等字並列的……

然而，在我，家只是一個藏着污穢和氣惱的冰窖……當我逃出了那桎梏我的樊籠時，我彷彿第一次又吸到那新鮮而自由的空氣，第一次又抬起頭來看見了這海闊天空的世界。

家，一個多麼耐人尋味的字啊！看見這個字馬上會聯想到家人的問暖嘘寒，溫存體貼；想到過年過節；想到不必住旅館或寺院似的公共宿舍；想到某個屋角落裏一張慣用的搖椅，或飯後由家裏人手裏遞來的一杯熱茶。

所以一個人離開了家，似乎是應該滿帶着辛酸和傷感的

意味的吧。可是我的離開了家，却好像是割棄了什麼可憎的贅疣似的痛快。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自己的歷史。仿照日出中陳白露自我介紹的口吻：我是舊官僚家庭出身，受過大學教育，從小沒有了父親，一直在各大都市裏面輾轉流離，頗有點新思想，也常寫點文藝作品，博得女作家的虛名……

我現在的家庭並不是我自己的，我是在另外一個男人的家庭裏。我結了婚，家裏有兩個孩子，孩子的爸爸，和孩子的祖母。孩子的爸爸是農人家裏出身，生長於鄉村，大學畢業，從小沒有了父親，求學是自己奮鬥出來的。也常寫點文藝作品，有文學家之名。

因此我們有兩個條件是巧合的：第一都是孤兒，第二都與文學有緣。換句話說，我們在感情上同病相憐；在理智上彼此志趣相投。由此看來，我們的結合該應不是盲目的，我們應該可以攜手在一條事業的路上走，我們應該是幸福的吧。

可是感情是會使人盲目的。它會像仲夏夜之夢裏的仙王一樣地惡作劇，使仙后熱戀着一個驢頭人。

和其他愛侶沒有兩樣的，我勇敢地離開了我自己的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親，跟一位並不怎樣深知的男人跑到另一個大都市去。在那裏，便開始了我們的共同生活，並沒有任何儀式，我們都鄙視那種束縛人而毫無用處的東西。

第一年，我們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過着青年人第二期的熱戀生活——靈與肉的一致。他憑了那張大學畢業證書，得了一個小小的位置，經濟狀況並不壞。我則埋頭於寫作。說實話，這一年的生活，過得相當好。我認爲這便是我所要追求的幸福。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我已經發覺我和他在思想上，在生活態度上，是多麼的不同了。

我是一個頗富於浪漫情趣的人，我有許多的白晝夢。把我

的夢想向我最親近的人訴說，我認爲是一件最痛快的事。是當我非常熱情地和他談話，我自己覺得月兒都在向我含笑，星兒也在狡猾地眨眼，微風頑皮地撫摸着我的臉頰的時候，對面的人却絲毫不感到興趣，強忍着呵欠說：

「空想！你這全是空想呵！」

彷彿是一幅美麗的畫，突然被一隻醜惡的手扯破了，我感到痛惜；又彷彿硬吞下一顆鐵丸似的，我感到梗塞。這樣一次際次，我祇好像一個孤獨的人似地，呆呆地獨自沉思默想了。

有一位朋友會批評我倆的作品說，他的作品結構很嚴緊，思想很縝密，但嫌呆板，少一點才華。我的作品却正相反，感情如長江大河的奔放，雖然有時沖破了堤防，有時不免夾泥帶沙，然而祇令人覺得氣勢的雄厚，金沙般的閃爍着清光。總之，一個是寫實的，一個是浪漫的。在文藝思潮上，這兩種思潮常常衝突着，同時，這也判斷了我倆的思想和人生觀。

後來我加以分析，爲什麼在熱戀的時候，一點也不會覺察這些呢？我想一是因爲感情使人盲目；二是沙氏的名言：『詩人，瘋人，情人，都是一類的。』不論你是多麼實際的人，在戀愛的時

候，多少總帶點浪漫的情緒。這掩飾了他的本性。

可是一等到共同生活之後，我們的思想與觀念便完全不同了。我認爲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究竟還簡單，假如人與動物的生活還應該有點區別的話，便在人還有精神上的生活及享受。他却在生活的壓迫下兢兢業業的，壓得氣也透不出。

依照我們的經濟狀況說，每星期看一兩次電影該不算過分吧，可是他有時會說：『電影看了便完了，不如拿那些錢來上館子。』結果呢？館子也沒有上，因爲還不如在家裏吃省錢。

跟着孩子來了。我倆除了初做父母的喜悅之外，都担憂着。我怕有孩子以後的麻煩，會奪去我不少的時間。我還年青，要做點自己的事情。他担憂的是孩子出世後的經濟負擔。總之，他是越來越變得實際了。

這種實際的生活態度，等到他的母親來了以後，更是變本加厲。他母親是一位五十年未離故土的鄉下老太太，因爲家境貧寒，受了許多苦，於是連一根斷針頭也珍惜起來。這樣一個人，初到城市，看見城裏人過的生活，無怪是會像子夜裏的吳老太爺一樣，百不順眼，舌橋不下了。在這一點上，因爲過去的環境相

同，所以他們母子站在一條線上，我完全變成一個孤立的人了。

於是秉母訓，家政一天一天的緊縮。一斤油規定得吃一星期，兩毛錢一天的菜錢，無論有客無客。房子也恨不得只租一間。至於傭人呢？老太太情願自己倒馬桶。她那凡事實際的兒子終於也覺得有失體統，看不過去。可是一星期換幾個傭人是常有的事，因爲傭人都受不了這位老太太嚴肅的監視與干預。

早寡的人常是脾氣乖僻的。她早年吃了許多苦，便認爲吃苦是人生第一要義，稍微享受一點便等於犯罪。這裏帶着一點報復性的虐待狂的意味。對別人的幸福嫉視着，連兒子和媳婦的和好也看不慣。

婆媳間永遠是敵視着的。我記得一件事：從前他洗澡時，總是叫我去幫忙的。現在却有他的母親了。當我第一次看見他赤裸着身子站在另一女人的面前時，我是怎樣的強抑着自己的惱怒啊！我真想一氣把那個女人趕出屋去，叫道：『你有什麼權利在這兒！』這時候我完全忘了她是生他養他的媽媽，我只把她看做另外一個女人，而他除了我以外，是不應該再在第二個女人面前赤裸着身子的。我跑到屋外去，掩面低聲哭泣起來。我

知道現在有個第三者把我們隔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氣惱是不能避免的。其間還夾雜着孩子的事情。我常常打罵了孩子，以後又抱着他哭。我恨他給我帶來更多的麻煩和氣惱，然而我又知道他是無辜的。孩子做了我的絆腳索，使我逃不出這個樊籠。

這時他變得愈拘謹，愈吝嗇了；我也變得愈消瘦，愈沉默了。這種環境磨滅了人的性靈，強按着你的頭去注視那些平凡的日常瑣事。家裏終日難得聽見笑聲。家只是一個藏着污穢的氣惱的冰窖！

我們的熱戀時代早已過去，剩下的祇是夫與妻的關係，此外便什麼都沒有。我像一般女孩子一樣地夢想過婚後的幸福，也親身嘗到夢的幻滅的滋味了。

不，我要救我自己。可是這時又來了第二個孩子。

我一點也不心灰意冷，靜待着機會。像一個囚人等待着越獄的機會一樣。後來機會終於到了。憑着自己的技能，找着一個小小的位置，我就毫不留戀地出走了。過去的四年——是一個女人最好的時期呀，可是我卻把它完全消磨在痛苦和煩惱中。

了——還是忘了吧，那是一場惡夢！

我要自由飛翔。我要找回我自己。當我逃出了那桎梏我的樊籠時，我彷彿第一次吸到那新鮮而自由的空氣；第一次又抬起頭來看見這海闊天空的世界！

現在我是獨自在人海中漂浮着，忽而西，忽而東。每當痛苦的時候，工作疲倦了，或失意的時候，我也會感到需要情感上的安慰，鼓勵，溫存和體貼。雖然有時受到孤獨和寂寞的侵襲，然而總不會半夜醒來，還愁着明天又沒有了米，或是一斤油只吃了三天；總不會正在構思一篇小說或劇本的緊張場面時，老媽子忽然抱了孩子進來說是又尿潮了褲子，或是老太太跑來告訴你，說老媽子買的菠菜比她自己買的要貴兩個銅板一斤；總不會在好容易把哭鬧着的孩子餵飽奶，哄睡着，自己也急於合眼的時候，枕邊一個涎臉的聲音說：「親愛的，別把背朝着我呀！」够了，够了！做主婦，做母親，做妻子，做兒媳。我只要做一個自由的人！

我還年輕，我要把自己的全付精力貢獻給社會，給國家，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交通銀行

上海市場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創辦已經
三十餘年
經營一切
銀行業務
分支行處
遍設各地
辦事手續
便利敏捷

西風社創設代辦部啓事

敬啓者，本社爲應西風讀者及各界人士需要起見，特設書報代辦部，暫定簡則如下：

- (一) 書款先惠，有餘得暫存本社，以備日後購書之用，並另給收據。
- (二) 書價照定價，再給優待折扣（特價照特價）計算，平寄免費，掛號每包另加八分。未經掛號者倘中途遺失，本社概不負責。
- (三) 款項可由銀行或郵局匯寄，郵票亦可代洋十足通用，唯請固封掛號，以免遺失。祇限省用之郵票不收。
- (四) 本埠讀者可以電話通知八五六四五號代辦書報。
- (五) 本社代辦商務印書館及開明書店全部出版品。

刊晚之大最數銷一唯海上

大 美 晚 報

立論純正

言人所不敢言

消息迅捷

記人所不敢記

不受任何方面

之威逼利誘

始終保持其獨

立嚴正態度

故自

大 美 報

發以
行來

博得社會絕大擁護
刊登廣告效力最大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九十號·電話一〇八〇一五

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WHY NOT GIVE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E SAME SATISFACTION?
BE A "CRITIC BOOSTER"!

Subscribe Now! - - - - Do it yourself!
"Subscribe to the Critic" - Pass the word!

Subscription Rates for one year
(Including Postage)

ChinaC. \$7.00
Other CountriesG. \$5.00

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桂中樞 C. S. KWEL, *Editor*
朱少屏 P. K. CHU, *Business Manager*

191 Carter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31164

宇宙風

合訂本已出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集

本刊創辦以來，瞬將三年，集全國散文小品作家於一堂，光芒萬丈，精彩絕倫，第一期至第六十期收文畫千餘篇，四百餘萬言，彙輯為合訂本七集，第一二三集每冊各一元五角，四五兩集各七角，六七集各六角，茲為紀念本社南遷，特售七折。

內 容 一 斑

三 大 長 篇

北 伐 途 次

郭沫若先生自傳

駱 駝 祥 子

老舍先生創作

流 浪 者 自 傳

黃嘉德先生譯

六 北平特輯 美國各大學特輯

大 日本特輯 自傳之一章特輯

特 蘇聯特輯 歐風美雨特輯

南遷紀念特價七折

廣州鹽運西一巷十八號宇宙風社發售
廣州開明生活及各大書店經售
香港皇后大道中二七號世界書局經售



請直接訂閱西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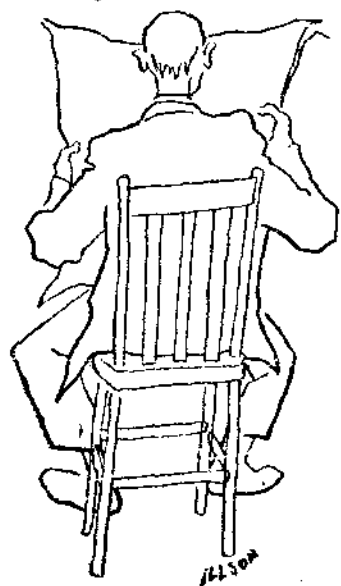
愛讀西風的，
希望按期看到西風的，
希望每期早看西風的，
請直接訂閱西風。

西風出版以來，辱承各位讀者愛護，甚感榮幸。現為答謝各位直接定戶起見，自下期起，每期決於出版期前十天出版，先發定戶，務使各位讀者，均能先睹為快。愛讀西風的，希望按期看到西風的，希望每期早看西風的，請即直接訂閱。

定價：國內全年二元二角，半年一元一角

定閱處：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

西風月刊社營業部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詳細註明原文出處，最好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每面一元至二元，於每期出版後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和自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廣告		地位	
期數	地位	全	面
一期	全	四十元	廿五元
二期	全	九十九元	五十四元
三期	全	一七〇元	一〇二元
四期	全	二四〇元	一一四元

廿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西風

第廿三期

廿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林語堂
 總編輯 英國馬彬和
 發行人 黃嘉音
 編輯 黃嘉音
 發行所 中國科學公司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西風定價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册二角	
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元	二元二角	三元
半年	六元	一元一角	一元五角
全年	十二元	二元二角	三元
半年	六元	一元一角	一元五角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4, Joffre Arcade, 542 Avenue Joffre, Shanghai
 Publisher and Editor-in-chief



西風合訂本現已出版

西風創刊至今，將近兩年，每期出版，風行海內外，備受各方讀者之歡迎。近因戰事影響，交通阻滯，以致有許多讀者未能按期讀到本刊，殊以為憾。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十八期全數重印，合訂三集。現各集均已出版，請從速賜購，為幸。

第一集三版

定價每冊壹元伍角，與第二集或第三集合購，每冊祇收壹元。

第二集再版

定價每冊壹元伍角，與第一集或第三集合購，每冊祇收壹元。

第三集初版

定價每冊壹元貳角，六月半前購買，或與第一集第二集合購，

優待特價每冊玖角。

國內平寄免費，掛號每包加八分，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外埠購書，可由銀行或郵局匯款，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唯只限於壹分伍分者。

訂購處：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
霞飛市場第四號

西風社謹啓